



杏花

十字架工作的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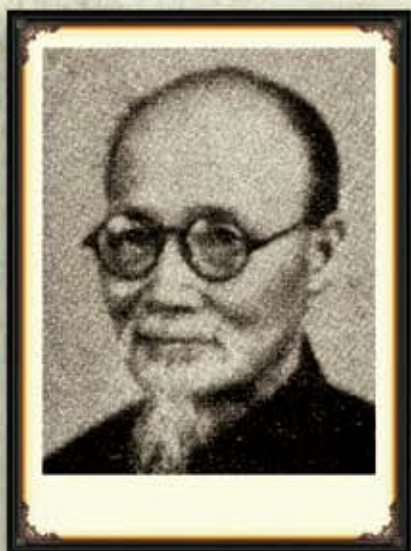
家庭教会：待书写的传统与待传承的生命

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

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传统及基本精神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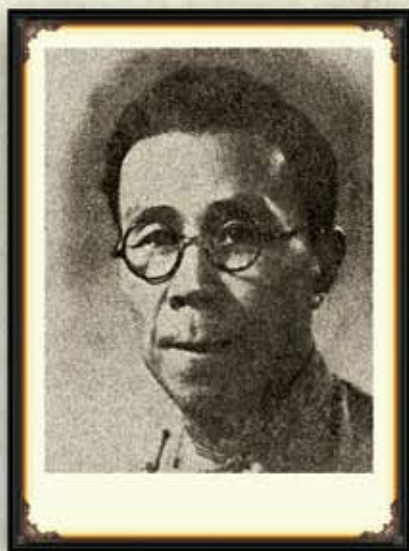


中国教会 四位神的仆人



贾玉铭 (1880-1964)

他与主亲密，不仅在布道、培灵和神学教育等方面成就卓著，而且是一个出色的解经家和神学家。



王明道 (1900-1991)

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宋尚节 (1901-1944)

足迹几乎踏遍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等处，所到之处点燃属灵奋兴之火，归信基督者甚众，其影响远播海内外，被称为“20世纪中国教会著名的奋兴布道家”。



倪柝声 (1903-1972)

他的言行(特别是教会观、三元人观)在多方面颇具争议，但无可否认，他在基督徒生活和灵命追求上的教导，已经深深地影响中外信徒。

卷首语

中国家庭教会是在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的教会。由于神自己的作为，家庭教会目前似乎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而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在城市，新一代神的仆人及教会正在兴起。家庭教会以往被简单地称之为“非三自教会”、“地下教会”的时期已经过去；教会正日益走出相对封闭的私人家庭，逐渐进入到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在这个背景下，家庭教会的身份认同问题就突显出来；新一代的教会如何继承以往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则成为我们所当关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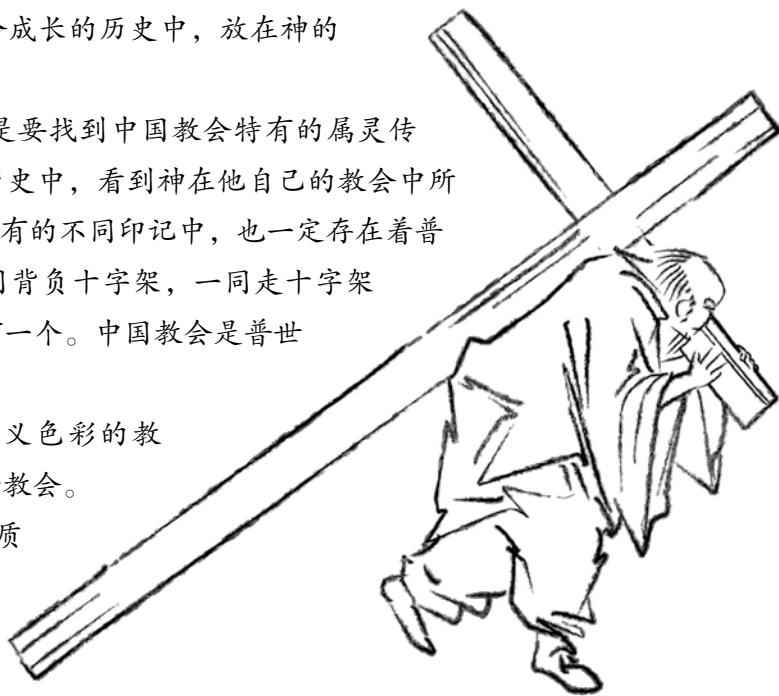
家庭教会以往主要是以其“不是”什么而被指称的，例如她不是“三自系统的教会”，或者她不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等。以这些“不是”来理解家庭教会之所是，在有些情况下会发展出一种简单的思维：凡对方所赞同的，我们就反对；凡对方所反对的，我们就赞同。这是“文革”时期流行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其实是把自己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根基上。一旦对方消失了，自己这方也就失去了身份认同的参照或基础。今天，家庭教会已经不再需要以其与“三自”的对立、与政府的对立、或者与世界的对立，来表明自己是家庭教会。

其次，家庭教会之为家庭教会，并非由其聚会的外在场所是私人家庭来决定。如果只涉及家庭场所问题，就是试图要以此赋予家庭教会一种“家人与朋友”的私人性质，从而使其与社会公共领域完全隔离。其实，我们不需要把与世界的隔离看作是家庭教会的主要特征。家庭教会作为具有社会公共生活属性的社会团体，完全具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义务与权利。并且正是在这种参与中，教会将其作为群体应有的社会见证显明出来。

因此，家庭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根基既非那些她所不是的对立方，也非其聚会场所或其中聚会的人，而在于她所依靠的耶稣基督，在于她被托付的神的话语，在于其所承载的两千年来教会的大公传统。对中国家庭教会属灵传统的反思不应只局限于中国教会所经历的上世纪50年代后的这一段历史，而应当放在整个中国教会成长的历史中，放在神的普世教会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并不期待这种反思的目的是要找到中国教会特有的属灵传统；而是期待在每一代中国教会的历史中，看到神在他自己的教会中所留下的属灵印记。其实在各时期可能有的不同印记中，也一定存在着普世教会共有的那种印记：与基督一同背负十字架，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在神的眼中，神的教会只有一个。中国教会是普世大公教会的一部分。

中国教会不应当是带着民族主义色彩的教会。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会。历史上，当民族性成为教会的特质（如二战前的德国）时，教会就



失去了耶稣基督这一根基。如果确有中国教会的“本土化”进程的话，这个进程乃是神自己在数代中国教会的历史进程中所做成的工作，而不是某一代人刻意所能够做成的工作。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很难划分出哪些属灵传统是中国家庭教会所特有的，并对这种特有传统给出准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生命的印记上对家庭教会的特征给出一些现象方面的描述。本期神学思考栏目中所选的前几篇文章中，不同的作者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生命的印记给予了描述。这些描述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教会转型的过程中时常提醒自己，警惕是否偏离了以往家庭教会的传统。

例如，家庭教会的传统注重个人重生的生命，特别是内在生命的更新与成长；在教会群体中，表现为肢体间有深入的生命相连，有那种生命共同体式的团契精神。今天当教会向制度化的“堂会型”教会转型时，如何保证其肢体间能够建立相互的生命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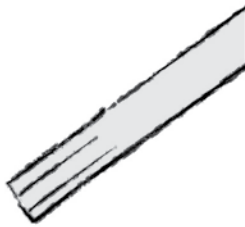
例如，家庭教会传统有着为主及其福音真理甘愿将生命摆上，甘于为主受苦的心志；有着能体恤更多民众的需要，且愿意与社会最低层在一起的不怕吃苦的精神；也有着向地极广传福音的普世眼光。在当前世俗化、消费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还有那种乐于为主吃苦的心志？我们是否眼光完全向内，只看到自己教会的需要，只注重制度化的建设过程，而失去了乐于走出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心志？

例如，家庭教会传统坚持教会自主的精神，具体体现在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与这个世界相分别的原则；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时刻提醒自己站稳在耶稣基督这一根基之上；不与任何具有政府色彩的或者非教会性的机构相联合。这是否依然是我们今天在与政府对话的过程中，在愿意参与这个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例如，家庭教会传统强调终末论的神学立场，从基督快要再来的角度看待今世的生活。在当前世俗化、消费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够保持一个清楚的、在此世寄居的基本生存态度？

这里只是现象性地列举，其中核心的因素就是：教会在这个新的时期中是否仍然能够与基督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依赖于我们的里面是否有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与感动，正如保罗所嘱咐提摩太的：“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提后1:13-14）守住善道，在我们的里面需要有与我们的父辈相同的圣灵。尽管以利亚留下的衣服可以帮助以利沙渡过约旦河，但以利沙成为神人以利沙，确实正如他所求的，乃是因为“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

本期神学思考栏目对于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反思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教会与世界关系的反思。相信不同作者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文章会给关心此问题的读者带来启发。但愿这些问题能够继续地激发我们神学上的思考。■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九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n/>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目录

卷首语 真理讲台

- 4 ▶ 十字架工作的法则 / 李天恩

神学思考

- 17 ▶ 十字架与世界——“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发言记录 / 本刊编辑部
24 ▶ 家庭教会：待书写的传统与待传承的生命 / 江登兴
33 ▶ 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 / 天明
37 ▶ 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传统及基本精神特征 / 基立
44 ▶ 他是点着的明灯——宋尚节的属灵传统浅论 / 新恩
53 ▶ 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什么 / 陆昆
60 ▶ 约翰作品中的世界观念 / 孙明义

灵性操练

- 68 ▶ 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 / 栾非力
71 ▶ 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 / 何其微

敬虔生活

- 78 ▶ 蒙难流泪谷 / 李道生
86 ▶ 记忆中的守望 / 光宇
92 ▶ 忘恩·蒙恩·感恩——奔走窄路六十年的生命见证 / 韩姊妹

读书沙龙

- 101 ▶ 人生需要交账——读《五十年来》 / 察世俗
107 ▶ 作时代的光与盐——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 阿信

文化透视

- 110 ▶ “知识分子告密事件”争议面面观 / 沈颖
114 ▶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 / 余杰
119 ▶ 文革期间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 可君

艺术广角

- 122 ▶ 驼鹿的瑰丽草原与树林——远行记忆之三 / 姜原来
126 ▶ 6岁 / 书拉密
135 ▶ 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 刘丽萍
封三 ▶ 火炼 / 张谷泉

十字架工作的法则¹

文 / 李天恩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生命的长进是在十字架的里面，救恩也是在十字架的里面作成的。以下我们交通的内容是十字架工作的法则。

圣经说：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神的奇妙。世上的智慧人不能明白，也无法明白。为什么神要借着死成全救恩，借着受苦叫人得着恩典，这真是个大的奥秘。有人说，宇宙中顶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若把十字架从圣经中拿掉，圣经则没有价值了。用不着撒但来反对，我们自然就没有道可传了。圣徒若离开十字架，就没有什么经历了。在虚空的里面求知识，求道理，求恩赐，最后还是落在虚空里面。

我认识一位年老的弟兄，他服侍主已经六十多年。我问他：“老弟兄！这六十多年的服侍，你一定经验丰富吧？能不能把你服侍主的秘诀和我交通一下，叫我寻得一条正确的路。”他说：“我没有任何秘诀，没有任何经验，只有三个字，就是十字架。这是我多年来的经历，离开十字架，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与神发生关系。”这样看来，我们若离开了十字架，生命怎能长进？怎能从生命里经历神的恩典？恐怕用道理、用知识我们就说不清楚。倘若我们追求恩赐，可能很有能力，能医病赶鬼；也能有先知讲道之能，若没有十字架，讲过之后，行过神迹奇事之后，我们里面还是空得很！还是摸不着主。甚至恩赐越大，越感到空虚，就倒下去了，这样的人真不少。

我们读圣经，若读不出十字架来，就等于入宝山而空返。圣经是为耶稣作见证的，从圣经中若看不出十字架来，我们从哪里看到耶稣呢？是从神迹里面吗？从奇事里面吗？今天的假基督、假先知也能行神迹奇事，因主已经预言过了。他们的里面没有基督，不仅如此，还会把人领到空虚里面去。

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圣经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都需要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说，十字架怎样在我们身上作工呢？我们到底如何经历呢？当然，各人的经历从细节来说都不一样。有人借着疾病，有人借着贫穷，有人借着逼迫患难……各人经历不同，但有一个中心，经过这一切之后，你和神的关系更加密切，更认识神了。通过患难困苦，把主见证出去了。不是你的经历奇特，是你生命改变了。

是的，十字架工作的细节，各人都不同，但总的原则是一个。十字架是叫人死的，是叫人贫穷的，是叫人软弱的，所以保罗说：有作难的时候；有被围困的时候；有被打倒的时候；甚至有经历死亡的时候。这个死不是生命的死，乃是肉体的死，是魂生命的死。经过这一切之后，好叫主的生在我们身上发动。这样一发动，不是我们稀奇，不是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不是我们被提了，不是我们能行神迹奇事了。死在我们身上一发动，生就在教会里发动，在信徒身上发动了。一个事奉神的传道人，若没有经历十字架的死，

就不能带领教会活跃起来。教会死气沉沉，信徒只是活在宗教的壳子里，却没有生命的活力。所以，十字架实在太宝贝了！那么，十字架工作的法则是什么呢？十字架的工作首先是先死后活。

十字架首先是叫人死，并死得非常凄惨，非常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死却带出一个伟大的复活来。主耶稣若不被钉十字架，我们罪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他若不在十字架上断气，就不能把我们救出来。他断气三天后复活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了指望。门徒们所以软弱、失败、胆怯、惧怕，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十字架的死，却不懂得死的后边是什么东西，好像被幔子遮住一样。幔子在十字架上已经裂开了，当主耶稣喊‘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向人们敞开了。叫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得恩惠、蒙怜悯，作随时的帮助。

若是我们真正在十字架里面让自己的生命死去，就能看透一切。因我们活在主的恩典当中，都希望灵性达到高峰，达到与主联合的地步。什么是与主联合？怎样达到灵性的高峰？这高峰有什么标准呢？乃是借着十字架让生命起变化，借着风浪把我们领到高处去，然后站在主的立场上，看你周围的人、事、物；站在神那一边看世界；也在主那一边看旧生命，就看得一清二楚。问题是我們有没有活在十字架里面，看自己向世界是死的。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十字架的缘故，我和世界没有关系了。

我们脱离了世界，才能认识世界；我们不脱离世界，怎么能认识世界呢？我们脱离了人情，才能看破人情，才能认识人情是虚空的；我们脱离了钱财的捆绑，才知道钱财是虚空的，并不是宝贝，并不是钱财多了就可以享受了。我们看透了这一切，才晓得钱财是祸患，是重担，我们就厌烦它了。如何超过这一切

呢？神让我们对世界先死去。若没有十字架，我们怎么肯死呢？道理可以学，知识可以学，但生命的经历是学不来的。只有我们顺服里面的律，顺服圣灵，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造就，不知不觉老我就死掉了。向世界一死，就又能看透世界；向人情一死，就能看透人情。这样，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我们与主联合得好的时候，对教会的贡献，对拯救灵魂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十字架工作的法则，第一步是先叫我们死，有死才有复活。不要光看见死就害怕了。死亡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是没有效力的，因此我们就不要再惧怕死亡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有私欲的辖制，就是不能得胜，我也很热心地追求圣洁。怎样才能成为圣洁呢？我用各种方法苦待自己，禁食祷告，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觉得似乎有力量，没有私心杂念了。可是过了几天，一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私欲又要作怪了。我真是非常愁苦，甚至苦待自己，冬天不穿棉衣，半夜跪在床前祷告。但还是不能得胜。我十分愁苦：“主啊！到底我能不能得胜？我追求圣洁是真的还是假的？若是假的，圣经已经记载了，也有很多人作见证，但我为什么不能得胜呢？”

一天，我跑到海边，对主说：“主啊！倘若今天你不救我脱离私欲的辖制，不给我得胜的方法，就让海潮把我吞没了。”于是我在涨潮的沙滩上坐下来。不多一会儿，海潮上来了。可是我不走，一会儿工夫，水就到膝盖了，眨眼之间，水到肚脐了。我害怕了，开始往回跑，那时，我离岸还有几丈远，我就喊叫起来：“主啊！怜悯我。”边跑边喊，少顷，水到了脖子，我就无能为力了。这时，离岸还有两丈多远，我望着天：“主啊！我才二十多岁，就这样完了吗？主啊！你选召我，只有这几年，难道我就这样被淹死吗？”

此时此刻，是圣洁还是释放，什么都忘记了，只看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幸亏主怜悯我，

一个大浪打过来，似乎像有人把我一下子推到岸上，海潮又慢慢落下去了。我躺在岸边的沙滩上，望着天：“主啊！怎么办呢？”我想立志，却不能实行。这时，我灰心到了极点。忽然，主的话来了：“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主若不说话，我再追求也不行，也没有亮光。这节圣经我很熟悉，不知背过多少遍，对别人也多次讲过，可是我不懂得。什么叫生命的律呢？怎样释放我呢？这一天神的话在我里面忽然亮了。噢！原来是生命的律啊！不是我的立志，不是我的奋斗，既是如此，我为什么要这样追求圣洁呢？

我起初是这么认为的：“我是一个传道人，自己不圣洁，怎能叫别人圣洁呢？若是我圣洁，就可以教训别人，叫别人追求圣洁。”若是用这种方法带领人，就是活在外表的宗教里面。“若是要追求主，就要禁食祷告，若不禁食祷告，就有私欲的败坏。”谁没有私欲呢？若靠禁食祷告脱离了败坏的私欲，我就可以向人说，你们也要这样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若是这样做的话，就会把人带到宗教形式里面去。

因此，神叫我看见，生命并不是一种形式。虽然愿望是好的，但不是用我们这样的方法，那是自己发明一套规矩来追求属灵。发明的方法越多，越容易假冒为善。直到有一天主的话光照了我，我里面亮了，我才知道，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事奉、追求……等等，都是神赐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的运行。

生命的律是个力量，我们只要顺服它就够了，而不在乎我们的立志。主的话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平常没有顺服主，新生命在里面没有感觉，问题是我们肯不肯顺服。不用我另外立个志向：“我要像孙大信一样，像法兰西斯一样。”他就是他，你就是你，你永远不能像法兰西斯。千万人学宋尚节，几十年过来了，有没有第二个宋尚节？没有。只有一个宋尚节，他的路走完了，回到主那

里去了。他的生活行为，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但他的生命，我们却学不来。因他经过了十字架，他向世界死了。宋尚节把博士文凭撕掉，扔到太平洋里了。他的舍己，我们有没有？他向世界完全死了，什么都不要了。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彻底的死？若没有经过，他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学来的。

从那一天开始，我才明白，真正跟从主，追求生命长进是借着生命的律，活在新生命里面。一个人若没有重生，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生命，不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重生之后，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有了生命的律，有了生命的感觉，说话行事与别人就不一样。不是说没有试探，而是试探也许会更多。你想立志为善，恶便与你同在。但恶的力量一来，不是我们去奋斗挣扎，不是我们立志怎么做，而是我们要回到生命里面去，借着圣灵的帮助，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活在你的恩典中，圣灵啊！我是软弱的，试探又来了。主啊！你怜悯我。圣灵啊！你帮助我，引导我进入真理。”

人说我愚笨，我就愚笨吧！人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吧！因我是基督徒。只要我里面有平安，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愿意在神面前服下来。这样，经过一次次地服下来，里面的感动就会更强烈。恶念一来，就祷告说：“我的本相又出现了。”我们不去遮掩自己，而在神面前认罪：“我是这样败坏，这样污秽，主啊！求你怜悯我吧！你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了我的罪，你救我脱离了罪恶。”我们的心一归向主，自己要追求圣洁，就与以前的性质完全不同了。我们一倾向主的时候，莫明其妙，试探来了，却像一阵风吹过，不再会影响我们。试探来的时候，似乎要压倒我们，我们也好像胜不过它，但我们一仰望主，就马上风平浪静。这不是因见了神迹奇事，而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弟兄姊妹，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一天，我仔细省察自己，一天之内数点

一下，在我里面，私心杂念竟有七十多次来袭击我。做梦时它来了，我没有办法。“主啊！它又来扰乱我，主你怜悯我。”一仰望主，它马上就逃跑了，于是内心就平静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又来了，我再仰望主，它又逃跑了。一天之内它试探我达七十次，却没有把我打倒。反而我更加有力量胜过它了。

是的，生命的律就是这样。基督徒若是不会在生命里面追求长进，就没有路可走。光凭外边的影响和催促，生命必然无法长进。活在生命的律里面，就会常常得胜，因生命是活的，必会天天变化，时时变化。一株稻谷在生长的时候，今天和明天都不一样，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变化，不长叶子也不再长穗子，它肯定是死掉了。

我们要祷告，要从里面摸着根源，让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好让我们仰望主说：“我什么都不能，主啊！你是全能的。我不愿意躺在这时代中，我的心愿是有的，但怎么起来，我没有力量，我软弱得很！试探一来，我就要倒下去。试探来十次，我就要倒十次。但现在，主啊！我不愿意这样下去，但我没有力量，你用你的爱吸引我，因你有能力。”

只要我们仰望主，圣灵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说：“试探，你过去吧！人情，你过去吧！世界，你过去吧！不要再骗我了。”这力量把世界推过去了，把坏习惯压下去了，这叫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在生命里面做，先把死的、败坏的旧我废掉，将其定罪。然后才有新的生命显露出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把这个生命之道讲了出来，就是一个死，一个生。先死后生，必须死才会有生。

主耶稣为什么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这是生命之道。主说：我若不上耶路撒冷，不上各各他山，你们跟着我一辈子，恐怕还是灭亡。彼得呀！你怪忠心，愿意为我死，也不能得救；

你爱老师，为我殉难，但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还是一样要下地狱里，这一切都不能救你自己，所以那不是个得胜的方法。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叫长老、祭司长把我捆起来，定我死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理门徒们不愿意听，为什么？门徒想的是：主啊！我们跟着你，有一天你一作王，我们可光荣了，你一登上宝座，我们也可以得到荣耀。我们的老师当王了，我们会是小百姓吗？这种思想太严重了。所以主说：你们当不了大将军，当不了大丞相，即使当上了，恐怕你们更可怜，灭亡得更快。主耶稣说：我来并不是把道理告诉你们，并不是把神迹奇事的能力显给你们看，我来的目的是叫人得生命。

主知道门徒的心：你们跟从我是不错，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怎么得呢？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本事，不是用学问，而是借着十字架，只要肯在十字架里面把自己破碎了，然后复活的能力就会从你们身上显出来。这时，人的心抵挡不住，阴府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你们。这时的你们就不是暂时活着，而是永远地活着。所以，你们能震动阴府，打败撒但，把人从地狱中救出来。这是神借着十字架使用人的法则。十字架也会拆毁人的建造，成全神的工程。

有一首诗歌说：“你是否见过他？不是我们的热心，太阳一出来，冰雪就融化。”这是生命的新陈代谢。要把旧的拆毁，才能把新的建造起来。不能用旧方法建造新工作，因此，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造就。但谁肯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的聪明智慧、雄心壮志放下来！我们的雄心很大：“我要作大传道人，要跑遍全世界，能行神迹奇事，有大能力。”我一来，病人都可以好了，福音传得更快了。这个思想动机正确不正确呢？连自己也不知道。

我神学院毕业之后，神把我放在南京一个小教会里。去之后，我的老师说：“我叫你来，是看你太年轻了，没有礼拜堂请你，所以让你来学习学习。我不让你讲道，为什么呢？”

没有机会。我们一共一百五十个信徒，现在有三个牧师，还有两个长老，所以轮不到你。”我问：“那我干什么呢？”老师说：“师母孩子很多，整天忙得很，你去帮帮师母的忙吧！”我心里想：“我是从神学院毕业的，你却叫我作家务事？”但老师讲了，自己不好意思拒绝，便答应了。我又想：最多十天八天，就会叫我讲道的。结果一个月没有消息，两个月老师也不喊我，礼拜天做礼拜有我的份，上讲台却没有我的份。我心里十分难过，读了好几年神学，老师却叫我抱孩子，做家务。做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几个月过去了，我心里埋怨：“我的才干都埋没了，老师！你怎么这样糊涂？你是我的老师，能不知道我的雄心壮志吗？你用这种方法培养我，太糊涂了。”

有一天，我正帮师母烧饭，师母在烧菜。烧火的时候，我还在哭：“我神学毕业，却叫我烧火？”师母看见了，说：“你哭什么？叫你烧火是难为你了吗？不愿烧就不烧。”我说：“师娘，我没有哭，是烟呛的。”刚刚讲完，老师回来了，对我说：“小弟兄，明天礼拜六，在菜园里有个小家庭聚会，我没有时间去，你能不能替我？”我说：“可以。”为什么？不管会大也好，会小也好，总算能讲道了。老师走后，我说：“师娘！我明天要去讲道，你得放我半天假，我预备一下。”师娘说：“讲道还要预备？那你去吧！”到了自己房间，打开圣经，找出题目。怎样讲呢？讲什么见证呢？翻参考书，写讲章。第二天，我带着写好的讲章，去参加这个聚会。

到了菜园，我一看，共有十二个信徒，都是菜农。他们文化水平很低，都是种菜的。我开始讲道，什么题目、第一段是什么意思、第二段是什么意思……讲得很起劲，讲了一个多小时。听的人低着头，眼睛闭着。讲完之后，我坐下来。问旁边一个老姊妹：“老姊妹，听得怎么样？”她没精打采地说：“一句也不懂得。”我的心冰冷得很！心想：“我费这么大劲，预备了半天，结果她们一句也不懂得。”

这群信徒真是没有水平。但是在我的里面的感觉说：“你讲的什么道？连菜农都听不懂，你还传什么福音？”于是我稍微服下来一点，也不想再上讲台了。我是不行了，我就是个烧火的料子，这样一个月又过去了。

一天，老师又来了，说：“小弟兄，明天下午那个小家庭聚会，我没有空，你再替我一次吧！”我说：“老师，我能吗？”老师说：“能。不能就练习练习。”他走了。师娘说：“今天不用你烧火了，去预备吧！”我到屋里跪下祷告：“我预备什么呢？明天我讲什么呢？神哪！我没有话讲，你告诉我吧！”当我真正谦卑下来，倒空自己的时候，主说：“可以讲。”我说：“讲什么呢？”主回答我说：“就把你神学毕业后，来烧火、抱孩子的事讲给他们听听。”我说：“这怎么能讲呢？”主说：“把这个经历讲讲就够了。”我说：“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下次请我，我也不去了。”

于是我就去了，在聚会中我就讲自己如何神学毕业，如何雄心壮志，神却不用我。老师叫我帮师娘做家务，我还不甘心……还没讲完，一个老姊妹便哭起来，原来她和媳妇争执，嫌媳妇家务做得少，自己做得多。她哭着说：“弟兄神学毕业还来洗碗、抱孩子……我算什么，却不能容让媳妇。”她一认罪，其他的姊妹也开始认罪，结果十八个人有八个都哭起来了。这时，我才明白，道理没办法牧养人，只有生命经历才能喂养人，我所讲的碰着她的经历了。神怎样对付我，拆毁我里面的东西这一经历，使她里面也转变了。这是我永远不能忘的经历。

神若真正用我们建立教会，就要把我们的旧造统统拆毁，然后再建造。我们的老思想、老愿望、老习惯，都要被十字架对付掉。我们只有说：“主啊！我不行，我是无用的人，是无用的奴才。”

像摩西一样，不再有雄心了。他本来是王子，是大有学问的人，当神要用他的时候，摩西却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但

神非要用他，叫他去救以色列百姓，后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再不敢讲自己如何，只是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出 5:1）他只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出 7:6）

就他的学问来讲，这太不应该了。摩西本来可以用他的智慧、学问和威望与法老谈判，与法老谈个和约，叫法老允许以色列人事奉自己的神。但神却说：“那样不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即使领出来，也不能事奉我。是你摩西领出来的，他们尊重你是领袖，反而犯大罪了。离开有形的埃及，进入无形的埃及了。”真要建立一个国家，以色列人会说：“我们拥护你摩西作王。”结果把生命之道完全废掉了，即或进入迦南地，却不是应许之地，而成为他们的夸耀，这就没有价值了。所以，神让摩西学习功课，把他的旧造统统拆毁掉，让摩西学会说：“我是无用的人。”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民数记》时曾发疑问：“像摩西这么大的人物，一点本事也没有，没有自信；一有问题，便向神哭泣，哭上一顿。神说：‘你要如此如此地说……’他便如此地说。用这样的方法带领百姓，这不是太愚笨了吗？你是王子，能没有学问吗？能没有本事吗？不懂历史吗？为何光会到神面前哭呢？”神也愿意叫他哭，一哭，方法就来了。我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赞成。因那时我还没有重生，等重生之后，才知道自己太愚昧了。人的智慧和聪明在神的工作上是行不通的。

是的，神要使用一个人，必要先把他的旧造拆毁。拆毁旧造是借着十字架。神不仅借着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新生命，而且还要在我们身上做拆毁的工作。怎么拆毁呢？各人的细节不同。神也许拆毁我们的雄心壮志；拆毁我们要作大传道人的心志；对付我们的私欲；除去我们各人不正确的看法

等等，对各人的拆毁各不相同。

主耶稣自己到世上来，如何事奉神呢？他是神的儿子，能没有能力吗？但他没有表现自己，而是小心谨慎地遵照神的旨意行。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到最艰难的时候，主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天父应当垂听，这杯太苦了，几乎承受不了，改一下不可以吗？但主耶稣马上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再苦再难，只要是你的旨意，你必扶持我，叫我能走上去。肉体受不了，你却叫我灵里有力量，只要我肯顺服你，你一定能叫我忍受得了。所以，主耶稣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各各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难得很！苦得很！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黑暗，日月无光，地大震动，真够难了！但艰难之时主能够忍受得住。不但如此，还完全地得胜，把救赎大功成全了。主耶稣作成了救恩，把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神的儿子竟替人赎罪，他不但死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地大震动，磐石崩裂，神的儿子从坟墓里出来了。坟墓算什么？磐石算什么？压力算什么？政权算什么？神使他复活，他就复活了。

因此说，十字架的工作是先拆毁后建造。拆毁工作不容易，活很容易，但死却很容易！我们就怕死，在死亡边缘上挣扎，怕饿死、渴死、冻死、羞愧死，整天让死把我们吓倒了。若把死的观念一打破，什么也不需要害怕了。十字架是叫我们乐意去死，不但不怕死，而且愿意去死。只要神的旨意清楚了，我们就会乐意面对死亡。若是这样，真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1990年冬天，主差遣我去东北，神的旨意很清楚。因此，我就去了。在火车上我祷告主，说：“主啊！东北我从来没有去过，那边教会什么样，我也不了解，信徒生命程度也不清楚，我去给他们讲什么信息呢？”神很清楚地说：“不让你讲什么，不让你说什么。”



2009年6月李天恩牧师在北京守望教会作见证

我说：“主啊！你叫我去，却不叫我说，不让我讲，难道让我当哑巴不成？”圣灵说：“我是叫你学习顺服。”我明白了，不叫我讲，不叫我说什么，是要我受苦，我又软弱了。

到了哈尔滨，一看接我的弟兄没有来，我就对神说：“主啊！不是我不去，他没来接我，对不起，我买票回去吧！”刚到售票口，那位接我的弟兄来了，他说：“找了半天，你到哪里去了？”我心想：“这一次完了。”弟兄说：“你不要买票，我替你买票，到聚会的地方去。但我先走，你到某地方等我。”我就找个旅馆住下来，三天不出门，也无心吃饭。服务员说：“你这人怎么不吃饭呢？若身体不好找医生看看。”我说：“没事，我身体很好。”我的里面在交战，我对主说：“地方是找到了，主啊！你却不叫我讲，不叫我说，叫我学顺服。这一顺服，说不定又得坐监，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可是能不走吗？三天过去了，同工们都等着聚会。你还不走吗？我闷闷不乐地背个包来到车站，正好弟兄来接我。他说：“我接了两趟，接不到你。你到哪里去了？”我说：

“我藏起来了，所以你找不到我。”

能藏得住吗？像约拿还藏不住，我这样能藏得住吗？我们就一起往聚会的地方去。聚会的地方是在山那边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有十八里路。我问：“弟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他说：“磨刀石。”一听‘磨刀石’三个字，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想再走了。我走得很慢，弟兄说：“你是不是累了？我扶你一把。”我说：“不用了。”那时我心里想，走得越快，越得早受苦。

到了聚会的地方，同工们已经到了。我们在屋里商量，决定明天上午开始聚会。我说：“弟兄们哪！明天上午聚会的时候，你们不要让我讲。”他们说：“那怎么能行？我们是叫你来讲道的。”我说：“主不叫我讲，你们先作见证好了。如果我有感动，我就讲；若没有感动，我听你们讲好了。”他们说：“那样可不行。”我们正争执不下的时候忽然院子里有陌生人讲话：“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人？还用大锅烧饭，都到院子里来！”我说：“弟兄们！还叫我讲吗？”他们都不作声了。

不一会儿，一个公安人员进来，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出来！都到院子里去。”七八十个人都站在院子中，公安人员就这样地审查了我们多半夜。到了后半夜，把我们都送到监狱里去了。刚到监狱门口，我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忽然主对我说：“孩子！放心，我与你同在。”这话一来，我里面满了平安和喜乐。“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没有忘记我，你叫我顺服，叫我来坐监，你与我同在，真是好得无比，我真是欢喜快乐。不然，我就愁苦了。倘若在东北判我几年，这么远，家人不能来，天又这么冷，冻也把我冻死了。”可是主的话一来，我里面平安了。

过了几天，他们提审我，说：“是谁叫你来的？”我说：“耶稣叫我来的。”又问：“哪个耶稣？”我说：“就是我信的耶稣基督。”又问：“他在哪里？”我说：“他在天上，也在我心里。”又问：“叫你来干什么？”我说：“叫我来坐监。”他说：“你这么老实，叫你来坐监？”我说：“因他是主，我是人，我不能不听他的话，我是他的仆人。”他说：“噢！这么老实，怪不得耶稣要你，你太老实了。若是调皮的人，享福可以，坐监却不行，耶稣真找着好人了。”我说：“我不够好。”他又问：“那么，耶稣叫你来坐几年监？”我说：“耶稣还没有告诉我，但我相信有他的时间。他的时候到了，你们不能多关我一天。时候不到，你们也不能少关我一天。”他说：“真的吗？我关你二十年，看耶稣能不能救你？”于是又把我关进监房了。

我心里想：“他说要关我二十年，他的话算数吗？主啊！你叫我学顺服，叫我来坐监，多少天我也不知道。主啊！是不是不能出去了？”头几天，我默想圣经，一卷一卷地默想，《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想到小先知书，想了一天，只想起了十一个小先知，而从《何西阿书》到《玛拉基书》共有十二卷书。我读了几年神学，怎会不懂得？可是左思右想只想到十一个。我真是愚昧，

却忘记了。只好认罪，“主啊！我太不用功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主的话来了，“……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拿1:17；2:10）这个故事许多人熟悉，可我却把《约拿书》忘记了。于是我想，也许三天之后，我会得到自由。三天三夜，主啊！感谢赞美你！过了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我就可以离开监狱了。谁知道这是肉体的感觉，为什么？爱自己胜过爱主了。

三天过去了，第四天早晨，我大声赞美主，今天我要出狱了。谁知天亮了，一上午喊了六七个人，却没有人喊我。“主啊！三天半了，你怎么讲话不算数？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你误点了吧？”可是主没有响应。到下午四点钟，又喊了几个人，可还是没有我。我又想：“这话不是我想的，若是我想的，整整一天，约拿的事我能想不起来吗？主啊！是你对我说的。约拿三天三夜，现在已经第四天了。主啊！你已误事了。”但主在我里面说：“我从来没有误过你的事情。”我说：“主啊！你今天可是误事了。”主说：“我不会误事。”

我正在和主辩论的时候，忽然牢门响了，一人对我说：“你出来。”我一看，不是审判长提我，而是监狱长提审我，我明白了。这次不但不能出去，而且要倒霉了，为什么？一般监狱长提犯人，要问监狱的情况，这个犯人怎样，那个犯人如何，有没有发牢骚，说怪话。我明白什么也不能讲，为什么？因犯人们知道我被提出去了，犯人若受罚，肯定说我汇报他了，那么我的日子可不好过了，日夜也不得安宁。于是我抱定宗旨决不讲监房的事情，即使你打我，我也不讲。但监狱长坐下来，没有问那些事情，只是问我：“你家里几个孩子？”我说：“三个。”又问：“都有工作了吧？”我说：“是的。”又问：“他们都信耶稣吗？”我说：“是的。”又问：“信耶稣做什么呢？是不是上天堂？”我说：“是的。”又说：“那不是挺好吗！孩子都信，都上天堂。

那么这样吧！你准备先上天堂等着他们，然后他们也会去。”

我一听他说这话，心里想：“主啊！这次不但出不去，还叫我先上天堂，这不是先送我的命吗？主啊！这话是真的吗？这是人讲的话，是监狱长讲的话。”

于是我就问：“监狱长，这个案子你们如何处理呢？”他叹了口气：“你们信耶稣的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不让你们聚会，你们偏要聚会，闯大祸了，我也帮不上你们的忙。本来聚会也没有坏处，管教你们一下就算了。你呢，这么远跑到这里来，到山沟里来搞聚会，因此，要判你两年劳教，叫你到大兴安岭去。平时那里零下五十度，好好冻冻你。另外你们这些人，有的人判一年，有的是半年，最少的是三个月。本来已经处理好了，决定要宣布。真是不巧，你们没有烧好香，耶稣不保佑你们。这时，公安厅来电话，关于你们的案子，不许地区和县里过问，直接由他们来处理你们的案子。你明白吗？省里来直接处理你们的问题，这可不是小问题，说不定判你十年、八年，也许叫你先上天堂去，因你跑那么远到这儿来搞宗教活动。不过，你放心好了，孩子们都信耶稣，你早去等着孩子们，不是更好吗？你到监房里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监狱长这样一说，我心里非常地乱，向主说：“主啊！这回我可完了。你说三天，也许三年也不会出去的。大兴安岭冷到零下五十度，我怎么受得了？况且我只有一件薄棉裤，他们又不会给我棉裤穿。”我十分害怕：“神哪！你熬炼我这么多年，如今却叫我冻死吗？主啊！你怎么这样残忍？跟从你这么苦，我不跟从你了，即使种田我也能过安乐日子。”那时我真是软弱，这样向主发怨言。无论发怨言也好，顺服也好，主不管，主有他的旨意。因为出不去了，所以，我也不想三天三夜了。以前圣经我很熟悉，为什么想不起约拿呢？不管怎样，不想它了。反正过去了，因此也

把日子忘了。

神的话能不算数吗？神的话安定在天，一点一滴都要应验。人的思想不能理解神的话。我是这样想的，三天一过，我就可以出去了。但神所指的日子，并不是这样。整整过了三个礼拜天，我便出来了。我是主日进去的，到第四个主日的早晨，七点三刻的时候，忽然铁门开了。一个人进来说：“那个老基督徒呢？把你的东西拿着，出来！叫你回上海去了！”我一听，是对我讲的。当然我很高兴，但转念一想，不可能吧，公安厅还没有调查我，还没有判我的刑，就让我走吗？我一听不错，是叫我的名字。于是就把东西拿起来往外走，刚到门口，主的话来了：“约拿在鱼腹三天三夜。耶和華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忽然我里面亮了，三天三夜，不是我想象中的三天，而是三个主日。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便不认识神就是真神，他的话是永不更改的。

人虽可以定规，若不是神的旨意，人却不能实行，因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另外，神之所以造就我，因我的旧生命没有死透。神熬炼我那么多年，我还是怕死，还怕人生完了。为什么呢？因我还有雄心壮志，想被主大用一番，作大传道人，真是可怜！经过神的熬炼造就，我只能说：“主啊！我不配被你使用，即使你叫我死，也应当，找却不配为你死。倘若你叫我为你受苦，叫我坐一辈子监牢，我更不配。我蒙你那么大的恩典，我为你坐监也不配。”从那时开始，我的心才服下来，说：“我的命算不得什么，神的旨意安定在天，人真是虚空的。”果然，我平安、顺利、光荣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是主成就的旨意。

若不是主借着环境对付造就我，我的旧生命就难以死掉。以为自己有大恩赐、能讲道，这个思想还是放不下来，还有老我的表现。经过更深的造就之后，我讲道不敢再用自己的方法了。想好一个题目，圣灵没有感动，我就不讲这个题目，而是照圣灵的引导释放主的话语。为什么呢？我不敢再靠自己

了。若不经十字架的破碎，谁也不肯放下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雄心。

我们事奉的中心是什么呢？是要荣耀神的名，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要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成全我们的愿望。一旦我们存成全自己愿望的心，一定事奉不好。我们的愿望越大，就越失败。神把我们的旧造拆毁、剥夺掉后，虽然我们里面没有亏欠，结果碰见的是诽谤，这就不容易胜过了。虽然这方面我学过一点功课，但是学得还不够好。

1989年时，同工们为某些道理产生了误解，他们就开大会控诉我。我听见之后真是伤心：“主啊！这些弟兄我认识，也有交通，我很爱他们，怎么今天这个声音发出来了呢？‘打倒某某人，叫他永远不能出门传道，永世不得翻身。’这是红卫兵的口号，传道人竟然也喊出来了。喊的是打倒弟兄，我怎能不伤心呢？神哪！你怎么不管呢！怎会有这样的情况临到我呢？”我难过得很！不能胜过临到我的这些事。直到有一天，神对我说：“你觉得冤屈吗？”我说：“我真冤屈。”主说：“他们说错了吗？”我说：“是的。”主说：“真说错了吗？你可晓得，你是什么人？你是义人还是罪人？”我说：“我不敢说。”主说：“那么你不是义人，就是罪人。他们讲的你忍受不下去了，你晓得吗？他们说你的话，与你的罪恶、你的败坏、你的愚昧和可怜相比，连万分之一也没有。”

主的话一来，我里面忽然亮了：“主啊！我不敢说冤屈了，弟兄没有喊错。话语虽说错了，可能心没有错，是为真理而争战。”神晓得我，他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还埋怨弟兄、埋怨同工们吗？“主啊！你怜悯他们吧！若他们真喊错了，求你用宝血遮盖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存着无亏的良心吧！”每逢想到那些声音，我的心里便会说：“神哪！感谢赞美你！他们不是辱骂我，不是毁谤我，而是提醒我，叫我谨慎小心，谦谦卑卑地事奉你，不能随随便便地把真理讲错了。”我没有叫人

靠恩典犯罪，我里面很平安。救恩是有保证的，人可以软弱，但软弱之后要悔改，神也会怜悯他。真正有生命的人，若是犯了罪，神不会不管教他的。

过了几个月，喊口号最响、控诉我的那个弟兄突然来到我的家。我听到门铃声，姊妹开了门，他却不肯进来。姊妹说：“你进来吧！怎么不敢进来呢？”他说：“恐怕叔叔不接待我。”姊妹说：“你放心吧！叔叔昼夜等待着你。你白天来，白天接待你；夜里来，夜里接待你。他整天为你忧伤难过，眼睛都哭肿了。”他没有话说，只好进来了。

我从楼上下来，看见他就说：“亲爱的弟兄，你来了。”他流着泪说：“叔叔！你为何这样说呢？我喊你异端，你却喊我亲爱的弟兄，叫我的良心受不了。我错了，向你认罪来了。”我说：“不要向我认罪，弟兄和睦，你应该来到神面前就够了。”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从此又恢复了交通。

假若神不光照我，我去找他们辩论：“为什么你们这样讲？我什么地方亏待你们了？钱省下来给你们用，你们为何这样没有良心呢？我在哪里讲叫人靠恩典犯罪了？”若是这样的话，矛盾就会越来越大。我只是靠着神的恩典，一句话也不讲，也不辩论，神也使他没有话讲，只是用眼泪来表示，弟兄回转过来了，这不是说我行得好。神光照我，说：“弟兄所讲的与你的败坏相比，连万分之一都得不到，你有什么冤枉？”这是神在剥夺我的自义、我的善、我的好。主说：“你帮助他应该是的。他在缺乏中，他比你贫穷，比你艰苦。你就不吃饭，一天也饿不死你。你应当节约一切供应他的，否则你就算不上一个传道人，不算好的牧者。这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善行，乃是你的本分。若不这样做，你就失职了。”

这时我才明白，不是弟兄不好，而是我的心在主面前没有被对付过，没有被造就过。我自己认为还不错：“你们都尊敬我，是

我给你们真理，我给你们道路，我来帮助你们，我来爱你们。”都是我、我、我，却没有看见基督耶稣。主啊！你这样拆毁我是应当的，我再不敢说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属灵了。别人讲道讲错了，求主光照他。我应当尽本分，求主给我爱心，给我谦卑的心和他交通，劝勉他，不定他的罪。

1989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灵性转机的关键时刻。一些同工控告我，我十分难过。但后来主说：“即使所有的人都在定你的罪，但我不定你的罪，你是我的孩子。倘若所有的人都称赞你是大属灵人，是了不起的人，但我却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哪个好呢？哪个有分量呢？”我明白了，“主啊！只要我和你的关系不中断，我为遵行你的话而活着。即使所有的人都诽谤我，都弃绝我，主啊！只要你悦纳我，当我把人生道路走完了，无愧去见你的面时，你要称赞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话何等荣耀啊！倘若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在试炼中，我们怎能不灰心呢！怎能不怨天尤人呢！可是，十字架告诉我们，是要先失去，而后才得着。我们失去世界了，然后才能有权柄，叫世人悔改。我们失去自己的生命了，主才能借着我们传真实的福音。先失后得，失去肉体的、旧造的、今生的，得着永生的、新造的、不会朽坏的。

这几十年来，为什么中国的福音会兴旺呢？并没有奋兴家、布道家，也没有神学博士的演讲，甚至自由的聚会也不可能，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怕被公安发现，还要坐监、交罚款。在这种情形下，福音能复兴吗？但事实上真的复兴了。为什么呢？因这些事奉神的人，被神破碎了，被神拆毁了，被神剥夺了。

我们要跟从主传福音，首先，要在社会上失去我们的地位。“文革”时期，谁若信耶稣，就开除公职，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无论谁信了耶稣，过不了两小时，就都成了犯法的人，失去了自由。在这种情形下，福

音反而会兴旺。是的，人被破碎后，神的生命就焕发出来了，谁还能抵挡住呢？

有一次，一个作官的人找我谈话，他说：“我真是不明白，你们是如何传道的？竟发展得如此快。哪里控制得越紧，逼迫得越厉害，哪里信的人反而越多。这是什么道理？我却不明白。”我说：“这个奥秘连我也不能参透，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你们的压力越大，越是复兴。这不是道理，不是宗教，而是生命。你们不能把生命压下去。若是我们怕背十字架，生命就不能释放出来。若逃避十字架，我们身上就没有真正活的见证。”

可是谁肯背十字架呢？很多弟兄姊妹说：“弟兄！你为主受苦了。”我说：“这不算受苦，我是愿意背十字架，可是背得不够好。”我们都是古利奈人西门式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走在上各各他的路上，他因一夜的拷问，背不动沉重的十字架，多次摔倒。这时，罗马的兵丁看见有一个人过来，就抓住他，叫他替主背十字架。他是谁呢？就是古利奈人西门。

是的，我们若不受一些熬炼，不勉强自己背十字架，我们就不愿意背十字架。北方一个老姊妹，对十字架是这样解释的：“十字架，远看真可怕，近看没办法，可是背起来，并没啥。”什么意思？十字架看起来似乎可怕，可是临到我时，不背不行，没有办法。但背起来后并不重，没什么了不起。这是她的经历。

她的话真成了属灵格言。甘心乐意背十字架的人，并没有几个，都是勉强的。一勉强不要紧，就乐意跟从主；愿意作天国门徒；愿意受逼迫、受辱骂了。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宝贝。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福音兴旺，是因为十字架重、被剥夺的人多、被拆毁的人多、被压榨的人多的缘故。中国教会被神这样拆毁，老我和旧造被剥夺、被压下去后，新生命就焕发出来了。这个能力无可比拟，谁也抵挡不住。

文革时候，北方教会受的逼迫很厉害。

基督徒经常被吊起来毒打，他们却甘心忍受，不发一句怨言，不但感谢神的恩典，还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当逼迫他们的人看到基督徒们的高尚人格的时候，就被基督爱的力量所征服，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鞭子，也愿意信耶稣。为什么呢？那些人说：“打你们的时候，你们不但不恨我，还为我祷告，求主祝福我，求主赦免我的罪。因此我的良心发现，哪里还能再打下去？上哪里去找这样的爱心呢？我恨你们，咬牙切齿地打你们，而你们却求耶稣赦免我的罪。我的良心受不了，你们的耶稣真是有道理。”于是他们把棍子一扔，说：“你们打我吧！”就这样信耶稣的人还真不少。真是奇妙得很！

因此，弟兄姊妹！不要怕十字架。若是你真走上去的话，真是十分荣耀，也十分轻松！文革时，还有很多姊妹被红卫兵拉去，头发被剪去一半。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剪去头发，似乎是羞耻的。但她们感谢主，头发剪去了，被拉出去游街。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信耶稣的来了，反而将耶稣的名字荣耀出去了。那不是羞辱，反而是荣耀。我们不是因犯罪而受苦，那不是羞耻的，为主的名而受苦，真是荣耀得很！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文革时期，我第二次为主受苦。在1977年3月的一天，我的监房忽然进来三个地方干部，一个是地委书记，一个是教育局长，还有一个是宣传部长。那个教育局长是满脑子的马列主义，到监狱后四天不吃饭。不是他们不给他吃，而是他不肯吃。他想要马列著作，而且以绝食抗争，已绝食四天了。本来这里不准有别的书，只有毛选，连报纸都不准看。他要马列著作怎么可能呢？最后管教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一套马列著作，共十六卷。他在我右边坐着，书摆在旁边。我不理睬他，因我是不看马列著作的。过了两天，他对我说：“你看这些书吗？”我说：“不看。”他说：“看看吧！开卷有益嘛！”我说：“开你的卷，看你的书没有益处。”我不客气地告诉他，说：

“圣经我可以看，但看你马列著作作什么？我是基督徒。”他每天劝我，并且诚恳地说：“这些书是因你的缘故才拿进来的，因队长给我的任务是要叫你能看，你翻一翻好不好？若是你不看，我也不能再看了。若没有马列著作，我的生活十分枯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我心里想：是否可以帮他的忙呢？于是祷告主。主对我说：“凡物都是洁净的，外边的东西并不能污秽里面的。”我明白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把十六卷马列著作看了一遍半。我发现其中有圣经的话，这样我可以读到圣经了。从此我们接近了一些，可是他谈的是马列主义，我谈的是圣经。他并不相信圣经，我也不信马列主义。

有一天，吃过中午饭，他坐着自言自语地说：“耶稣真伟大啊！”我说：“你怎么如此说呢？你不是反对耶稣的吗？”他说：“我在想，我当局长的时候，我们地区有许多信耶稣的人，我派了第三批干部下去，想改变这些人，叫他们放弃信仰，可是他们却办不到，没有一个人肯放弃信仰。因此，全都扫兴而归。‘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厉害的呢？我就不信压不下去。’于是我就下去蹲点，而且写了保证，若是我不能把他们压下去，局长就不干了。”

“我就带人下去到各县，抓了许多信耶稣的人，一夜工夫就抓了八百多人。我绞尽脑汁，用尽了办法，几乎把他们打死，可是他们始终不肯放弃信仰。我转念又想：‘他们并不是坏人哪！而且是诚实善良的农民。在困苦的日子，他们的小孩拾一块番薯还要交给生产队。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因此，我宁可不作局长，就是去当农民，也不再迫害基督徒了。’”

从前，他为了反对信主的人，曾把圣经读了十七遍。弟兄姊妹！你们读了几遍圣经？后来他被贬为副局长，他给我讲了这段过程。然后说：“我们共产主义却没有把人带到这个地步，那些信耶稣的老年人，并没有出过门，

宁愿挨打，始终不肯放弃信仰。所以，信耶稣的人真是了不起。耶稣是真的，不是假的，耶稣有能力。”我告诉他，这就是生命的能力。他们肉体虽然是受了痛苦，但是却不愿否认耶稣，还要信耶稣。这不是教条信仰，不是宗教仪式，乃是生命的变化。他们知道，若今天我否认主，将来我怎能见主的面呢？

那个时候，按人看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礼拜堂了，没有聚会的地方了，也不能与信主的弟兄姊妹见面，更不能见到传道的人。但是生命在里面，压力越大，生命的力量越强。外边越是逼迫、压榨，里面越是显出真实的信仰。这不单是信仰，而是还有生命的能力。若经过逼迫患难，怎能认识到他的信仰是真的？怎能使逼迫他们的人发现，这不是道理，不是宗教迷信，更不是唯心主义，而是真实的生命。

后来，这位局长真正悔改信了耶稣。信主之后，主怜悯他，他被释放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这说明什么呢？是生命的真实和伟大。生命是压不下去的，因此说，福音在中国这样的复兴，是因压力重的缘故。是的，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生命的生长。

基督徒若逃避十字架，生命从哪里长进呢？真实生命若经过十字架的压榨、破碎、剥夺，怎能显出生命的真实呢？生命在哪里呢？是在道理中、聚会中、唱诗祷告中吗？虽然也是，却不是真实地显露。但在十字架压榨、破碎的时候，生命才显得更真实。不经过十字架，从何为主作见证呢？因为我的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主。虽然肉体受折磨，几乎没有信心了，但是主加我力量，知道我是神的孩子，不能离开主。若否认他，将来就不能见他的面。这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因此有能力。他们的人生虽然过去了，但是逼迫他们的官长，却因他们的见证受感动。耶稣真是伟大！比他的马克思伟大，比他的列宁伟大。他不得不投靠在十字架的下面认罪悔改，要作天国的子民。

弟兄姊妹！若想叫主使用我们，把生命释放出来，只有这一条道路。生命是宝贝，却放在瓦器里面。基督在里面是宝贝，从哪里显出来呢？夜明珠在太阳下面能显出它自己吗？不可能，因阳光比它亮得太多太多！所以只能在最黑暗的地方，没有一点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宝贝才显出光芒来。我们只有在逼迫压榨下，才能显出真实的生命。真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打倒了，也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耶稣的生就显明在别人的身上。经过主的十字架道路，复兴的能力就显出来了。时间不能限制，被造之物不能限制复兴的生命。经过十字架之后，即使把我们放在皇宫里，我们也不会放纵肉体，不会骄傲；就是叫我们当囚犯，也不会自卑自怜。有人说：“真基督徒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和乞丐同行。”意思是当宰相也不自以为了不起，自鸣得意；与讨饭的人在一起，也不觉羞愧。为什么？是因基督的缘故，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怎么丢弃世上的一切呢？怎能看万事如粪土呢？主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破碎的工作，叫我们看到人的爱情是虚浮的，金钱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权势更是没有价值。我跟从了耶稣，心里满有平安，人生有价值，主能负我一切的责任，我们才能欢天喜地地为主而活着，不再依靠属世的一切了。这时候别人才能看到基督徒真伟大。怎么伟大呢？在患难中不忧愁，在厄运中不灰心，即使有人逼迫，也不在乎。为什么？耶稣比什么都宝贵，他是我的一切，是我的生命。这样我们生命的见证才能活出来。因此，十字架是在我们身上做拆毁、破碎、压榨的工作，拿去我们的一切愿望，然后成全他的计划。■

1 本文选自《十字架工作的法则》第一部分“十字架是先死后活”。篇幅所限有一些删节。

十字架与世界

——“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发言记录

【编者按】2009年4月本刊邀请部分教会牧者在京召开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研讨期间各位牧者对所探讨的主题给予了很好的回应。本次会议部分牧者的主题发言经整理后发表在本期的神学思考栏目中。不过，除了主题发言之外，期间的自由讨论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本期我们从多个讨论的主题中选择了两个主题与读者分享。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自由讨论的时间有限，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展开。我们希望这里的分享能够给以后更深入的讨论一些启发。本文是经录音整理而成，征得了发言者的审阅与许可。为突出所选主题，个别与会牧者的发言没有包括在内。

主题之一：背负十字架在当下的涵义

江登兴：叶弟兄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受老一代人的影响估计会比较深，你们的生命，在下一代人的生命中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递？比如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信主了，在教会成长，请问从你们到下一代，这个生命的传承怎么样了？

叶弟兄：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上帝是永恒的神，他依然在工作，一代的工人过去，一代又来，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当时代的工人，我们所说的继承前辈的传统，指的还是前辈所持守的那核心，他们的奉献和为主受苦的心志，才是最基本的。有一些外在的活动，譬如年轻人生机活泼，自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实质内涵，年轻人聚在一起跳啊、唱啊，很愉快，很爽，但是回去之后还是空荡荡的感觉，内心是空的。就像70年代，我们一群年轻人也喜欢一起出去唱歌，带着手风琴到海边尽情地唱，很快乐，但是一回到家里却很空虚。

游冠辉：关于苦难的问题，好几个人都提

到。上午耕夫弟兄提到苦难的意义，叶弟兄也提到十字架。谈到苦难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的环境宽松了，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就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老一辈不一样。我们似乎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遭遇那么多的苦难。的确，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我们更容易远离神，这也是一个挑战。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需要面对的环境和挑战，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说跟随他的，就要面对苦难，就要舍己。在今天的处境下，我们背负的十字架与前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叶弟兄：有一次我曾经问我们的长辈，什么是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不仅是受苦的标志，更是一种得胜的记号，是一种超越苦难、超越死亡、超越环境和时代的记号，这位前辈说：“其实十字架是放下你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参约12:24）不要效法这个世代，《罗马书》12章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 12:1）一个是埋下去，一个是“献上去”，献给上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当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很准确地去遵行。只有一个真正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才有可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个不肯奉献自己的人怎么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呢？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把自己摆上去，愿意去顺服上帝，放弃自己的意思、自己旧的习惯，愿意借着上帝的大能，使它死去，使它不再成为你的拦阻。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28—30）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是背负着重担呢？倘若你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发生冲突，你会觉得很难，很挣扎。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上帝，这个轭就一定是轻省的。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不仅与同工的关系，而且在整个服侍的过程中，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难处。十字架就像那位前辈提到的，把自己放下顺从神。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也觉得“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拦阻。

方老师：我个人认为冠辉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这就看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如何来解释十字架，如何来解释苦难，我很同意叶弟兄的见解。过去简单地把背十字架等同于受苦、受逼迫、关监牢，但是实际上在传统教会里面，受苦的话还不单单是受逼迫，也包括疾病、病痛和贫穷。如果你解释得不够严谨的话，传统教会一度曾把十字架解释为跟我不和，不如我意的。不如我愿的就是十字架，甚至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十

字架，我的婆婆就是我的十字架，等等。我觉得这要很小心，对我们个人信仰来说，十字架蛮有意义的一个地方是舍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延伸到现在，对于80后、90后，他们要去怎样面对十字架，我们不需要给他们找一个十字架，他们还是要面对舍己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舍己在现代的处境里面有很多新的样式，不见得就是监牢，我个人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前几年，我碰到一个温州的弟兄，他在大学里教书，又是家庭教会一个重要的牧者，自己在大学里的一个实验室建设得非常好，并且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原院长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对他很好，但是新换的院长对他发难，对他说，不能带领教会，不能传道，这是一个底线，如果你坚持那样做的话，现在正值换岗，我就把你换下来，你就不能再当实验室的主任。这对他来讲非常痛苦，因为实验室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在温州、在浙江都有很好的业绩，这个实验室主任的职位把他的工资待遇什么的都提上去了，因着这样的待遇，他还可以有钱买车，一旦失去实验室的职位，经济上、名誉上的损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挣扎，他心里面知道自己的底线，如果不让他信耶稣，不让他聚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不能放下，舍不得放下的，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祷告。后来我就说，老一辈人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坐监受苦，也许我们要从这种模式中找到一种精神，那就是舍己，你现在面对这个关头，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把那个职位割舍掉了。

朱寻道：对十字架我个人有一些想法，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分享出来。从基督来看，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舍己。一般人接受这个十字架，就是你死，我

活，感谢赞美，但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十字架，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这个他活是父的主权，不是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他”不一定是你能看得到的，甚至是两代、三代以后的“他”。

计老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96年从国内到新加坡，当时有很多的挣扎和冲击。看到那边很多的教会的形态、牧师的生活，特别是那边的牧师、传道人，有汽车、房子、票子，从外在各个方面看，是很安逸舒服的，想到国内我们的处境，我很困惑，心想：这个怎么叫十字架的生活，这个怎么显出信心来呢？我原来的想法是十字架的生活就是一无所有，单单仰望神。旧的和新的看见上的张力，就让人产生很大的疑惑，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到底什么才是十字架的道路？经过学习、思考，在和一些长者的对话过程中，慢慢明白，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面，或是在国内苦难的环境中，或是在国外宽松的环境中，其实都一样，作为一个舍己的人，都是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海外有海外要学习的功课，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国内的传道人在劳改农场，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海外的就不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基本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舍己，当你对自己说不，对世界说不的时候，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游冠辉：2005年我去美国加州伯克利。那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在那里受到很大的触动。我和伯克利第一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有一些交流。在他们教会旁边，有形形色色的教会，有的十分自由。其中有一个自由派的教会，我去参加过他们的礼拜。在他们的讲道中，神的话语是他们思想的注脚；在他们的崇拜中，我看到的是自我的崇拜。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你持守纯正的信仰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在中国，持守纯正的信仰相比之下要容易多了。虽然外

部环境有一些压力，但是中国教会从老一辈人那里传承的信仰传统，与神之间很单纯的关系，似乎比较容易持守。但是对他们而言，信仰有那么多的诠释，而且大都是离奇古怪的，我觉得在那里做牧师比在中国做牧师要难得多。这个挑战太大了。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的环境中，面对各种泛滥的自由，如同性恋合法化，你持什么态度？我发现在他们那里，属灵的争战比我们这里还要激烈。我感觉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十字架。我们以为在那里很舒坦，要什么有什么，但那里的牧者若真的要顺服神的旨意，面对的十字架一点不比我们的轻。所以，我们很难说谁的环境更难。神给每个时代、每个处境中的十字架是不同的，但都必须受苦，这一点是一样的。

江登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有一个补充，刚才叶弟兄讲，十字架和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有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如果人因着神的爱的吸引，选择顺服神，他要付出代价。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其实他有条件不付代价，不一定是被逼着要付上代价，这里涉及到一个主动选择的顺服。十字架在这个时代另外一点就是对比和落差，可能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如果北京的兄弟姐妹到一个贫穷的民工群体里去服侍，可能这就是十字架；但一些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这种落差也是一个十字架。

叶弟兄：就像马利亚所做的，她把玉瓶打破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犹太和众人都说：“怎么会这样浪费？”

游冠辉：昨天听杨伯伯的分享，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背负十字架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受一点苦，便非常自怜，觉得自己苦得不行了。从杨伯伯的见证中，我更多听到的不是苦难，而是得胜的喜乐和荣耀。神预先在我们身上工作，预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承担将要面临的苦难。

主题之二：家庭教会和世界的关系

彼得：现在教会中有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对待世界？当时三自和家庭最重要的分界线是在这里，后来当我从三自教会出来以后，惊讶地发现在家庭教会的氛围中，甚至比三自教会更加以圣经的名义来肯定世界和世界的潮流，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原来我们一直抵制三自教会的那些东西，在家庭教会中，特别是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却是相当被肯定的东西。

杨伯伯：譬如什么？

彼得：譬如说在三自教会中，某些领袖说神的国不在教会中，而在这世界的某个运动中，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在某些家庭教会中也差不多有这样的立场，例如科学中有神的作为，这是正面的；社会的民主运动中有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虽然与三自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世界的某种世俗潮流的肯定却是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所提倡的爱国主义，认为神通过福音让中国兴盛，这是神给中国的恩典。其实福音真正的价值不在这些运动里面。

方老师：我补充一下，也许你指的城市家庭教会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不包括以前传统的城市教会。

彼得：对。我的感觉是这些家庭教会对王明道先生那个时候的教会并没有完全地传承，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越来越像北美教会，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而不需要做抉择的状态，但是当时的家庭教会是需要做抉择的，如果今天的家庭教会要持守同样信念的话，仍要做出抉择。

方老师：产生这些现象，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还是说他们站在一个非三自的立场上来过教会的生活？

彼得：一个教会的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

因为它是圣经的核心，如果它不是圣经的核心，像杨伯伯说的，有一些传统我们是放下来的。但关键是，圣经中对世界的立场究竟是怎样的？我自己觉得中国教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神学表达。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对是错，它是清晰的，神的国是超越的，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是没有连续性的，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作为发展到一个更大的地步而有的；神的国甚至也不产生基督徒自己的运动，类似的理解和表述是清晰的，你可以去批判他或者称赞他，但是对今天家庭教会来说，没有对世界的一个清晰表达——神的国和世界关系的清晰表达，如果否认三位一体，你可以说他错了，但是在面对世界这点上，大家很容易用“领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来表述，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是一个神学告白的问题。

杨伯伯：我可能比你们看书看得少，你们图书要多些，就我看过的书来说，它们非常强调教会绝不要跟随世界，不要像北美一些教会那样迎合世界。其实好多神学观点，像十架神学、苦难神学等都是强调了入世而超世，乃是分别为圣，不是分离主义，否则苦难从哪里来？若是跟着世界走，就毫无苦难，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刚才你讲的，倒是很大的提醒，提醒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其实这一点我们本身应该看见才对，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危机？事实上现在有些教会，像北美的一些教会，左右逢源，好像很适应，他们本身没有觉得错，或许有人到他们中间去讲苦难神学，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去讲。他们说：这是历史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因为他受苦了，所以讲苦难神学。他们没有考虑到我是在讲圣经，他们以为我受过苦了，所以才讲苦难神学。若是我们去讲分别为圣，他们说：“老思想！”这一类的教会很可惜的是他们忘记了圣经是如何教导的，他们没有去思考这个老年人所讲的是立足于他个人的

经历和思想，还是立足于圣经的见识。若是他们把这个事件放在圣经的见识中，那么我想没有人敢不服神的话。

你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这个情况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危机，还可以说大一些。因为在某些农村或者小的城市，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和这个社区适应一点。这个观点的来源我们要知道一点，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自己去研究一套神学伦理来，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这个来源，可能是从外面来的，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很有这个感触，50年代还有王明道在那里喊，他虽然有他的缺点，譬如以前不承认三位一体啦，但是他在这一点作对了，对中国家庭教会起了作用。今天有哪些教会像王明道那样地喊？这就是你所说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这个声音，而是没有那么响亮吧。我看到的苦难神学、十架神学都是外面人写的，外面的人能写出这样的神学观点，而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都没有像50年代王先生那样地喊，也包括一些老年的传道人，好多时候都有一种妥协的现象，这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值得思考。就是在一些传道人的讲道当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像王明道那样清清楚楚地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不能做的。但也有一些传道人底线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做的，但还有一些就讲得不那么清楚。你说的是值得思考的，至少我们在座的要思考，可不能没有底线，上也行，下也行，左也行，右也行，要看圣灵的带领吧，他有他的领受，观点嘛，彼此尊重，没有明确的底线，如果这样带领信徒，你叫信徒何去何从呢？

游冠辉：我想回应一下彼得的问题。这的确是中国教会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世界的看法。到底圣经上对这个世界持什么样的态度？刚才彼得所念王明道的文章，和彼得在《教会》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所

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但是，这句话的具体涵义还是不太明晰。这里涉及对末世论的看法。对末世论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和将来的世界（天国）是完全断裂的，神会在将来造一个新天新地，而这个新天新地与今世毫无关联，那么我们在世上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与将来的世界具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会很在乎今天在世上的建造。我们在世上的生命见证是否只在于拯救灵魂？这个世界不管败坏成什么样子，堕落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都不用去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完全只在彼岸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这方面的生命见证虽然不具有救赎意义，但是却表达了神的心意，在天上是被纪念的，是存到永远的。彼得能不能更清晰地表达一下，你认为圣经对世界的态度是怎样的？

彼得：就像我不需要在教会里一个劲地告诉人去刷牙一样，那是一个日常的本分嘛，就像告诉人在日常要准时上班，这些不需要在教会里成为最重要的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位置有他基本的本分。他应当竭尽全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竭尽全力也做不到，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赦免。但是在这个竭尽全力也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专注，也是根本的专注点，那是什么？其实价值不是平衡，而是衡量，衡量就肯定有高下，而不是平衡，在天平上一边放50公斤的砝码，另一边放50毫克的砝码，你不能指望他们是平衡的，因为他们的重量就不一样，所以涉及到价值，就不是平衡，而是衡量了，衡量就肯定有轻有重，那我是确信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没有连续性，是在这个世界堕落到极点、恶贯满盈的地方，从神超然的作为开始，而不是从地上国度的连续性发展开始，我

认为这比较符合圣经。但是这个问题讨论起来非常复杂，我愿意理一下思路，究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的需要去讨论，还是从圣经对这个问题确切的解释出发去讨论？是从教会里已经有的相当学术性的神学性的发展来讨论，还是先越过这个问题直接回到圣经里面，对圣经里的一个一个词来分析，进行讨论？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关于文化使命的讨论，我不愿意对它们说好或歹，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些讨论中解经的功夫不够，它们不是建立在解经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很直观的感受、需要上，这个你们能感受到的，我作为现今的牧者也能感受到。但我不想被那个驱使着来行动，我相信王明道在那个时候那么持守，是因为他在神学上有一个定见，他确信这个定见是来自圣经的，而不是他感受不到作为一个牧者，当时的潮流对他的裹挟，但是他能够拒绝这个裹挟，是因为他有立身之处。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谈到的很多的话，都是在裹挟中的喧嚷，而不是建立在根基上的谈话，如果建立在根基上，我们就讨论根基好了，那个时候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所以我注意到这一部分讨论，大多数我之所以不愿意多去思考，就是里面没有多少对圣经的解释，不是基于这个，而是说，难道这个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人们才能接受我们吗？不应该被那个驱使着去行动，我自己也承认，目前在神学上我对世界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王先生那样清晰，但我基本认同，在今天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用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思路应该像王先生那样，圣经里怎么谈论这些词，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应当是这个思路，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江登兴：福建有一个前辈基督徒叫许春草，他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度赞赏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当时罗扬才邀请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应该慎重考虑的

事情，虽然我很赞同你们的理想，但是我应当去求问我的神。”他经过一个月的祷告，最后一天得到神的指示，他回答罗扬才说：“你们的理想非常好，但是我的神不允许我加入。”很奇怪，他不是从神学的立场，而是从灵修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1949 年以后他成为厦门市的政协委员，他的小舅子张圣才，对许说：“我很想念我在国外的外甥，现在国内环境这么好，想请外甥回来。”许回答说：“要留几口放生！”那是在 54、55 年，大家根本预料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舅子说：“你如果不请，我自己写信请他们回来！”但是许马上磨墨写信给孩子们说：“今后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回中国大陆来！”大概是在反右运动中，作为政协委员，人家邀请他就中国的形势发表意见，他却不发言。后来人家私下里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连这个问题也都不回答，只是用手指天，示意上帝不许他说话。他应该是 60 年代去世的，他去世之前，80 多岁的时候，每天在走廊上步行 10 华里，等候天国降临！这个人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祷告的人，他没有被当时的政治潮流席卷而去，完全是从灵修的角度，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的指引。他是一个很有社会使命感的人，但他走的道路非常独特。

我还想回应的是，您的谈话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很深的警戒，听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我能感受到他对将来国度深切的盼望和确信。我要提醒我自己说，作为当代的基督徒，是不是过分重视对社会的参与，这个社会在我里面的位置是否超越了天国在我心里的位置。您的这个解经的角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

彼得：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和耶稣同住、同吃、同睡觉，我有的时候就很好奇，我常常想，那个利未真的能睡着吗？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呢？因为在他旁边就是腰上插着刀的奋锐党人西门。如果他们两人没有

信主的话，利未正是西门渴望谋杀的人，因为奋锐党人比恨罗马人更恨顺服罗马人的犹奸。这些人都跟着耶稣一起睡，当奋锐党人西门大呼噜的时候，利未能睡着吗？我能够确认的是，他们两个在归入基督之后，放弃了自己在世界中的社会政治取向，而归入基督带进来的神国的工作中来，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跟随基督做门徒。不知你们感受到了没有，在教会中，三四十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有了民族主义的冲突了。他们就因此拒绝我们所讲的基督教，他们认为我们是亲美的，而他们自己是反美的。无论是亲美的，还是反美的，除非超越这种世俗政治倾向的委身，要不然在教会里建立真理和灵里的合一都难。如果我们试图再把这个东西用圣经的名义神圣化，那可能就更麻烦了。我看到的奋锐党人西门和利未，他们并不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委身，而跟随基督，我确信是这样的。

孙老师：你的发言对我触动也比较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是在50年代的话，我会做什么选择？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问题，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接近彼得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属灵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是家庭教会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刚才彼得的回应里面，也提到不是我们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中怎么见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提。现在主要是涉及到教会层面，我们应把教会的社会责任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它跟教会所追求的一个超越性的目标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刚才我很想问彼得，就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比如说城市的家庭教会中，具体在哪一个方面，让我们感受到是在迎合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落实到某一个方面的

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迎合这个世界。

彼得：作为一个群体，要防备的不是恶，而是善，不是坏东西，那个不需要防备，坏东西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甚至在强盗共同体内，都是站不住脚的。群体要防备的是善，是我们看为好的东西，我们要给它一个限定，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定，可能这个始终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至于我们要省察的是：除了神自己之外，我们以为都能体现出神的某些东西，我认为都值得一个个揪出来检讨，我自己觉得要防备善。

杨伯伯：防备的意思是什么？不去沾染呢，还是别的？

彼得：我的意思是要警惕它，因为它有可能不真的是善，它有可能是妄称神的名，它有可能是社会群体的私欲和自义。

杨伯伯：这个话呢，我觉得只有它一面的道理，圣经并没有叫我们不要防备恶，这是肯定的，而且，圣经对要防备恶，是非常强调的，不要做什么，那些禁令都是防备恶，但是圣经还有一些教导，好比“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里面的“人”肯定不局限在教会，也包括教外的人，还有，像《腓立比书》所说的，这样的，那样的，有美名的，你们要思想，那个范围也不一定是局限在教会内部的，不过教牧思想却不是让我们去作为标准的，我们必须再回到圣经里头，因为圣经里有标准。我对防备不是很了解，你说怎么个防备法？

彼得：防备就是对所有的善划一个界限。

杨伯伯：是不是换一个说法，对所有的善加一个判断？

彼得：让我们不要盲目地跟从，也不要承认它，而是重新用圣经去评估它的界限，而不越过那个界限，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去做，但是要“留心”去做，不要冲过去做。

杨伯伯：那就是有判断力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要求。■

家庭教会： 待书写的传统与 待传承的生命



文 / 江登兴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

——《历代志上》28:9

引言：更新的年代

（一）上帝更新作为的年代

圣经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16:14—15）由此可见，上帝借着他在历史中新的拯救工作，使他自己全新地被百姓所认识，并且因此带来属灵的复兴。由此他不仅是历史上的神，更成为我们的神。

深刻的宗教经验，导致对上帝和他的福音的深刻认识，从而带来复兴。正如路德、茨温利的独特经验，导致了他们对于因信称义、上帝主权的深刻认识，从而带来了宗教改革教义上的突破。¹因此圣经教义，在一代人经验中，是否被突破性地、经历性地认识，这是总结一个时代至为关键的问题。

在家庭教会的历史传承中，是否有这样教义性突破的价值呢？

在圣经中，正是出埃及的一代，预备了

进迦南的一代；被掳归回的一代，开启了以后数代重建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一代需要从家庭教会传统中继承什么以面对未来呢？

（二）生命的相交与传承

传统传承的途径，一是记载下来的文本，二是活的生命相交。后者相对前者是信仰传承更为直接的方式。为此，因为摩西曾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所充满；以利沙在以利亚临别时，要求“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按常理，以利沙没必要紧跟一个即将离世的老先知，因为他在老先知门下受教多年，该学到的应该都学到了。但是，以利沙清楚知道自己还差一样东西：需要被感动以利亚的灵所感动！

中国教会的老一辈留下了非常好的生命榜样。他们有的在风烛残年，祷告时气喘不止时，话语中仍然带着圣灵火的印记；有的已经70多岁，一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顿时眼中热泪涌出；而最近刚去世的张谷泉师母，听其祷告有如先知在祭坛之下的哀哭……

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与这些承载传统的文字相遇，更与作为这些传统见证人的生命相遇，在这些生命的相交中，上帝模塑了并且模铸着我们的生命。

一、家庭教会，一个待书写的传统

（一）历史视角的缺乏

从属灵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应该包括三个部分：

1、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所留下的属灵传统。

2、在1949年后为信仰坚守的第一代中成形的家庭教会传统，代表人物是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前辈。

3、20世纪60、70、80年代至今，在每一代人上帝都兴起他自己的见证人，留下佳美的见证。这个属灵传统的轮廓是由张义南弟兄提出的。他认为与50年代坚守信仰的先辈相比，70至8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农村家庭教会领袖，作出了不同的见证，他们的工作表现为广传福音，建立教会。²

然而，看待家庭教会的历史，我们至今仍缺乏这样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

（二）圣经视角的缺乏

五十余年来，家庭教会所经历的历史，是惊心动魄的。但是，我们如何用一个本乎圣经的属灵视角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我们的老一辈所经历的，是出埃及还是被掳归回呢？如果是出埃及，那是上帝要借着埃及的苦难磨练他的子民；如果是被掳归回，那么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教会被掳的原因呢？我们是否有尼希米一样“我和我的

父家都有罪了”（尼1:6）这样的认识呢？我们是否有但以理一样“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但9:3）的认罪呢？我们是否如被掳归回重建的那些以色列民一样，一代又一代地归回并且认罪呢？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教会的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当下流行的中国教会历史观，是带有英雄色彩的属灵历史观，我们的思维模式是“逼迫—受苦—忠贞”。这样带有英雄主义的历史观，是否某种程度上受到另一个世俗英雄主义史观的同化呢？但圣经在被掳归回中，较少强调伟人的坚忍，更多的是强调神的恩慈与选民的罪及悔改。

（三）史料的缺乏

由于长年的严酷环境，至今家庭教会所留下的文字纪录非常缺乏，目前仅有数本当年当事人的传记及若干见证公之于世。³如今，家庭教会的第一代当事人正陆续离开人世，他们当中不少人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见证，更鲜有人提笔述说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因此，我们缺乏充分的资料全面了解家庭教会的历史。

可以说，家庭教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尚未写成的历史，更是一个几乎刚刚下笔书写的历史。

二、什么是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

什么是属灵传统？也许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属灵传统几个方面的要素：真理的认识、群体的治理、生命的经验、生活的实践。

如果从以上几点来看，在家庭教会传统中，至今最有活力的，是生命经验这一方面。而生活的实践方面，因为老一辈严酷的环境，他们的处境与我们非常不同，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能够直接继承的相对少些，还有待更专业的研究挖掘。

我个人从自己非常有限的认识中，对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做出如下几点的总结：

（一）真理的认识、群体的治理

1、纯正之教义。坚守合乎圣经的传统教义，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代赎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强调人的罪和罪人惟独因信称义。

2、独立之教会。强调基督徒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坚守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

3、教会之治理。因为环境的艰难，缺乏制度性的治理和牧职的观念，治理比较个人化。

4、圣经之重视。

以上前三点，我在拙作《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⁴中已经作了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教义，家庭教会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大试炼的一代领袖，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生命经验，而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圣经的理解确实有独特的突破，比如有的前辈讲道以十字架救恩为基础，以展望末世主再来为核心关注。这是与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视角完全不同的视角，令人极为震撼。这些前辈的神学著作，至今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对这些著作进行整理是一项较为迫切的工作。

而关于教会的治理，老一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重视大能的讲道及祈祷，然而在牧职按立、小组团契、教会的治理等方面却是较为忽视的。

关于第4点“圣经之重视”，由于当时的艰难，圣经变得极为稀缺，有一个老弟兄在回忆录《熬炼》中提到，有一个弟兄到上海，要求他交出自己惟一的一本新约，因为据说当时“整个厦门家庭教会没有一本圣经”。家

庭教会传统中，有许多以生命保存圣经的故事，有一个山西的弟兄说，他父母被逮捕时，吩咐几个年幼的孩子，“你们的生命丢了没有关系，一定要保护好这一本圣经。”

但是，家庭教会传统中，多有灵意解经倾向，对圣经的理解较为直观简朴，缺少严谨整全的解经传统，留下的解经著作有待挖掘。目前我仅见到三本由家庭教会前辈留下来的整卷解经著作，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启示录》的注释。

（二）生命的经验

5、先知性的传统

“耶和華借先知領以色列從埃及上來，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何 12:13）

这一处圣经说明，先知传统在以色列民的存续当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今日，常人一般不敢再自称为先知，或者指着某人说他是先知，但是新约教会中，先知性的功用仍然是存续的。

窃以为，凡本着圣经勇敢指出当下世代及教会中流行之罪恶，意在使人认罪悔改归向真神的；以及超越当下世代通行的观点，从神得到独特的属灵洞察，指明一个世代神的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的，都应该列入先知性的事奉。

中国教会的先知性传统，可以从王明道先生的身上清楚看见。文革开始时王先生囚禁在大同，他当时勇敢地为刘少奇、彭德怀、吴晗鸣不平，认为当局对彭、吴讲的话前后不一。此外，他还公开指责江青羞辱王光美。这都需要先知的胆量和勇气的。⁵王先生也对监狱指导员谈到对毛泽东诗词“不要放屁”一句的看法：“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这种难听的话。”⁶

这在当时是要豹子胆的。王明道还给政府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⁷

上帝曾经命令先知以赛亚：“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赛 58:1）“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王明道以狱中所写的无数怀着善意，但深带劝诫性的“忠言”，成为那个黑暗世代先知不止的角声。

此外，中国教会还有第二层意义上的先知传统，那就是因为与上帝的亲密相交，而获得独特的属灵洞察。

宋尚节博士的日记《灵历集光》中有这样一段：“在我灵里祷告时，看出末后世代的工人应该有下面 12 个需要：……（2）从主那里直接得启示：不光传道，还要作先知说预言；不但是基督启示在他心里，还要成形在他里面，生活在他里面。……（4）在祷告中会听那微小的声音：会明白圣灵的指导，会得着那由上面来的启示，会打破那黑暗的权势，会与神有彼此密切面对面的灵交，会与主一同在至圣所内，有份于代祷的工作，会在主面前得着能力，来攻破撒但一切的诡计。”⁸

这一种洞察，甚至可能是时代性的洞见，可以从许春草老弟兄对 20 世纪 50 年代时局的先知性洞见中看到，据许春草的外孙何其微回忆：

“1955 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急急忙忙在烧毁大批文字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父神给他的默示、答覆和印证，共

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⁹

在困境和磨难中，上帝赋予他的仆人独特的属灵洞察力，来明白他的心意。据说李天恩前辈 1970 年获释后，看不到上海教会的前途，这时上帝通过一个异象让他看到他定意中的大复兴。¹⁰

另外，由于在长期的绝境中，人特别需要神的话。为此，圣经上的话直接临到一个人，圣灵以此坚固和引导信徒，也成了家庭教会传统中非常普遍的经验。比如王明道在认罪悔改，推翻自己供认的一切假罪状后，上帝赐给他《以赛亚书》55:12—13 的应许：“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華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见《又四十年》，176 页。）

如今，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特别注重理性和知识，面对一个仍然复杂的时局，面对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否仍然应当注意持守和继承家庭教会这样的先知性传统？

6、使徒性的传统

使徒性的传统，不仅是指宗教改革所指的使徒性的教导，即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导，也指使徒性的传道方式，靠圣灵的大能，突破各种障碍，前往未得之地，甚至以神迹奇事伴随所传的道，使福音在黑暗之地得以传扬，领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第二个层面典型的特点是动力性、差遣性和突破性，

并且以福音使命为核心关注。

袁相忱弟兄晚年在不同场合讲过的一句话是：“主的工作在中国一直往前，像使徒时代一样。”

据已故的杨安溪弟兄回忆，在1989年之后，“当时有人跟我说：‘你看苏联解体了，紧跟着就是中国。’我祷告后说：‘不是，我里面的感觉不是这样。’很多人想中国会走苏联的那条路，一下变色，对教会一个大开放。我里面的感觉不是这样。”“中国教会走的是《使徒行传》的那条路，也就是一直是有压力的，只是轻重的不同。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信仰的纯洁和作风的纯洁，特别是作风的问题。”¹¹

对于将来教会的复兴，叶乃光长老认为“新人不齐，新日不到”，就是合神使用的人预备好时，中国教会才会有大复兴。杨安溪弟兄认为：“到神找到合用的器皿……神要大复兴中国教会。”

从以上的陈述，以及在中原河南一带教会20世纪80、90年代的宣教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使徒性传统的端倪。这种传统必然伴随的是注重圣灵的充满，这种传统也使家庭教会以往能承担起福音广传的使命。

但是，这种使徒性的传统，在当代城市教会中正在失落。当代城市教会正在转向关注堂会的建设，这个过程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在注重堂会的稳固时，失去了教会福音事工的外展性，将是非常可惜的。如何既建造稳固堂会，又继承和复兴家庭教会的使徒性传统，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

7、惟独上帝的恩典

如果说家庭教会生命经验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教训，我要毫不犹豫地举出这一项：人的软弱与神的怜悯，也就是惟独上

帝的恩典。很少有其他教会的历史的经验能像中国教会这样更明显地证明人的全然败坏，人性软弱，以及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全然倚靠。

据一位老弟兄回忆，王镇牧师出狱后说，在监狱里，他所见的人中真正能站得住的是非常少的。而该老弟兄又说，始终刚强坚守信仰的人中，有一个是郑惠端老姊妹。

关于惟独恩典，可以从王明道的经验中看到，他在面对日本人时站住了，然而他面对1949年后的试炼起初却失败了（有的人认为他前面的胜利成为了他后来的包袱）。他因为害怕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承认大量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此后他经历多年在狱中的软弱。后来，神以《弥迦书》7:7—9光照他，“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这从神而来的光照使他认罪悔改，他因此得以推翻从前的供词，安心坐牢，不肯苟且得释放。¹²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3:13）。

另外，还有一个王鸿仪老姊妹的见证也很典型。她原是王明道会堂的成员，然而因为王明道被抓，她软弱了，他觉得神的仆人不应该这样被抓，所以认为神不信实，为此她放弃信仰四十余年，而且到处批判基督教，1996年，她患了老年痴呆、胸积水等多种重病，眼睛几近失明，常人视其如鬼魂。这样一个就要悲悲惨惨下阴间的老人，一天凌晨醒来，觉得如果没有神，自己这一生的结局将非常悲惨；她又转念想，如果有神，请让我站起来做广播体操，然后她真的就站起来完成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她说：“我连跳跃运动都做完了！”她身上的疾病在一夜之间完全被上帝医治。

她由此恢复信仰，勇敢传福音。体检时医生说她视力几乎已经没有了，应该是个盲

人，而她却专看 6 号字大小的圣经（这种版本很罕见），写极微小而清晰的字。去年再见她，她说她几年前登长城，可以把年轻人远远抛在后头！

值得一提的是，大逼迫的环境，使得人从中获得了极其深刻的灵性经验，就是对人的败坏及神的恩慈的深刻的认识。

8、惟独上帝的主权

圣经说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弗 1:11），可见上帝在历史与我们个人生活中有绝对的主权。这一项真理，不仅是一个理论，更是在家庭教会的传统中被活生生经历的。从历史而论，上帝使用无神论的外在压力促成了教会的复兴，这是上帝主权的最好证明。从个人而论，更有如云的见证人。

杨津广老弟兄曾经讲述他的见证。他为信仰坐牢二十余年，有很多年狱方为了折磨他，要求他夜里面墙而立，他就通过交换双腿使劲站立。每天到清晨人最困时，管理的人让他回去休息，躺下不久，出操的时间又到了，他承受这种折磨很多年。他出狱后是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由于医术高明，院长曾经要求“你除非干到手指头都不能动了，否则不能退休”。他说在此期间他是“名利双收”。76 岁那年，他早晨出门，有一辆车大概因为是对着阳光行驶，司机看不清前面行人。这车把他撞上了，老人家一下子飞出数米，杨老弟兄站起来动动身体，发现没有大毛病，就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

这时候老弟兄就问神：“今天为什么撞我？”立时神的话临到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马上跪下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 6:8）他由此坚决辞职，蒙召传道。在近十年后以 85 岁左右的高龄还在十余间教会事奉。

老弟兄客厅墙上有一幅对联：“圣教佐医德，鹤龄应玄天”，正是他蒙召经历的最好写照。一个人可以为信仰受苦二十余年而没有传道的呼召，而上帝可以在他 76 岁时才真正使呼召临到他，又使他能够在垂暮之年为神使用。这岂不是当代版的摩西蒙召经历吗？可见我们的神他可敬可畏的名是何等奇妙，他在人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主权。

9、注重圣灵

在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中，另外一项极其重要的要点是：注重圣灵。

中国教会注重圣灵工作的传统，大概由戴德生及敬虔主义带到中国。1949 年以后，在严酷的环境中，有很多时候信徒会面对无路可走的情形，教会会面对难以抉择的处境，由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放下人自己的聪明而紧紧倚靠圣灵的引导，是难以得胜的。

这样的经历，在老一辈的见证中比比皆是。比如文汶灵姊妹在新疆，在看似平安的环境中，蒙圣灵指示她即将殉道的事，她由此常常禁食，准备自己面对大试炼。¹³

此外，老一辈还非常注重圣灵能力的充满，他们在鞭打之下，捆绑之中，常常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使他们有能力胜过这样的环境。

老一辈信徒在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三自运动的问题时说道，当时面对是否参加三自，很多人都是在观望几个有名望的传道人的立场，而很少有人是自己祷告清楚的，因此有些传道人贸然进入三自，后来他们所面对的局势和结局是自己未曾预料的。因此，有一个老弟兄留下警戒：“将来面对大时代的变局，你们一定要求神给光。”¹⁴

10、受苦的传统

长期的逼迫，成就了家庭教会受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被描述成“背十字架”。

有一个老弟兄认为，教会有两个使命：“填满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被杀的人的数目”（参见罗 11:25、启 6:11）。他说，有一次几位曾经入狱的弟兄重逢，各自讲述自己的狱中经历，大家都是差一点死掉，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都不配为主殉道！”

家庭教会的老一代，长期遭监禁，被鞭打，承受精神折磨，承担非人的劳作。袁相忱弟兄在私人谈话中曾经说：“我们当年去北大荒，是准备为主殉道的！”

苦难成就了老一代家庭教会信徒坚忍的生命，也让人看见神磨练他子民的超然作为。吴恩溥老弟兄在《怎样明白神的旨意》这本小册子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在被囚禁 16 年后，收到女儿的来信：“父亲啊，你要好好改造，我们实在太苦了……”如何改造好呢？只有放弃信仰或者放弃立场。最后，当劳改队宣布老弟兄还是没有改造好时，想到自己的家人接到当局这个通知时的失望，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也无心祷告了，这时圣灵在他里面柔声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他的，他就毫无权柄办你。”（参见约 19:11）作者由此得到完全的释放，安然接纳神所量给的环境。当这位老弟兄完全降服后，他过了不久就被释放了。

这些苦难，是有神的美意在人的身上，为的是要练就他子民对自己的至死忠心和顺服。

王颂灵老姊妹回忆她在青海 30 年的生活时说：“有一位关押在男监的弟兄，为着吃饭时持守谢饭祷告，而被禁止吃饭，结果饿死了。有个人被叫去荒原上埋葬这个弟兄的尸身，他草草了事，埋得很浅，结果隔了好长一段日子，这埋葬的人看见这弟兄露在沙土

上的脸竟如生前一般，也没给狼吃掉，结果这个埋葬的人后来信了耶稣。”¹⁵

11、注重祈祷

其实，注重祈祷，在中国的教会中有很深的渊源，宋尚节在 1941 年 10 月 9 日写给南洋布道团吴静聆团长最后的一封信说：“我与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98 天。有时我们祷告五六小时也不看为太长。我们越祷告，越爱神，越能合一。越祷告，越知道父的心意；越祷告，越喜乐，越得到安息，越思慕主，这样我们越延长我们的祷告。”

宋尚节在日记中又说：“在我祷告中间，神清楚指示，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到了。这个大复兴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圣灵自己的工作，在一班工人心中运行、激励他们同心合意地联合起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一个长期的祷告。”¹⁶

家庭教会的祈祷传统，可以从《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首诗歌感受到。农村教会在过去数十年的复兴中，也伴随着无数的祷告。

在温州的营会里，大学生或者高考刚结束的学生，有清晨五点前就起来祷告的，而他们集体的祷告有时早至 5 点 30 分准时开始。那是温州教会重视祈祷的传统在他们身上的延续。

12、主再来的盼望

盼望主的再来，是绝境中信徒极大的安慰。家庭教会重视主再来的传统，可以从注重《启示录》的注释中看到。

家庭教会的传统还可以一直举下去，比如不爱世界，思念天上的事；比如注重圣洁的传统。以上只是抛砖引玉，盼望有更多更成熟更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以上对家庭教会传统非常粗浅的总结，让我们看见这个信仰传统是相当独特而丰富的。没有这样一个丰富的视角，我们也许以为家庭教会就是等于不登记；有了这个丰富的视角，家庭教会的身份可以获得一个包括但超越政教关系的定位。

当然，家庭教会传统中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比如，圣俗二分的传统，强调属灵与属世的绝对区分，导致属灵生命的割裂。也使教会没有能力应对新时代公共见证挑战。有一些传统家庭教会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有非常敬虔的信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把信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活出来，这显然与他们所受的圣俗二分的教导有关。这些消极因素也需要我们反省和检讨。

三、当代的挑战与生命的传承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师记 2:7、10）

钟马田博士在《清教徒的脚踪》一书中曾经指着这一处圣经说：当一个世代失去了对于真神的认识的时候，对于上帝在历史中所行大事的知识也会同时失去。

家庭教会的老一辈是“见过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一代，然而这一代的人正陆续“归了自己的列祖”。现在新兴起的一代，也会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老路“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吗？这种危机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摆在我们的教会前面的许多挑战，决定了我们无法靠自己面对，我们仍然需要上帝为我们“行大事”，外面的挑战，和教会本身的使命决定

了我们要求上帝为他在中国的百姓行大事，我们也相信他必会为百姓行大事。因此，我们这一代必将是有机会看见“耶和華行大事”的一代。如果上一代是出埃及的一代，那么我们和未来的世代将是进迦南的一代。

无疑，家庭教会在当代正面临一个大转型。原来小规模教会，正在逐渐成型，因此，对内需要规范的治理；对外需要争取生存空间。而急剧转型的社会也从外部给教会带来极大的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它的危机体现在教义的变质、灵命的退化，以及生活的世俗化。二是福音广传和公共见证的挑战。在争取公共身份时我们应该避免过于冒进或者过于退缩，冒进会导致教会遭遇不必要的打击；退缩会使教会不能面对时代挑战，作出有力回应时代的见证，被边缘化。

（一）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

无论如何，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是我们面对未来的根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 16:26）教会如果在影响世界时，失去了自己绝对不同于世界的本质又何益之有呢？

为了这个生命本质的持守，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是我们需要倚靠的丰厚属灵遗产。为此，我们需要跟随前辈的脚踪：

- 有坚实、深刻、简朴的圣经教导。
- 对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有深刻的认识。
- 对人的罪性和软弱有深刻的认识。
- 倚靠圣灵的能力。
- 有深刻的灵修。
- 不止息地呼求。
- 继承准备受苦背十字架的生命品质。

这一切都是我们持守生命品质的基础。

纵观基督新教的历史，最典型的是宗教改革的传统，其核心的表现是圣道的传讲，此后清教徒教牧运动、18世纪大复兴运动中圣灵的浇灌¹⁷，以及19世纪以来的宣教运动。

从以上家庭教会的传统看，似乎是上帝的又真又活再一次被他的百姓经历。这个传统中，不仅有人们对上帝新鲜的经历，更蕴藏着丰富的教义性总结的可能。

如此，家庭教会的下一代可以在进行教义思考时，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到有活泼生命体验的素材。

（二）公共见证的挑战

除了持守生命本质的挑战，家庭教会在这个时代，还需要面对做出公共见证的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有新鲜而有活力的真理陈述；需要有面对当代处境的伦理教导；需要有与世界分别，但大胆进入世界，全面见证基督的福音策略；需要有既坚守立场，又驯良如鸽、灵巧如蛇的公共交往能力。

如果说，上一辈以坚忍的十字架的坚守赢得了那一世代的争战。那么，我们这一代则需要在背十字架的突破中去赢得这一代的争战。

如果上一代是在边缘的坚守中，生命被刻上了十字架的烙印，那么我们这一代则需要世俗的洪流中，主动选择十字架的标记。

这是进迦南的一代，是回归重建的一代。使命可能不同，但生命的传承却完全相同。

这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刻，当那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渐渐离我们远去时。面对眼前的约旦河，我们也许会失魂落魄：“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面对没有以利亚的约旦河，我们需要拾起他的那件旧外衣。“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

的外衣打水……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王下 2:14）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王下 2:15）

面对这一世代的约旦河，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事奉的是同一位神，我们也需要被那感动先辈的同一个灵所感动，也需要同样的生命传承。

为此，我们需要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也需要先辈的生命传承！

- 1 参《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麦格拉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 参见张义南著《〈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背景》，引自内部资料《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615—616页。
- 3 老一辈的传记有：王明道的传记《又四十年》；袁相忱的传记《活祭》；杨心斐阿姨的自传《夜间的歌》；郑惠端的《奇异恩典》；《没药山——胡振庆传》等等，这些传记在网上大多有电子版。
- 4 见江登兴：“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教会》2008年1月第1期（总第9期），19页。
- 5 见王明道，《又四十年》，185页。
- 6 同上，200页。
- 7 同上，205页。
- 8 《灵历集光》，见网上文本。
- 9 参本期《杏花》所录何其微“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一文。
- 10 参《河南省家庭教会的起源与发展》，张义南著，引自内部资料《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583—584页。
- 11 见杨安溪《神在中国的手》，网上文本。
- 12 见《又四十年》，123，172—176页。
- 13 见以萨迦“思念在祭坛底下呼喊的圣徒”，《生命季刊》第13卷第1期，47页。
- 14 见杨安溪《恩典里的拆毁——蒙爱者1946至1979年间的见证》，网上文本。
- 15 见《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引自某非正式出版小册子，有网上文本。
- 16 参见宋尚节著《灵历集光》，网上文本。
- 17 宗教改革至大复兴的历史，可以参见《加尔文传》、《诺克斯传》、《爱德华滋传》、《英国复兴领袖传》、《怀特菲尔德传》等，华夏出版社。

本文是从总结的角度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以及当下家庭教会在继承的基础上需要成长和突破的地方。笔者个人认为家庭教会属灵传承有七个方面：坚守基要信仰；持守政教分离；走十字架道路；注重内在生命；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强调信心生活；特别注重传道。

一、坚守基要信仰

家庭教会所持守的是基要信仰。基要信仰是针对自由派神学而言的，它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圣经的绝对权威。圣经是神完全无误的默示，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绝对权威和真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可以削弱圣经的绝对权威。二是强调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他为人类的罪受死、复活，并且将来必要再来。三是基督的受死及复活是救恩的核心，它对个人灵魂的得救绝对地必要。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以上基要信仰，在抵挡错谬的自由派神学、建立纯正信仰根基上贡献良多。

不过，一些持守基要信仰的家庭教会，因为强调基要信仰，而排斥和批评所有的神学（以为神学会削弱信仰和真理的绝对性）；重视个人的灵魂得救，而忽略了社会关怀（认为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世界都将要过去），时间久了使信仰日渐远离尘世，教会与世界逐渐地隔绝而让自己封闭起来。这背离“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信仰精神。这也是现在的家庭教会越来越少说自己是基要派，而开始说自己是福音派的原因。

二、持守政教分离

家庭教会一直非常强调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强调教会不能与世俗政权联合，若联合或依靠它就等于犯属灵的淫乱。因此，在



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

文/天明

政教关系上家庭教会所持守的实际上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但笔者发现,早期的家庭教会(后来的也类似)实际应用政教分离原则的时候,很少以政教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基本上是从个人信仰的角度来提出,回避教会与政权的直接面对面。为什么不参加“三自”?王明道提出、后来被家庭教会普遍应用的理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们与“三自”里面的人的信仰不同。然而,如果吴耀宗、丁光训所持守的不是自由派神学,而是基要信仰的话,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其实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不单单因为它是“不信派”,更是因为在“三自”之上或背后有政府的控制(领导);因此,可以说参加“三自”就是以政府为头,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样教会就不再是“童女”而是与世俗政权联合的“淫妇”。在家庭教会中也有过从教会自主权的角度勇敢提到此问题的(如袁相忱,林献羔等)。

我们充分理解当时高压政治下他们应对的智慧,也十分敬佩他们个人所表现出的信仰的勇气。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教会成长到今天确实仍然一直以信仰的名义来回避直面政权,很少正面表明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认为这是政治问题而不予讨论。这样长期回避直面政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教会放弃自己在社会中的一切权利,也意味着放弃社会的公共领域。“三自”运动之前,无论是王明道还是倪柝声,他们都还能够公开出版刊物和报纸等,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当教会回避直面政权的时候,就失去了一切合法的权利,也失去了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所以过去只要有基督徒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教会就非常敏感和紧张。直到几年前一般的家庭教会都还非常敏感且有意地与那些维权的基督徒保持距离,怕“引火烧身”,但到今天很多家庭教会借着他们的帮助,进入法律这一社会的公共领域,以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教会的成长,家庭教

会必将进入公共领域(去年全国的众家庭教会参与赈灾行动足以证明这一点)。有时我们也需要像当年的使徒保罗常用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及当时的法律,保护自己的信仰及传道的权利一样,以对信仰的坚守以及借助法律来维护教会的自主权。

三、走十字架道路

家庭教会既然不跟政府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必须走十字架道路,要为信仰摆上自己的一切,摆上生命和家庭,而且毫不犹豫地彻底摆上。因此受苦成为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徒的属灵印记。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持守信仰、在真理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基督徒,在那时候不受苦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有神特别超然的保守)。尤其是作为教会带领者的传道人,首先要面对为信仰遭逼迫走十字架道路。

我们相信苦难炼净了传道人 and 信徒的生命,也炼净了教会,更是透过信仰先辈们的苦难,打下了不被阴间的权柄所摧毁的坚固的中国教会的根基。但长期的苦难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影响,就是使信仰更加个人化,信徒们都被“分解”了,每个信徒必须个人性地来面对信仰。因为当时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基本不存在了,传道人也被关起来了,弟兄姊妹只能自己悄悄地读经祷告(如果还有圣经的话)。苦难带来的信仰的个人化,削弱了信仰的教会性(群体性)特征,即强调个人的信仰及见证,却忽略了教会的建造以及整体教会见证的重要性。因此,长期遭受逼迫的家庭教会,既应寻求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当持有的平和心态及信仰形态,以防止将受苦经历变成属灵标签的危险,又要学会如何在相对平安的年月里舍己走十字架道路。

四、注重内在生命

家庭教会属灵的特质是特别注重信徒内

在生命，强调信徒个人与主的关系，并且以灵修追求属灵生命。无论是受到敬虔派影响的倪柝声，还是毕业于长老会神学院的贾玉铭，在这一点上都非常一致，而且这也是中国家庭教会一直以来特别注重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注重内在生命的家庭教会的信仰形态，虽然有受到西方神学影响的一面，但更多是受到中国传统信仰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信仰，无论是什么宗教，大都注重个人的修炼及修养，并且以达到某种境界为目标（这样的境界一般没有客观的、可衡量的标准）。追求个人与主的关系，造就内在的生命，以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反射基督的荣光，这本是好的。

不过家庭教会常用“属灵”来表达的内在生命，很难用客观的社会化的行为标准来衡量，其结果是属灵生命很容易与现实生活脱节。其实圣经讲的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就是属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清楚的出于真理的行为标准的，不是以人的内在感觉或境界来衡量的，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作为父母，作为儿女，作为主人，作为仆人，都有可衡量的外在标准（弗 5:18—6:9）。撇开从真理来的行为规范，只注重内在生命的建造，很容易把人为的（甚至是属肉体的）标准当作其属灵的标准，如“越贫穷越好，越衣衫褴褛越表明不爱世界”等等。而且过于注重个人的生命，必然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是反对一切教会的组织。

反对教会的组织化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就如上面所讲的，信仰形态上本来就注重个人内在生命，强调个人与主的关系，因此认为教会的组织皆出于人意，是不属灵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是，教会因回避政教关系离开公共领域进入家庭后，规模都很小，无需建立任何外在的教会组织。第三个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只要有组织，就被打击，因此不能有任何的组织，这是反对组织的客观原因。因此过去家庭教会强调的就是生命的侍奉，很

少提按所得的恩赐彼此配搭服侍，就是如今所说的团队事奉，直到跨地区的团队型教会出现（教会到了一个规模不可能没有组织）。反对组织自然就淡化了教会群体性的信仰活动及事奉，只强调教会的属灵性（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就是教会），这导致家庭教会过去缺乏整全的教会观。

家庭教会持守基要信仰而注重个人的灵魂得救，又因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在当时离开了公共领域，因而在事奉上必须走十架道路，又具有了注重内在生命的信仰形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教会进入个人领域的家庭而成为家庭教会，又在那样的环境中采取“化整为零、打游击”的策略（这是过去家庭教会的属灵法宝）来保守个人的信仰，并且力求教会在安全限度内仍能成长，就不难理解了。

家庭教会的这种“家庭”的特质，必然重视弟兄姊妹生命的相连和交通，就是今天教会所说的团契生活。

五、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

家庭教会特别强调悔改。这也与中国教会的信仰的先辈们有直接关系。比如，王明道就特别强调基督徒作为新造之人的圣洁生活，倒空罪恶更是宋尚节奋兴布道会的重点和高潮。现在如果一个人愿意信主，我们就带领他做接受的祷告。至少在二十年前一个人若要信主，一般都被老弟兄或老姊妹带到一个房间，要把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认掉，这样倒空完罪恶，才被认为获得重生了。家庭教会也非常注重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因为家庭教会注重内在的生命，而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除了祷告确实不能做什么，只能以祷告来仰望倚靠神，因此也经历了圣灵大能的工作。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形成家庭教会的这些属灵特质，这也与宋尚节在全国甚至全华人地区的奋兴布道会带来的属灵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国家庭教会过去确实经历了从圣灵来的信徒内在生命和教会外在的复兴，也许基于此原因，过去中国家庭教会谈救恩论的时候，强调的往往不是“因信称义”中从圣灵工作来的信心，而是个人生命的经历，如强调那些得救和重生的经历，或倒空罪恶被圣灵充满的个人经历，缺乏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全面诠释和界定。

六、强调信心生活

强调传道人过信心的生活，并且一切事奉皆以单纯的信心倚靠主而做。这样的“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的对主的完全信靠实在非常宝贵。

强调传道人要过信心生活，无可非议，因为传道人确实需要在自己的生存上表现出对主的信心（如果在自己基本的生活上都对主没有信心，怎能教导弟兄姊妹真实地来倚靠主呢？），并且在过去的那种艰苦环境中（尤其在农村）需要像保罗那样自己“制帐篷”，避免给生活艰困的弟兄姊妹再带来经济负担，因此不叫福音阻隔是好的，传道人在这方面首先舍己并且过信心生活是应当的。但过去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只强调传道人要过信心的生活，却忽略了教会供应传道人生活的本分，这是不应该的，甚至教会有了供应传道人的经济能力却仍然认为传道人拿工资就不属灵（不要忘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前 5:18]）、拿钱多就容易在信心上堕落，这些错误观念是必须在神面前反思并纠正的。而且在传统的家庭教会中避谈钱的问题，认为谈钱是不属灵的。

既然对传道人的供应上如此，又不能谈钱，因此过去我们很少看到会众以大力投入金钱来积极支持教会某项事工的现象。当然这也与当时因安全原因不能设立奉献箱有一定关系。另外，以单纯的信心倚靠神的时候，容易忽略在事工开展前做充分的策划及预备，一般都按当

时的感动。这在当时的世代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首先环境很特殊，实在需要圣灵清楚的引导（不然会带来风险）；而且教会规模都很小，随时可以通知并作出调整。所以过去如此以信心单纯倚靠神的做法是很宝贵的，但也不能因此忘记了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因为圣灵也是谋略的灵，是聪明和智慧的灵，而且随着教会的成长及基督身体团队事奉的开展，现在越来越需要在圣灵里祷告的基础上事先做出周密的筹划。

七、特别注重传道

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农村家庭教会受逼迫，传道人不得已离开本乡到各处去传道，这也掀起了在全国各地传福音及宣教的一个高潮。“三自”下的教会在“三定政策”的辖制下不能出堂点、跨地区去传福音之时，热心传福音宣教（这里指的“宣教”是广义上的），却成为了家庭教会一直非常注重的、也是蒙神喜悦和赐福的工作。

家庭教会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传道的工作，不过因没有整全的教会观而忽略了教会的牧养及建造。早期面对着广大的禾场，感到的是传道人的缺少；今天又面对传道而建立起来的如此众多的教会，越来越感到教会缺乏牧者，就是有良好的真理装备、在生命的品格上有好的见证，又有足够的见识和智慧能够牧养信徒的牧者；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又越来越发觉教会的建造及同工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在神的赐福下，近些年城市家庭教会成长明显，并且随着成长，教会规模不断扩大，从原先的“家庭型”的教会，逐渐转型成“堂会型”的教会。因此，教会无论在外在的形态上，还是在各样事奉的观念上，逐渐突破了家庭教会传统中的一些局限。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显得更为宝贵。■



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传统及基本精神特征

文 / 基立

今天从我所了解的，或者说从所服侍的地区这个有限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厦门鼓浪屿是一个很美的小岛，当地政府曾经因为城市的规划，要将一些老房子拆掉。后来，一位市民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认为应该保留历史风貌建筑。这个提议被采纳，最终这些建筑被保留了下来。鼓浪屿有许多历史风貌建筑。我曾经到过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因为现代化的建设将许多记载历史的建筑给拆了，以致成了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他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回到故乡，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旧日的痕迹，无比地感慨！

如果放弃历史，一切就要从零开始，不仅很辛苦而且显得浅薄。虽然神对历史是一次性的或者说整全性的眼光和计划，但是历史还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是一个过程。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按着自己的旨意，有序有效地来指导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家庭教会敬拜神？是什么东西吸引我们恒常、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奉献，投入在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究竟有什么宝贵的属灵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一、家庭教会的基本精神

（一）持守信仰的纯正（真理）

1、纯一清洁的心。我们所接触的许多主内老前辈，与他（她）们在一起，你会感受到那一颗颗清纯的心，他们是用内里的诚实来信靠和敬拜神，单纯、正直、专一，不求名也不图利，不想捞到什么属世的好处，不沾染世俗的污秽，没有掺杂任何政治的色彩，没有人意的操纵和干扰，他们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和根据，尊主为大。在家庭教会中，基督是元首，无可取代，惟独圣经是教会生活、工作与事奉的根基和根据。传统、理智或者经验，只能作一种参考，不能作为事奉的标准。你根据什么这样做？凭什么如此说？是谁告诉你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主；没有圣经，我们根本就不能认识自己到底是谁，也不能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惟有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安心、放心地去遵行。特别是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神的道成了一个稳定不变的中心，一块稳固可靠的磐石。

记得1978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弟兄到医院照顾另一位病危的弟兄。天还没

有亮的时候，这位弟兄去世了。我们将他送到太平间清洗干净，更换衣服。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曾为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狱十多年。他们被抓的时候，儿子只有3岁，还有一个老母亲，那种境况催人泪下。终于夫妻两人被释放回到家里，丈夫却因为长期的劳累，营养不足，患上了肝癌。那天，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坐在这位姐妹的旁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姐妹淌着泪，轻轻地说：“神若是杀我，我还要信他。”她这句话，让我心里深深地受震撼。饱经苦难的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伯 19:25—26）属灵前辈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上。真实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经历神的话，见证神的话。耶稣的真道是我们信仰惟一的根基。在教会的事工上，跟随圣经中的基督，把握纯正的福音，拒绝一切的混杂，抵挡异端的侵蚀，这就是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

2、我们是为了信仰——王明道弟兄表达了基督徒的心声。这并不是枝节的问题，乃是一个核心价值、核心信仰的问题。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偏差。五六十年以来，中国家庭教会所持守的就是为了这个真道。保罗在他的谢世劝言中，勉励提醒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提后 1:13）我们的前辈在极艰难的岁月，在毫无指望的年代，因信仍有指望。所遭遇的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对神和他的应许的信靠，他们的信心突破恶劣的环境，而定格在上帝的话语上。无论是什么处境，都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守住自己尊贵的身份。神的子民从不降格，也不顺应时势潮流。他们

认定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有许多为主受苦的人曾这样被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一句话，“我不再信耶稣”，第二天就可以回去。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情愿为着纯正的信仰而放弃自由，情愿为着信仰让他们的青春年华、才干、学识等被埋在监牢里，代价虽然极其昂贵，却以为是值得！他们诚然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纯正的信仰。其实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不珍惜自己的年华和青春。他们跟我们一样，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就如恩立姐妹经历了漫漫的牢狱生涯之后，对于生命与生活依然是那么执著、热诚。她很喜欢花，直到今天她的客厅每天都摆着鲜花。保罗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参林后 11:2）

（二）走十字架的窄路（道路）

1、在苦难中成长。有无数的基督徒在神所许可的特定的熔炉中，接受苦难的熬炼。在一个完全被封闭，被外界称为“铁幕”的国度里，形形色色、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冲击着基督徒的信仰。上帝的仆人使女纷纷地被抓、被判刑、进监牢，礼拜堂被关闭，圣经被抄光、烧光……。当时一个执政者得意地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然而神却保守一群忠贞的儿女，“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 19:18）他们选择了十字架的窄路，经历了极大的考验，生命在苦难当中成长、成熟。有些人在刚进去监狱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姐妹、小弟兄，但是当他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却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人。没有任何的依靠，只有依靠神。在困境中借着祷告，思想上帝的话，与神亲近，每一支取上帝所赐给的力量。他们的信心

有很深很深的根。神借着苦难将他的儿女投入到熔炉当中去熬炼，许多的渣滓被炼净，被压榨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成了人丰盛的供应。许多时候宽松舒适的环境，使人更容易偏向世界。苦难塑造了一代信徒美好的属灵品格。存留下来的是金子般的信心，极其地宝贵，他（她）们成为神在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同时，苦难也像铁犁一般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耕耘，令那片生硬、冷漠的心田破碎、松软，为福音种子的播撒做了深入的预备。家庭教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处境当中产生、成长并脱颖而出。

2、为基督作见证。记得有一位姐妹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她的一位还未信主的亲戚、某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问她：“你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还是从大门里走出来？”神忠心的儿女可以为神交上一份坦荡、透亮、完满的答案。有许多的书、个人传记讲述了这许多见证人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王明道、郑惠端、李慕圣、恩立姐妹等等，他们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主受苦，为福音的缘故被捆绑，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提后 1:12）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主耶稣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以殉道者的精神宣扬了十字架的真理，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结出了许多生命的子粒来。又像一个活祭献上去，满足了主的心意。他们坦然面对逼迫、凌辱，默默地忍受，没有抱怨，没有苦毒，心中无怨，心中无‘剑’，很简单地与主连接。一切的伤痛都由主来抚慰，他们诚然是多受忧患，多蒙恩典，多结果子，在地上见证主的名，生命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他们有志气却不凭血气，有骨气却没有傲气。记得 1974 年一群为耶稣被囚的主的仆人使女陆续获释归回。在他们身上我们没有闻到一点监狱的味道，却

洋溢着馨香的气息，满有喜乐的荣光，活泼的生命经历和见证，很深地吸引我们这一群刚刚被主兴起的年轻人。每一次恩立姐妹作完见证，我们都请她唱一首歌，她从不推辞，每一次唱歌，我都会心里受感而流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属灵的见证火炬应当代代相传，不要失去。而家庭教会接过了属灵前辈的火炬，继续往前行。

十字架不仅仅只是受苦的标志，它更是一种得胜的记号，超越苦难、超越死亡、超越环境、超越时代的标志。十字架也是一个放下自我、顺服神的宽广荣耀的记号。因为那是上帝智慧的结晶。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耶利米书》35 章，用一整章记录利甲家族的子孙，他们谨守先辈约拿单的吩咐，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还是被迫在别人的国土寄居，都没有违背先人的吩咐。就因为这样，他们蒙上帝的悦纳，被作为鲜明的榜样和见证记录在圣经当中。

（三）改变生命的事奉

1、心灵的追寻。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 3:11）使人有一个永恒的探索和追寻，这是神在人心灵深处造出的神圣的渴慕。想到 70 年代初一群年轻人，在神面前单纯的渴慕和追求，觉得很奇妙，我相信那一定是圣灵所动起的善工。这圣灵的水流遍及中国的许多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许多人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命在追求中，一点一点扎实地成长起来，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真道，听道、问道。上帝也借着没有被关进监牢的几位前辈来引导我们。我们抄录圣经、诗歌、属灵的书藉。经历了漫漫的长夜，70 年代之后，许多人的心灵苏醒过来，满有新生的活力。我们形成了小型的聚会，一起祷告、读经、背经、交通

灵修心得。

在那时候我们曾引导一个年轻人信主，信主之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整本新约圣经读完背下来，几乎是只字不漏。在一次交通聚会中我们问他，为什么上帝的话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有一位容貌美丽的母亲，但是到将近 50 岁的时候，患了胃癌。临死之前，非常地痛苦，不断地哀哭……这位弟兄说：“如果我像我母亲那样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的结局不会比我母亲好。”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 1:24—25）感谢上帝，借着母亲的去世影响了自己的孩子，使他懂得去追寻那个存留到永恒的东西。

那个年代，上帝许可许多的东西被拿去，书籍、杂志、电影等等都被封闭起来，这反而让我们有很专一的时间来好好读上帝的话。有一位老弟兄保存了一本新约全书，我们将其拆开分成 27 卷，一人分一卷，一卷一卷地抄。当时我们的圣经、诗歌和一些属灵书籍都是手抄本，抄写圣经使我们练就一手很漂亮的字。后来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把我们抄的这些圣经、属灵书籍带到国外去，勉励他们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能够背的经文都是在那时候背下来的。在艰难的环境下，上帝让我们去追寻那上好的，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在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心灵里的喜乐和满足，我们经历了从虚空到踏实，从无望到希望，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我们热诚地为主作见证，传福音给亲人、朋友，圣灵也与我们同工。有一些信徒开放自己的家庭，先是以家庭成员为主，渐渐地亲人、朋友、同学等也加入这很不起眼的家庭聚会，神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我们。于是，这

样的聚会星罗棋布遍及各处。刚刚被复兴起来的弟兄姐妹是那么热诚和谐，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许多冷淡退后多年的肢体也纷纷起来。聚会的人数从几个到十几个，再到几十个。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亲密甘甜，兴奋喜乐。一句神的话语，一个小见证，都会令人心里深受感动和激励。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和弟兄姐妹和谐相处的美善。

直到 1998 年 1 月我们才开始主日崇拜，从刚开始的六七十人很快就发展到百多人、几百人。各位同工也陆续建立了新的聚会点。我们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在那艰难的年代上帝用神迹奇事并圣灵的能力来印证所传的福音叫人信服。惟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也惟有基督能满足人的心灵。

2、属灵的凝聚力。无论刮风下雨，寒冷的冬天或是酷热的炎夏，看到男女老少几百人按时按序、有条不紊、挨挨挤挤地在普通、简陋的房子里敬拜神，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聆听主的道，心里都会涌起无比的激动和感恩。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有圣经真理的传扬，有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的相爱。常常有父母带着自己的儿女，青年人带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前来听主的道，寻求生命真正的意义。感谢神，他今天将这样尊荣的托付赐给我们。上帝竟然选择我们这些很普通平凡的人，洁净我们、装备我们并且使用我们。我们虽然微小有限，但是我们的服侍却是无比尊荣和神圣。我们今天从事的是一项能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并与永恒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伟大工程，这不能不叫人心生敬畏。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提前 4:16）

有一位弟兄患了前列腺癌，卧床多年，癌细胞扩散，甚至连骨头也被侵蚀，动也不能动。医生担心他一动就会骨折，将他的脖

子固定住，这让他十分难受。但是每一次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很喜乐，生命中充满了感恩。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够回到教会和众圣徒中间一起敬拜上帝。真没想到，几乎大部分因患病不能来到教会的信徒都表达了同一个愿望，教会的生活在于吸引。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 12:32）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真理，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当十字架的真理被传开，基督的爱被认识，自然而然就要吸引万人归向神。教会不是依靠势力、财力、智力，不是靠拉拢，不是靠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也不是靠花样多变的活动，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教会是永生神在地上温馨的家，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就像一盏盏点着的明灯，照亮一切归家之人的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十字架的道路是基督走过的路，也是历世历代先辈走过的路，我们因基督钉十字架而得到神的救恩，理当脚踏实地跟从基督和前辈的脚踪，按着圣经的教导走十字架的道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十字架的真理。我们盼望上帝的大爱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他的恩典为万人所获得。

二、家庭教会的特征

现在谈谈家庭教会的特征，从四个方面讲。

（一）家庭式的教会。家庭教会是在特定的年代所产生的，也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模式，与初期的教会很相似。正像我们所熟悉的百基拉、亚居拉及腓利门的家，教会就在家里，教堂不是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家，有神就有家，有神就有敬拜的对象，就有安息。同时家庭教会是一个个奉献的家庭甘心乐意为主摆上。我们的家没有一个房间是隐藏的，几乎每个

房间都派上用场。令人觉得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比较容易拉近距离。

教会是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接纳，用爱用真诚接纳一切愿意寻求神、归向神的人。当一个人感受到爱，发现自己很有价值，被肯定、被接纳的时候，他们就有平安和满足。就有力量和胆量去面对生活。

有两位同工，完全开放自己的家，接待弟兄姐妹。每个主日崇拜之后，他们都会预备好几桌的食物，邀请他们在家中用餐。这种家庭式的爱和接纳吸引了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

多年前有一位弟兄在一个外资企业服务，老板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关心一些乞丐和很贫困的人，然后再把这些乞丐带给这位弟兄，弟兄尽心尽意地去关怀这些“弱势群体”以至被同工称为“丐帮帮主”。这些乞丐被带到我们家里来。每到星期五，我们有两个聚会，外面是姐妹团契，里面是乞丐小组。只有一架钢琴，当琴声响起的时候，歌声就里应外和，相信这种发自心灵的歌声，连天使也会喜欢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突然飘来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原来有一位弟兄带回一个身材矮小的乞丐，全身非常脏。他被直接引到卫生间，一身肮脏发臭的衣服和鞋子全被装进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里，再被扔进垃圾箱。当他从卫生间盥洗出来后，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不仅是外面，连里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直到现在，他依然在我们的教会学习服侍。在一次布道会上他以亲身的经历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影响了很多的人。

（二）小组祷告查经。小组的祷告和查经是基本功，不仅能使我们与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能去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每一场布道会背后都有祷告支持，布道会多久，祷告也多久，所以每一次布道会都会有许多慕道友决志归主。小组祷告和查经是家庭教会非常重要的特征。家庭教会起初的人

数相对较少，彼此的关怀会比较深入、细致。小分队的活动比较方便，有活力，出入自由。并且可以让很多人来参加服侍和操练，发挥他们的恩赐，所以比较有可能实践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宣教。

（三）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中一起成长起来，所以彼此比较了解，有信任感，比较单纯，没有世俗利益的掺杂。我们之间不单是一种事工的关系，还是神家里的人，彼此之间称为弟兄姐妹，这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建立起属灵的伙伴关系。在我们的同工团队里，有信主几年、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的同工，在教会里同心事奉主。

（四）属灵前辈的影响。因为有一个人勇敢地站稳了，就使许多人也站住了。属灵的前辈们对主的忠心，对真理的持守，甘心乐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后辈的影响甚大，深刻且长远。人常听说，新一代人是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今天我们应该说是跟随前辈的脚踪。正如《希伯来书》13:7—8所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三、家庭教会的展望

面对时代的变化，我们当作些什么？

（一）工人的培训。今天家庭教会十分重视工人的培训，这些培训有本教会自己办的，也有中外合办的，相当密集。但各种不同的系统、宗派带来不同的教导和影响，很多时候反而让人产生迷茫、困惑。同时，许多培训缺乏长期性、前瞻性、整体性的计划和安排，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仅是应付眼前的需要。有些人接受了一点培训，加上又有比较强的

活动能力，就到处开聚会点，四处拉人，拉讲员，导致培训遍地开花，各自为政，师出多门甚至产生不应该有的冲突和纷争。

另外一方面，因为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限制，新一代全时间的传道人比较少，我们的同工大部分是带职的。教会的增长重在质，有质就有量，是质带动量，有工人就有工作，工人比工作重要，品德比才干重要。属灵没有速成，需要岁月的沉淀，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属灵也没有封顶，活到老学到老，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家庭教会应当重视培养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不是合乎世界潮流，不是迎合人的口味，乃是要合神心意。唯有合神心意的人，才有合乎神心意的事奉。在这个事工上，我们应当有信心、有耐心，并且愿意付出代价。起点可以高，但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上帝用两天的时间培养一个蘑菇，但是却用60年的时间培养一棵树。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惟独在栽培工人的事上，上帝用了很长的时间。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用80年的时间来磨练造就一个时代的工人。现在有些人从神学院出来，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但是如果品格不接受上帝的陶造，就会像一只刺猬，走到哪里就把伤害和痛苦带到哪里。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家庭教会正在栽培一批又一批有美好灵性、有正确神学基础、有属灵异象和使命感的工人去迎接时代的要求和挑战。上帝的作为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二）教会的管理。教会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受限制的环境，导致管理松散无序，彼此联络沟通很少，合一的观念非常弱。教会的管理不善，必然导致事倍功半，使其很难有序有效持续地发展。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圣经的原则，因人因地制宜，使教会的管理渐渐步入规范化呢？有几种管理模式值得参考：一是经验管理，这是一种家长式管理，

比较注重经验和传统。它的优点是强调个人的灵性,生命的经历。而它的缺点是比较狭窄、固执。二是制度化。这种管理模式有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大家有章可循,一切按照制度办事,注重工作的导向和效率。其缺点是有点像在公司办公,往往会忽略了人际关系。在教会里,人际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也是艺术。所以有人称传道人是“公关主任”。人际关系不好,事工很难展开,甚至有散架的危险。教会的历史证明教会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因为败坏的人会破坏制度。第三就是所谓的文化管理,要求形成共同的事工理念和同工守则,建立共同的管理价值观,尊重人并给予信任和机会,使各人知道自已的责任,发挥各人的恩赐,包括主动性和创新性,用真诚相待,建立有效的团队。

管理模式还有许多,然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灵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只停留在事工的关系上是很危险的,很脆弱的,一旦看法、想法、做法不一样,就有可能各奔前程,分道扬镳。我们今天应当一起思考耶稣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行。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他把很复杂的东西简化了,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对于人的思虑和烦恼,耶稣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他指着野地的百合花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6:26,28—29)那么简单的一个教导却讲出了伟大的真理。所以我常想,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把人间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简化了,简单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只能用简单的信心去接受。用简单的信心去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耶稣的工作,相信

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依靠圣灵,按着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教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同工间建立起真正的属灵伙伴关系。

(三)教会的牧养。我们从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组发展到几百个人,教会人数的增长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牧养的问题。一大群的同工虽然常常外出探访,但还是有很多缺漏和疏忽,关怀不到位、不能深化,同工的工作量增加使大家疲于奔命、力不从心。曾经跟我们一起成长,现在旅居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至今仍然很怀念在最困难的年代,单纯简朴的小型聚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实际问题没有处理,彼此之间的关怀、扶持、代祷渐渐失落了,不知不觉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同工整天忙于各种事工、会议,显然这种管理模式无法应付时代的要求。

另一个方面是青年的一代与我们有很大的思想差异,他们的目标和所持守的也不一样。新一代人所面对的不再是逼迫,而是一种世俗文化的影响。要想对信徒的牧养能够深入扎实地进行,建立健康的小组势在必行。

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比以前复杂得多,比以前范围更广,更多元化,然而核心的价值和基本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正像以前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抬着帐幕、约柜。当他们进入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必再扛约柜,而是需要建殿,设立诗班,与以往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件事不变,就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和属灵的原则不改变,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王明道有一句很宝贵的话:“讨神的喜悦是最安全,也是最省事的道路。”

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团契还是一间教会,其道路与前途完全取决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态度。■

他是点着的明灯

——宋尚节的属灵传统浅论

文 / 新恩



20 世纪的上半叶，上帝的手对中国教会有一个明显的扭转。他兴起了很多有能力的本土教会领袖。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由西方传教团体主导的局面。在这一复兴的伟人丛林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四大使徒”了（倪柝声、宋尚节、贾玉铭、王明道）。那一代人的努力，迎来了中国教会一个根本性变化：奠定了稳固的本土自立的根基。如倪柝声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教会，宋尚节创办了许多传福音团体，贾玉铭创立了神学院，王明道则开启了富有特色的家庭教会。当然，发生这种转变，还有着无数人奋斗的曲折故事……随着新中国改造运动步伐的推进，这种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与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教会以最孤独的方式（没有任何外力的可能）度过了这一艰难时世。她不是仅仅生存下来，而是充满生命力地发展起来！这是莫大的神迹！可惜，今天大部分研究基督教的人却看不见。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要理解或更好地开拓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教会，就必须谦卑地继承与认真地反思这一属灵传统。

曾听人说，贾玉铭是讲道理，倪柝声是讲道路，而王明道是讲道德。那么，宋尚节呢？他自然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假如宋尚节

听到后人称他为“东方卫斯理”，估计他不会乐意接受这个头衔，就像唐崇荣不愿接受“东方葛培理”的称谓一样。我们承认其中的差异。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概括另一个人。但他与卫斯理之间的某些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吸引：学者出身，服侍社会底层群体（后来对精英影响很大），有强烈的重生经验，不遗余力地宣讲圣洁之道，近乎疯狂的工作日程，从不间断写日记，还有超乎寻常的祷告工夫，甚至包括不太如意的婚姻生活……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相近纯属巧合，但他们的属灵气质类似就绝非偶然而是颇有渊源了。

美国北方卫理宗（即美以美会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 1847 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前往中国。福州是他们的处女地，也成了他们后来的议会中心所在。除福州外，宋尚节的家乡兴化（即今莆田）应该就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扩展地之一了。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就是该会的牧师，也是该会所办的圣经学校副校长。宋尚节除了尽得家学真传外（甚至包括脾气），有两个人对他有过极深远的影响。

大概五六岁时，他遇见了一位了不起的主日学老师——林鸿万牧师。他从老师那儿听到了许多令他受益终身的属灵故事。这是

他日后讲道的第一笔财富。尤其是在他九岁那年，林牧师在受难节讲道所带动的兴化大复兴，引发了他一生的异象与祈祷。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到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场所工作，光景如一九〇九年兴化的奋兴会一样。¹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宋尚节就是这次复兴的延伸与升华。谁说奋兴的果效总是短暂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兴化美以美会哲理中学的校长章文新（Dr. F. P. Jones）先生。他一直对他的学生宋尚节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岁月如流》（*The Moving Finger Writes*）中，他念念不忘学生宋尚节，称誉宋尚节为兴化冠冕上最明亮的一颗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后来发起并任主编“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重要学者。他还是中世纪灵修名著《遵主圣范》（*The Imitation of Christ*）的译者。“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套大型的神学丛书。虽因战乱未完成编辑目标，但已蔚为可观（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共32卷）。顺便一提，即使它有些美中不足，但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华人教会出版史上最齐整的一套原典。

我们看到，宋尚节的整个少年时光，都受了卫斯理属灵传统的浇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本来要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却非常意外地去了美国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这里，他又在原汁原味的卫理宗教会里熏陶了三年，并参与一些讲道服侍。到此为止，他的整个信仰生活几乎没有越出卫理宗半步。但这并不

表示，宋尚节后来的教导，只是“原教旨”般地复制卫斯理的讲章。他的属灵经验与中国教会的处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关键的是他的属灵经验。这得说说他的研究生生涯和在纽约神学院的遭遇。

他的研究生生涯（转到俄州州立大学），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和初来美国的苦日子有了天渊之别。优异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丰足的奖金（连中国政府也拨款给他），还有荣誉。作为国际学生联盟的主席，他有着非常广阔的交际生活。他与当时美国许多知名人物往来，其中不乏私交甚笃者（如中国人很熟悉的杜威）。他发起校园国际音乐节，美食节，还为促进黑人白人的和解举办宴会。他经常应邀在各种场合演讲，他的事情也常常见诸各家媒体。他写信给他父亲：“儿在这里几乎尝遍了一个摩登青年的全部时髦生活。”

虽然表面看来他十分成功，但他的内心非常忧郁。因为从事科学，这既不是他来美国的理想，也不是卫斯理大学招他的初衷。他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神学，而后回国做牧师。在这段时间里，他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很少去教堂，并且深受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社会福音之影响。除了专业，他还广泛地研究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甚至到了不时闪现无神论念头的地步。在当了半年助教后，美国方面希望他去德国进修，中国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就在他不知何去何从的两难之间，《马太福音》16:26向他的心发出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Wilker Fowler牧师的安排下，他火速地进入纽约神学院。这所学院在神学研究上，对所谓的理性科学趋之若鹜，是属于自由的“不信派”，只有少数信仰纯正的教授与学生。宋尚节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常常深感一些

教授的荒唐。于是他独自在图书馆埋头研究各种宗教，尤对佛、道格外迷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道德经》，也开始打坐冥想（佛经）修炼身心。他被各种学说弄得意乱神迷，他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支离破碎。但假期的一次聚会，使他的信心开始醒悟：

圣诞节前，同学三五人，邀请我去赴一个奋兴会。出人意料的是，讲员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博士，而是一个年龄不到二八的姑娘。白鞋、白袜、白衣裙。她打开金边圣经高声朗读，用清脆洪亮的声音，高举十字宝架，将得救大道讲得透彻清楚。由于圣灵的工作，会场的空气改变一新。讲完道，跑到台前痛哭认罪的人中有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名牧。我十分佩服这种有灵感能力的讲道，一连去听了五次……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朋友详述自己最近的感触：“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你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了丰盛的生命？”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²

接下来的寒假里，他阅读了许多属灵伟人传记。他发现每一位属灵伟人的共同特点：具有圣灵的能力。他羡慕不已！他的心无法安静。1927年2月10日晚上在祷告中的经历，是他生命与侍奉的转折点：

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剧开映，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现出。剧中的主角是我，一转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遗忘的新约圣经，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仿佛魂游象外，跟着背负十字

架的耶稣来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的罪担重得几乎要把我压死。

主已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亲自看见主耶稣，脸上发光，手有钉痕地对我说：“你要改名为约翰。”主还给我解释：施洗的约翰修直主的路，作他的先锋。³

这段经历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荒唐事：他被神学院院长“安排”到了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指责该院的错误教导以及不断与人分享十字架救恩之道。他在医院里，虽然用数学题和读书报告证明自己理智之清醒，但仍然不被允许出院。直到他的好友从德国回来为他担保后，神院长才肯让他出来。有意思的是在进去前，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宗教、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几年来困扰他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豁然通达：基督乃我之生命，历史乃我之老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他回忆道：“我融会贯通之日，也是我受难之日。”整整193天！在医院的这段日子，他用各种不同方法看了40遍圣经，并广泛阅读各种文史典籍。出院后稍作休整即于1927年10月4日，从西雅图海岸登上前往他留美七年来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

七年前，他带着非常美好的属灵记忆离开中国，如今他又带着不可磨灭的属灵体验回到这里。在他信仰寻求之遭遇光照下，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昭然若揭。关于教会自立问题，他在美国期间就已多次在信中向他父亲说明，这和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问题毫不相干，而是和神学与属灵状况有关。在当时的宣教士群体里，社会福音派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人中间，也不在少数。他们



一九三四年宋尚节在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大操场上举行奋兴会

基本上视基督为道德楷模，少有谈及基督对生命的拯救。在事工上，他们热衷于医院、学校等社会领域，以图救国，但对于建造教会兴趣不大。这些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在研究生阶段他几乎被这种观念同化。据他的回忆，有这类背景的牧师、长老、教会学校师生是最难悔改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部也是罪恶泛滥。有些牧师、传道根本不是基督徒，只是为了混一口洋饭的神棍；虽然有一些在道理上还算纯正，但却是妻妾成群的风流之徒。在这方面，甚至那些最有名的领袖，都深陷于这类丑闻中。但更加普遍的是，大部分基督徒既不明白基本的福音真道，也没有重生的经验。今天似乎也差不多。虽然有不少敬虔的弟兄姐妹不懈的努力，但却少有果效，因为缺少圣灵的同在。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数基层百姓，教会竟对他们视而不见。主张所谓的“上层路线”方针。宋尚节拒绝对社会的不公视而不见，他无法容忍邪恶的潮流。他的心一定倾听到上帝对先知所表露的心声：他们的罪

恶达到我的面前，去，警戒这百姓并呼吁他们回转。他迅速做出回应，而他的回应是如此地令人震撼。

面对教会内外的信仰与道德的危机，自然而然地，神仆宋尚节的心中发出对生命、圣洁、爱（灵魂）的疾呼。在15年里，这些信息始终是贯穿他讲章的主题（这些是源于基督十字架与圣灵能力）。虽然他的讲章看起来似乎很随意，而在解经上甚至可以说天马行空。既无章法可言，还经常出言不逊。显然，我们如果想从《讲经集》找出一套完整的宋氏系统神学，那是徒劳的。但这也没什么妨碍。他的言语虽然粗俗，道理却不粗俗。而且，充满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除非是灭亡之子）。他常常能在不经意间，指出某人具体的罪，使人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无法隐遁。他脚掌所踏之处，常常引致合城的人都不安，就如施洗约翰的出现一样。他的讲道，使不少地方的戏院、烟馆、青楼、赌场为他让路，甚至关门大吉。因为顾客都信主悔改。他还因此多次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早

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多像那个“扰乱天下”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传道人！尽管他足以跻身神学学术界，但他没有像后来美国福音派神学家那样著书立说，以纯粹理性的方法说明基督救赎教义之可信，而是以活生生的神迹奇事，见证基督的大能。正是：十字架名号在各地所显明的巨大果效，足以堵住不信者的口（阿塔那修）。但也因此遭受现代神学工作者的非难。不过，他确实不像今天“纯学术的神学家”：空谈宣教学却从不传福音，把三一论发展为玄学，却从未体验圣灵充满的滋味；热烈辩论人的成圣观，却少有灵修生活。正如肯培（Kempis）所说（大意）：人即使可以讨论许多有关圣三一的道理，为人却不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些所谓的神学对我而言有何益处？实实在在的悔改远比知道悔改的定义强得多。但主的仆人宋尚节确实不一样，他把神学化在了生命里。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特质是描述而不是抽象思考，而描述就要求我们有故事。对宋尚节而言，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他神学的基点（传给子孙的故事）；大马色经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事件（传给万邦的故事）。在这方面，宋尚节也许是中国近代教会中最接近先知和使徒榜样的圣徒。

任何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即使先知和使徒也不例外。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教导的永恒性价值。只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何者为永恒真理，何者为文化习俗。对待基督教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我们思考宋尚节的属灵传统的时候，就需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但这对研究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他需要掌握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的正统传承，另一方面，他得对历史处境有充分的了解。比这两样更艰难的是：属灵的经验。所谓“深渊与深渊响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笔者认

为，中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是高超的，绝非一般的理论可以分析与描述。她带有奥秘色彩的受苦，其深厚的含义目前还没有被真正揭开。而与此相对的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教会研究之表述的浅薄。其原因是，研究者往往都是根据近代西方的某一流行理论为基础；主题上也多限于政教关系，结论则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当然也有价值，但离重新建构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也与研究者的神学传统和属灵经验有关。我们解释所达到的程度，和我们的属灵洞见是成正比的。就笔者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教会的经历更多地是接近被掳时期但又混合着初代教会的经验。如果使徒能从被掳看出上帝救恩的安排（“神的时候满足”），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教会的“被掳”看出神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被掳时期的先知之痛苦奥秘和初代教会的奇特遭遇感到不解，那么对于中国教会的经历至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因此，笔者对宋尚节的描述，深感吃力。读者诸君明鉴。

一、生命的信仰

强烈的重生经验，奠定了宋尚节后半生对信仰的理解：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礼仪，也不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圣灵的重生。即使一个人常常聚会，甚至也受了洗，如果没有重生，就不是基督徒，与上帝的应许无分无关。之所以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听道，在人生的追求上却没有改变，依旧和世人一样迷恋名利虚荣，就是因为他没有重生或没有主观上的重生体验（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人不爱基督的真道，是因为缺乏基督的灵（肯培）。就如他之前，对于学问功名的迷恋。因此，依他看来，在信仰中，没有什么比重生更要紧。这显然是圣经最明

显的道理之一，也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超越之处（约 3:1-8）。只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看重与强调。

二、圣洁的追求

圣洁可以说是宋尚节博士最突出的教导。在他的重生之夜，他整整看了几大卷自己的“罪账”。罪的重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释放了他。在他不计其数的讲道里，几乎每一篇必言及人的罪及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让我们想起《罗马书》7章中保罗的经历，还有马丁·路德的焦虑，这同样对他们的信仰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宋尚节似乎更加强调作为基督徒的圣洁。虽然他略有些苦修的味道，但非常强调靠圣灵成圣。他的成圣观也许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圣洁毫无疑问是圣经最严肃的教导：是神的本性，也是救恩的目标（出 19:6，弗 1:4，彼前 2:9）。就如唐崇荣牧师所强调的，圣洁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品质，是邪灵没有办法伪装的崇高。圣经宣称，惟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圣者。也因此，“圣”成为基督教会最常用的形容词：圣经、圣地、圣殿、圣诗、圣工、圣徒、圣礼、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丧失了圣洁的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斯托得在《〈以弗所书〉注释》中称教会是“新社会”，意指教会乃一有别于世俗潮流的群体。此即“圣洁”的基本含义：分别（归耶和华为圣）。

三、圣灵的能力

幼年的奋兴会记忆和在纽约听小女孩讲道的体验，都使宋尚节对圣灵的能力渴慕有加。他深深地相信：科学不能救国，说教也不能复兴教会，惟有圣灵！他在经历圣灵充满后，对用艰涩词汇堆积起来的神学空谈反

感至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此，他彻底告别学术生涯。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他丢弃荣誉博士金钥匙的故事。但我们不可就此得出知识无用的论调。因为他的博士荣誉可以丢掉，他的博士水平是丢不掉的。吊诡的是：往往只有最博学的人，才觉悟知识的无用。像有智慧如所罗门者，却声称智慧的虚空；有知识如保罗者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人能认识到知识的无用，事实上是一个艰难的求知过程。这和一般不学无术之流的盲目鼓吹“属灵”，有着天渊之别。如果知识真的没用，神就不用多方造就摩西、保罗或宋尚节了。如果我们结合解放前中国社会和教会的情形就会发现，神给他的训练是相当完整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几乎被社会福音同化，在神学院期间迷恋东方宗教，这使他对于中国处境的理解和回应，准确而深入，他的讲道也因此更能直指人心，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教会颇难应付的两股潮流。但他认识到：人心“不是依靠才能和势力”可以改变的，惟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救治）。因此，在他的传道生涯里，他最恳切的祈愿，就是不断被圣灵充满。

四、信心的生活

经济独立，是建造真正的中国本土教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上世纪 30—40 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教堂，中国传道人的薪金也往往是外国差会支付的。虽然宋尚节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差会的支持，或到海外募捐，但他坚持过信心生活。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坚持不但遭到宋师母的反（我们很容易理解师母持家的艰难），甚至连宋老牧师也反对。他不但没有屈服，还因此批评了他父亲信心之软弱。他父亲因此认罪悔改，不再劝儿子领固定薪金。神诚然

是“耶和華以勒”，总是及时供应他一家的生活需要。后来，他不断建立布道团，同样不发薪金过群体的信心生活。前些年，温州教会的传道人或有意作传道的同工，也倾向不拿教会的工资（原因很多），但遗憾的是通常在赚足养生的资本后才献身。也因此，牧者往往是过了黄金年华之后贡献“余热”，而且很少人能克服富有对属灵生活的负面拖累：回避十字架道路。出路是因信而活。信心生活的重要性之一，是不依赖任何人或教会，使传道人可以更加放胆宣讲。同时，它能显明一个事工是否出于神的托付——“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它最大的好处在于，透过信靠，我们每天都会更认识那位差遣并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传道人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教会的承诺，而是来自上帝的信实（诗 37:3）。

五、全然的委身

如果按照理性的办法，宋尚节不需要全时间作传道。他可以谋一份自由的差事，然后“自由”地传道。他坚决地拒绝这种试探，全然献上。他的奉献，实在是彻底的委身，忠于上帝的召命。这不禁让人想起，没有学过化学的倪柝声办厂制药，而化学博士宋尚节却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有趣比照。他曾经叹息自己的讲道不如王明道，解经不如贾玉铭，唱诗不如王载，但他说自己比他们都拼命。第一次读《宋尚节》（应该是刘翼凌的版本）时，我深深被他的拼命精神打动。我们能否想象：在 15 年的时间里，每年讲道 11 个月，如果哪天不讲道，那就是在去讲道的路上。一天讲六到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而且他的讲道大声疾呼、手舞足蹈，俨然是一出戏。无论什么季节，每堂下来都是汗流浹背！这使我想起了唐崇荣牧师的拼命，

虽然在神学上他和宋尚节之间犹如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之间的迥异，但他们对上帝呼召的投入，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明显继承了保罗的衣钵：“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

不过，他们和保罗不一样：生儿育女，与神同行。不难推断，他们都是“忠爱两难全”的人。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出什么叫“爱主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他们内心的孤独，是现在竭力追求“幸福家庭”的牧者所不能体会的。而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预设，作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我想，也许光是今天的辅导课就足以毁了“宋尚节”。如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圣人，如果真正为正义、国家荣誉而常年征战的人是英雄，那么，“为寻找浪子而流浪”的传道人至少应该得到同样的赞扬。我担心的不是今天传道人不顾家庭，而是太过迷恋了。不要忘记：人的仇敌往往就是家里的人。我相信，宋尚节一定能够和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 26:19）。

六、福音的异象

我们难以理解“工作狂”宋尚节，是因为没有迫切的福音异象。试想，在一个有四万万同胞却只有一百万（新教）信徒的国家，作为上帝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怎能安享生活的乐趣呢？而且尤其让人伤心的是，一百万里头大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徒有其表，不过是“求饼得饱”而已。这“教会的事岂不天天压在心里”？而举国上下的偶像崇拜，又岂能不让人“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事实证明，神透过宋尚节的侍奉，大大改变了这一状况。许多人开始涌入教会，他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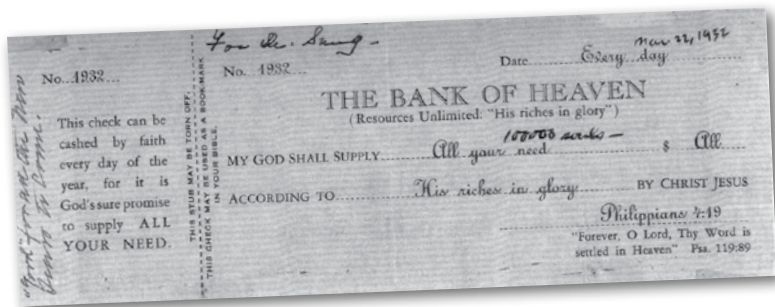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宋尚节（后排左一）与伯特利布道团员摄于哈尔滨。后排中是李道荣，后排右为林景康，前排左是聂子英，前排右是计志文。

的地区，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大批才俊，带着这份复兴离开大陆，成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祝福。在华人教会里，布道上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唐崇荣牧师，就是他伯特利布道团时期的同工计志文牧师的学生。虽然他不是那时候唯一推动传福音工作的人，但他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如果从今天果效的角度来看，他的果效就更加明显。尤其当我们联想到，向外宣教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难题，他的见证就弥显珍贵。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而言，他更具有典范意义——服侍底层的弱势群体。我从来不认为服侍乡村农民比城市居民容易。无论是福音使者宋尚节，还是扫盲功臣晏阳初，都向我们表明：只有受过完整训练又能谦卑俯就的人才能完成这一艰难工作。有人认为宋尚节很骄傲，这种批评实在让人不知

骄傲为何物。就凭他起初三年之久向农夫村妇讲道，还经常探访他们，并一同担当他们生活的重担，就足以使无数比他“谦卑”的人汗颜。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有宽广的福音异象，不迷恋小圈子的“共同语言”，愿意为福音面向他乡。就当前中国社会或教会的状况而论，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尤其迫切。

七、不住的祈祷

我们把祷告生活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次要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卫斯理本人还是卫理公会，多方祷告始终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复兴，与许多人的祷告分不开。许多卫理公会的宣教士都认为，林鸿万以至宋尚节的兴起，是神垂听他们迫切代祷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南昌的舒邦泽牧师（Schubert）。和卫斯理一样，宋尚节在每天疯狂的布道工作后，就是夜间雷打不动的长时间祷告（15年里，他的睡眠严重缺乏）。他不允许别人打扰（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祷告不是只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爱语绵绵（非贬义），他的祷告最多的内容是代祷。他的心里装满了别人！根据他的记事本的人名，一个一个地祷告。谁说他缺乏爱心，只会指责（指责不也是爱的方式吗？）！其实，他根本不缺仁厚的深情，只是他的爱心深沉而隐蔽，习惯了造作煽情的时代，怎能洞悉暗室里超越疆界的胸怀？若非他写日记的习惯，这些事情恐怕至今不为人知。我坚定地认为，在祷告中代祷应该成为最核心的内容。摩西和众先知的祷告常常是这样，主耶稣的祷告则更加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约17）。在教导祷告（神学和操练）上非常杰出的荷兰清教徒宣教士慕安德烈，他的《代祷》很精彩地论述了这



宋尚节的日记中夹有一张“天国银行支票”。他在1932年3月22日在支票上签署向神要十万灵魂归主。

一主题。预备讲章和祷告的时间比例严重脱节，是我们讲道缺乏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改革宗人士稍安勿躁）。也许我们的解经比宋尚节合理，神学比他系统，词藻比他文雅，但我们却不能打动人心，改变人心，为什么？这是我们急切需要反思的地方。

祷告在信仰的生活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尝试提出两点平常比较忽略的思考。首先，祷告使人克服了人不愿亲近上帝的天然恶性倾向，代祷则克服了不愿爱众人的“自我中心”原罪。这很好地解释了宗教情操（爱神爱人）何以作为真基督徒的标记。其次，常常面对上帝，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像他那样荣美的同时，也使我们在祂面前不断操练一种敞开、诚实的品格。根据调查研究，牧师的道德变节，基本上是肇始于个人祷告的忽略。

鉴于灵恩派和改革宗这两个话题的热门，笔者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简单的说明。众所周知，1906年在Azusa街教堂所引发的灵恩运动（传统五旬节或第一波）和卫斯理派息息相关。不过，宋尚节在美留学期间似乎并未和这一派人士常相往来，而且他在国内传道期间也不愿和灵恩派人士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记忆中笔者在他的日记和《讲经集》里，都没有看到传统五旬节的招牌式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必须证据和第二次祝福。他更多强调的是，认罪、祷告、舍己（背十字架）、爱、传福音（作见证）。虽然他也行

很多神迹奇事，但总是强调信心、悔改，灵魂首先要得到医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观念也不是卫斯理的教导。“第二次祝福”是他的接班人John Fletcher的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记”则是五旬节运动后的产物。

热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如果把卫斯理和宋尚节看为其“派内人士”，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观点。我甚至认为，如果宋尚节健在的话，今天的灵恩派很可能是他第一个要“骂”的对象。

持守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常常因为宋尚节“阿米念—卫斯理”的传统感到不安。据我愚见，宋尚节只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尝试建构神学的统一性罢了。虽然他的努力、祷告似乎要“摇动上帝的手”，但他的经验岂不是最有力地见证了“不可抗拒的恩召”？上帝告知他的侍奉只有15年，还有比这更明确的“预定论”吗？而他虽然竭力追求成圣，却强调圣灵充满对人生命的影响，这不是典型的“恩典神学”吗？更明显的是，他对罪恶之透视与懊悔，哪里还有“人性本善”的阿米念思想？尤其在他的祷告里面，为着神的荣耀的意念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正如施洗约翰的自我定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宋尚节是神为教会兴起的仆人，那么就必须敬重、思念并效法他。就如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我相信主也乐意这样形容他在中国的施洗约翰）：“他是点着的明灯”！

- 1 《灵历集光——主仆宋尚节博士的日记摘抄》，利未编，甘肃，3页。
- 2 同上，19-20页。
- 3 同上，20页。



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什么¹

文 / 陆昆

我 1994 年信主，1996 年进入三自的神学院读神学。当时，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读三自的神学院，但是我当时还想，就算三自是一艘破船，那神的意思也肯定是让我在船上跟大家一起一边修船一边往彼岸走，而不会是弃船而走，所以我就上了三自这艘船。但是上了船的三年时间让我明白，神并不使用这艘船，而是要使用另外一艘船。那么在这艘船上的人就应该是拿一副桨，跳到水里然后游到那另外一艘船上去，而不是继续留在这艘船上修补，也就是说不要在神要拆毁的地方添砖加瓦。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正的传统家庭教会的了解远远不如对三自教会的了解。我对三自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在神学院所上的三自这门课程。三自的课程当然是从正面介绍三自的历史由来。有时候我们容易把他们正面所说的话都当作谎言，认为是在给自己贴金。但是对于他们所谓的合理性究竟不合理在哪里，我们往往并不关注。我自己会从与三自教会的比较来思想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包括很多部分，如中国家庭教会的灵修、对神的敬畏、对圣洁的追求、受苦的心志、传福音的热忱等。而另一方面我所关注的是

当时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而没有加入三自教会的神学理由是什么；也可以反过来说，加入三自教会的这些人自己强调的神学理由是什么。

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

当我们说家庭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词。我们很难回答家庭教会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家庭教会就是非三自教会，因为它是为了区别于三自教会而形成的。那么在 50 年代，是什么使家庭教会成为了家庭教会，而没有进入到三自教会？起因在哪里？在介绍家庭教会之前，我们先稍稍了解一下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三自教会起初的宣言叫“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此作为基督教社会参与的某种途径，名义上没有要求放弃信仰，只是要求信徒参与到新中国建设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宣言一直让我这个学中文的人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平衡也不美。很短的几句话，上面有三十多万个人签名，形成我们今日所说的三自爱国运动。这些人加入三自，是因为本来不信，还是因为懦弱，像彼得那样背叛了

主？但我觉得，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神学信仰。有好多人说，三自的特点是自由派和新派。但连王明道先生也承认说，当时三自的大本营，金陵协和神学院也有基要派的成员。这种情形不仅当时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在三自教会中有很多基要派牧师和信徒，甚至于一些不信的传道人，为了办好教会，赢得信徒的尊重，也是满口基要派的腔调，喊的口号比我们还响。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但是在三自教会里拒绝自由派的传道人和神学生大部分不是福音派，而是基要派，比我们还要保守。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还是基要的问题。那么，如果同样是基要派，为什么有的人加入了三自教会，有的却没有加入？我们通常会说这可能是基于对教会和政府关系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对政教关系的看法不同。如果真的是对政教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中国教会如此重大的决裂，使中国家庭教会不得不在四十七年时间里走了最为艰难的道路，那么这个不同理解是什么，又是如何造成的？三自教会真的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合作吗？家庭教会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地不合作吗？三自教会为自己当时加入三自提出过怎样的神学依据？

当时的情景是，在政治压力下有很多人妥协加入了三自教会。但是在妥协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神学性依据。²大致如下：

一、神的属性和人的价值。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必然要求惩罚罪恶，他也要求在世界中寻求公平和公义；神慈爱的属性，一定会要求一切为人类谋福利的事，因此神拯救的作为一定会立时表现出来。那么表现在哪里？很遗憾的是，没有表现在教会的服侍中，而是越过教会，表现在教会以外一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高风亮节，大公无私，勇于舍己，谨慎自守，把中国从不公平中带了

出来。这些人是谁？就是他们所追随的共产党。社会不公平的时候，共产党做了这件事，所以上帝的公平和慈爱的作为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人光说不做，而教会外的人们非常卖力。很快，侮辱妇女的娼妓制度被取消了，大量失业的人有了富有尊严的劳动机会，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社会有了全新的气象。即使家庭教会里的一些传道人，如杨安溪，至今也承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作为。³当然，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与三自教会对这些作为的最终理解却有差异。从人的价值的角度而言。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是不可凌辱和迫害的。过去教会虽然谈神的公义和慈爱，爱人如己，实际却什么也没有做。反倒是不信神的共产党人被神使用来做这些事情。真正体现爱人的事，教会没有做，没有制止资本家剥削工人，使用童工；没有真正地施粥济难；没有指责敛财的不义。但是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地做了。这是他们第一个神学性的依据。

二、如何看待教会与世界。教会以外果真没有神悦纳的、值得赞美的事情吗？他们认为，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太狭隘了，没有看到神的属性体现在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竟然不是体现在教会中，而是体现在教会外的社会变革的洪流里面。人间的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正在形成。三自不信的教会领袖们直接使用相当神学性的词汇。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所造的新人究竟在哪里？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遵循着最高的道德信念和带着对人类的大爱来行动的自我牺牲的人在哪里？他们使用新人这个词，政治上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词，把它比作重生的经验。还有就是属灵观的重建。读经、祷告、传福音才属灵吗？真正的属灵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吗？所以他们认为，社会的工作，特别是

积极投入到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工作才是属灵的。教会不要以信和不信来做肯定与否定，而是从神的属性出发，从在世界中观察到的神的作为出发，应当肯定这是神的工作。教会应该越过这个藩篱，跳入到社会里面，吴耀宗甚至说假如这个社会能形成神所喜悦的那么纯粹高尚的制度，那么即使教会在这个地上被消灭，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中国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进入到底层，最开始有效地在底层建立教会的宣教士是基要主义的，是为救灵魂来的。所以形成了中国教会的读经、祷告甚至是等待被提，不把期望放在地上的观念。但是三自教会的神学讨论就问，不要爱世界吗？神爱这个世界，只是很恨恶这个世界中的不道德和不公义，而不是恨恶这个世界本身。神喜悦这个世界，愿意它变得更美好、更公义、更成全人的益处，使这个世界合乎神的心意来荣耀神。在三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灵性口号是“荣神益人”。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口号，但是在三自里面待久了我才发现，它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口号，而是一个相当可疑的口号。益人就荣耀神，在众人看为美的事就荣耀神。如果不是共产党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自己或许也会觉得阿们的。但是在当时对共产党道德的正面性，是连受迫害的教会领袖至今都赞不绝口的。

有段时间，我相当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受迫害而死。我们通常叫做含冤而死。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因为爱国而死，他们是烈士，不是叫做含冤而死。在国民党的迫害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死去，他们不是含冤而死，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死的。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喊着打倒中国共产党而死的。他们说历史会证明一切，将来会显明我的清白，就是说他们

本人对共产党是持相当高的肯定看法的。为什么会这样？知识分子没有勇气吗？中国向来有的是敢为义而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50到60年代有那么多含冤而死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公然地把共产运动当成一个不正义的邪恶去反对，而是期望有朝一日共产党能理解他们，为其平反。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获得了非常普遍的正面性道德评价。这个情景，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已经丧失殆尽了。但你如果到乡下走走，如果一个村长痛打了一个村民，那个村民终于被激怒而反抗，他指着这个村长说：“你是共产党？我才不信，我说你是国民党。”这个时候，他还认为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善待人民。由此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共产党占据了整个社会的正面道德地位。

今天我们说反对三自，对很多人来说容易，因为这个时代是非政治化的时代，很容易拒绝执政党的正义性。因为就连我们周围不信的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拒绝加入共产党是正确的做法。和今天的非政治化时代不同的是，当时是泛政治化的时代。在那个情况下，共产党几乎有被所有社会成员公认的正义性。所以拒绝三自，就是拒绝整个社会看为好的一切。所以真正的难处在于，拒绝三自的时候，不是拒绝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趋向，而是拒绝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好的东西，这是与世界决裂。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既拒绝三自，又不需要和世界决裂。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面对的是另外两个重大的社会性潮流：一个是民族主义，这是由政府有意识主导的历史形态。其实对于稍稍带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有重大的抉择。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面对的另一抉择是，民主主义。实际上，这两个同样是世界的潮流，它们是等质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民

主义神圣化。而当时的三自教会是把共产主义神圣化。对于一个30—45岁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会感到拒绝民主主义挺难的。而对35岁以下，18岁以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反而是觉得拒绝恨日本，拒绝与美国作对挺难的。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社会潮流。当时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有点像现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待民运和维权人士的态度，只是认同的程度上有天壤之别。在道德上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难处是在信仰上能不能仍然有明确的区分。

家庭教会拒入三自的立场

三自教会当时如果是以这样的理由来加入的话，拒绝三自的人又是以什么理由呢？他们当时坚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属灵遗产吗？我下面会读一下刚才提到的王明道先生在4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人能够建设天国吗？”（所引王明道文章见附图）。

如果这是在五十年代写的，那就是跟拒绝加入三自的人一样，是为了自己拒绝进入的立场辩护。但是当时王明道著文时没有面临要不要进入三自的抉择，而是在跟当时的不信派辩论中，所作的一个基督徒和这个世界关系的宣告。实际上，当时一些有神学性理解的人，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意思去拒绝的。那共产党当时有没有直接说你要放弃信仰呢？这个时候，教会要持守自己的本分，当然是要敬拜神，但也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正义行动中，这样是否加入三自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判断：共产党的政治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当时，王明道他们的判断不是在这一点上，他思考的要点在于：那是教会的目标，是神的计划，是基督徒应该委身的方向吗？出于这原因，他拒绝了。也就是说，他不是基于一般社会、政治的判断，而是基于神的

计划和教会的超越性的理由而拒绝的。其实这个情形跟1934年的德国相似，纳粹兴起的时候，认信教会发表了一个宣告：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基督是基督，世上的元首是世上的元首。他们作了清楚的两分，拒绝委身到当时的纳粹运动中。当时家庭教会的真正神学性依据在这里，跟三自的神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神的作为是通过宣讲基督的福音和圣灵的工作还是通过社会中公义、善良、合乎某种高超标准的行动来彰显？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家庭教会的一个继承者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和认同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的神学性依据，并且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特定有时效的理解，而是当成基本的神学共识。除非我们认同这个神学性的依据，否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继承家庭教会的内在属灵传统。这个神学性依据就是：真正基督教会的特征在于与世界的决裂，单单忠于十字架的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在这种决裂中承受整个世界的压力而受苦背十字架。

附：人能建设天国吗？

建设天国、创造天国、实现天国，这一类的呼声在今日各处礼拜堂的讲台上，在许多教会机关出版的杂志、书籍、文章标语里面可以不断地被听见看见。一些教会中有名望有学识的领袖领着大群不明白圣经信仰，不坚定不清楚的信徒，将这几句话几乎高唱入云。这几句话乍一听起来，真是堂皇漂亮，叫人念着想着就能兴高采烈，意气飞扬，将这污浊黑暗的世界改造成天国。这是何等奇异的世界，更表明

人的才干本领是何等伟大。他们会建设天国，创造天国，使天国实现在世上。自有人类以来，五千多年之久，神所未曾做成的事业现今人竟要去做成。我真不能不佩服那些抱这种理想、唱这种高调的人，和那些有本领会想得出来，有勇气能讲得出去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令我怀疑，我要提出来同大家讨论。第一，人能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另外一个问题，圣经中有没有教训我们去建设天国。为这个问题，我曾详细地在圣经中查考寻求，结果从《创世记》第一章到《启示录》末一章，我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说人能建设天国。我更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证明神曾吩咐人去创造天国，我所查出来的只有下面所列的几种说法。

1、等候神的国或盼望神的国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国的。”（马可福音 15:43）“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路加福音 23:50—51）“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 6:9—10）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 12:29—32）

2、传扬神的国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马太福音 10:5—7）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路加福音 9:60）“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使徒行传 20:25）

3、进入神的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 7:21）“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18: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 19:23—24）“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 21:31）“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太福音 23:13）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 9:6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 14:22）“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提摩太后书 4:18）

4、承受神的国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 25:34）“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 10:15）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娼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 6:9）

尊贵的议士约瑟没有建设天国，不过等候神的国，盼望神的国。主自己所选召的使徒，未敢去建设天国，不过说主必救我进入他的国。主耶稣未曾教训他的门徒去建设天国，不过吩咐他们求神的国，传扬神的国，又应许他们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不料今日这些教会领袖们，竟会有这等伟大奇妙的本领，要去创设天国，建设天国。我惊诧他们的健忘，我哀叹他们的无知。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天国是谁去建设的？圣经中既然未曾说人要去建设天国，同时却又论到天国的预言和应许，那么天国究竟怎样实现呢？人不去建设它，谁去建设呢？容我们念神所默示的圣经：“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 2:34-35）；“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 2:44）

《但以理书》2章是一篇论到世界列国兴衰代谢以及天国临到的预言。这段经文记载介绍神迹、梦兆，将未来的事指示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并借先知但以理的口解释这梦兆。在这梦兆和他的讲解中，就将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各国兴起消亡的城市都预言出来。末了，便说到地上的国至终都必消灭，唯独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作永存的国。容我们将这梦兆和他的解释并他如何应验的事列在下面。人像代表自巴比伦国起至天国临到为止，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列国；金头，代表第一个国巴比伦；银胸与臂，代表第二国马代波斯；铜腹与腰代表第三国希腊；铁腿代表第四国罗马；半铁半泥的脚是代表列国，由罗马分裂而出的欧洲近代各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第六国神的国。历史告诉我们说，这段预言的前四国都已经应验而且过去，我们现今是在第五个时代中，不

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就要临到。但神恐怕人对天国的道理觉悟过来，所以他预言那一块代表天国的石头，特地告诉我们说那是非人手凿出来的。在《但以理书》的解释中，又明明地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里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确切的答案，天国不是人建设的，乃是神建设的。不但这样，这段预言又明明地指示我们，天国不是世上各国逐渐联合变化而成的，地上的各国永远不能变成天国，天国临到的时候，先要由天国的王基督用铁杖把地上的列国打碎，接着天国便要完全地建立在地上，这碎石头变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建设天国？这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天国是公义圣洁的，邪恶败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一个圣洁公义的国；现今世界上一切人所建设的国，有哪一个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呢？野蛮的民族中有许多恶风陋俗固然不用提，就是那些自命为先进的世界列强，有哪一国在神眼中不是充满了不信、悖逆、诡诈、谎言、自利、淫乱、污秽、嫉妒、恼恨、强暴、凶杀呢？我们试着举目观望那些所谓文明先进的基督教国家在信仰方面的堕落，淫风的盛行，道德的败坏，国际间的互相欺诈利用，种族间的歧视倾轧，凭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已过的世界大战和今日各国扩充军备积极备战的举动，哪一种情形不是对我们宣告说，邪恶的人类绝不会建设出良好的国家来呢？如果人真能建设天国，他们所建设的也绝不会比现在这些地上的国更好。这样，那个国就不能叫做天国，只能叫做地国，不能叫做神的国，只能叫做人的国。或许有人说，建设天国的事不是叫不信的人做，乃是叫不犯那些罪的基督徒去做，他们能建设良好的国家。真的吗？请问真实悔改得救离弃罪恶的基督徒在世上可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不必说世界上还有许多拜偶像的基督徒，以及不信有神的人，就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大多数也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

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真实归向基督，离弃罪恶的圣徒，不用说在全世界人口中最少数，就是在教会中也不过是小群，他们因为属基督的缘故，又多是遭遇世人的厌弃、藐视、逼迫、欺凌。因为他们的诚实与敬虔，邪恶诡诈的世界绝不容他们居高位掌大权，因此他们都是贫穷的、卑微的，不能治人反受治于人的。请问这一小群贫穷卑微的圣徒能否在这穷凶极恶的世界中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家？

这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天国是永存的，必朽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不朽坏的国。人都是必朽坏的，他们所造的物绝不会比他们更强。但神的国是一个不朽坏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必朽坏的人焉能建设成功一个不朽坏的国？使徒保罗论到，使徒被接的事有话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 15:50-53）圣经清楚地这样教训我们，必朽坏的连承受神的国都不能，必须经过变化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方能承受。如今许多人竟然想要靠着必朽坏的血肉之体去建设天国，创造天国，昏聩无知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一个当讨论的问题，圣经所说的天国是否一般人所说的理想社会？那些讲建设天国的人，就是以理想的社会为天国，他们以为将社会中一切不良的社会制度都革去，将世界种种陋习都铲除，没有盗贼，没有贫民，没有娼妓，没有战争，各国的人民相亲相爱，彼此不分，全世界的人都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这就是实现天国的事业大功告成。无论这种理想的社会怎么努力，决不会有实现的这一日。假如这种理想的社会借人力能实现，这也绝不是圣经中所讲的天国。圣经中所讲的天国，乃是神为那些信靠基督、遵行神旨的人所预备的一个永存

的国。当基督再来时，他的圣徒复活改变以后，他们方得进入这国，承受这国。这国中不但没有罪恶，没有战争，没有苦痛，没有眼泪，而且没有死亡。理想的社会中可以没有盗贼，没有娼妓，没有贫民，没有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死亡是人力绝不能除掉的。因此理想的社会绝不能没有死亡。若圣经中所记神允许我们的天国不过只是理想的社会，我就绝不要信这种绝望的福音。圣经中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理想的社会，我们不盼望也无法盼望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盼望神的国来到，我们不信在这一日比一日坏的世界里，凭人力能使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信神在基督复临以后，要建立他的国。我们宣传基督再来，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

最后，天国究竟在哪里？天国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末日，神要从天上带下来的。总结一下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几个定义，圣经中不但未曾吩咐我们去建立天国，而且没有一次说到人能建设天国。第二，天国不是人所建设的，乃是神所建设的。第三，天国是圣洁公义永存不朽的，但人却是污秽邪恶必要朽坏的，所以人绝不能建设天国。第四，圣经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凭人力改造成功的理想社会，乃是神为他所拯救的人所预备的永存的国。在这国中非但没有罪恶和痛苦，而且总不再有死亡。第五，当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天国必要建立在地上。天国近了，让我们急速兴起，弃绝建设天国、创造天国的谬说，预备自己追求圣洁，殷勤衷心，尽好摆在面前的一切本分，好使我们将来能承受天国，传扬天国的福音，好引人与我们一同进入那国。■

- 1 本文根据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录音整理而成，经过作者的审定。
- 2 参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5年，2期。
- 3 杨安溪，《神在中国的手》，第二章。



约翰作品中的世界观念

文 / 孙明义

一、问题

圣经对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所给予的教导是十分清楚的。常被引用的经文基本上都出自约翰的作品中。其中核心的教导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一 2:15）。其实如果单就爱来说，我们不能够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物，包括我们的父母以及事业，胜过爱主基督，这在主的教导中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约翰作品中，不要爱世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约 15:19），我们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既不当“爱世界”，也完全可能做到不“爱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受这个世界及这个世界的王辖制。我们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好的产业。

然而在约翰作品中，关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停留在这里，《约翰福音》中还强调了世界与基督为敌的特征。这个世界不仅不认识、不接纳他（约 1:10），而且恨恶他、逼

迫他（约 15:18）。这个世界因着对基督的憎恨而憎恨凡被他分别出来跟随他的人。“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 15:18—19）世界的这种与基督为敌的性质，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中，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世界的王”，即魔鬼撒但，与基督为敌。《约翰福音》中三次使用“世界的王”来描述撒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约 12:31；14:30；16:11），表明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但辖制和奴役，成为撒但与神为敌的工具，就如《约翰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 5:19）

如果是在这层关系下来看信徒与世界的关系，似乎就不只是“不要爱世界”那么简单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世界已经沦为撒但的工具，具有与神为敌的性质，那么被神所拣选的信徒不只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当参与到这个“世界上的事”之中。这种对世界的不参与，随着我们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的理解不同，而扩展到不同的范围。

在中国教会的一种传统中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得到比较好的表达：“这个世界好像一只又大又破旧的船。这条船是用各式各样的材料作的，有木头材料，也有钢铁材料，可是都损坏了，舵也失去了，而且还触了礁，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就要沉了。……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认为这条船没有用了，太破旧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木头烂钢铁，机器也是废物，没有一处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把人救上来，船不要它了。而且我们的船东要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所要的新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¹

如果这个比喻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确实代表了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吗？这首先需要我们回到约翰作品中，来看作者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二、释经

“世界”（kosmos）这个希腊词在约翰作品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78次，其他约翰作品中出了46次，其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新约作者的作品。就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来说，kosmos这个字有“体系”、“系统”等方面的意思。

就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来说，它的第一层含义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相似：指整个受造的宇宙（约17:5，24）；或者专指大地（约11:9；16:21；21:2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不是恶的，而且它的源头来自于基督：“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3）

这个词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是指这个

世界，也可以指那些居住在这世界（世代）或者大地上的人类（约12:19；18:20；7:4；14:22）。就其一般意义上泛指人类而言，这种用法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也没有区别。这种情况下，和合本圣经根据上下文会将这个词译为“世人”，如3章16节那段著名的经文：“神爱世人，……”

但kosmos这个词在约翰作品中的第三层含义却与符类福音书极为不同：当“世界”指世上的人的时候，主要是指那些有罪的、叛逆的、远离神的、堕落的人；特别是当时那些不接受基督，甚至恨恶他的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人）不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1:10），是恶的（约7:7），是恨基督因此恨信徒的（约15:18，23；17:14），是不认识神的（约17:2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是约翰作品中最为常用的。当然，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人）的恶并不是从被造时来的，而是亚当堕落之后的结果。

如果我们是在第三层的意义上（有罪又不信的世人）理解《约翰福音》中“世界（人）”与“世界的王”的关系，那么比较自然的理解就是：自亚当堕落后，世界（人）转离其造物主，自愿地作邪恶权势的奴隶。在这个前提下，以及在神许可或者任凭的前提下，这个世界的人们由于自己的罪而都落入撒但的控制之中。“世界的王”意味着撒但成为世上不信者的辖制者，而世上的不信者实际上是他的奴隶。

但这里有争议的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辖制的世界是仅指那些不信的世人，还是也包括“世界上的事”。有些释经者从kosmos这个词所含的“系统”方面的意思，推断出（1）“世界”不只是指不信的世人，还指“世界上的事”；（2）而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世人在自己的欲望与野心中所造的各种类型的巴别塔。这样，“世界”就具有了它的第四层

含义：世界等于这个世代败坏的人所做出并积累下来的“事（业）”、组织、制度、文化等。这些组织、制度及文化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网罗系统，成为撒但建立起属它秩序或权势的工具。如果我们认可约翰作品中所使用的“世界”具有这第四层面的含义，那么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信徒不当与这个世界的组织、制度、文化等有瓜葛，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世界的王”控制这个世界的工具。

三、一个例子

中国教会的传统中，其实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敬虔派的一个分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前面著名的比喻中所表达出来的。

对于《约翰福音》中“世界之王”的解释，例如其中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中国教会中一个蒙神重用的仆人解释如下：“因此世界这一个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后的统治者撒但所管辖的，《约翰福音》12章31节所记载主的话，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所指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也不是世人，因为以他们而论，审判尚有待于将来。这里所说受了审判的世界，乃是指这个紧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这世界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²这一段释经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就世界作为一个有秩序的制度这个意义而言，撒但是这个世界的创始者。换言之，撒但有意识地创始了这个世界中的秩序或制度。撒但乃是借着这个世界中的秩序及制度控制着这个世界中的人。第二，如果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受了审判，那么正是撒但在其所立秩序上的权势受到打击和限制。但相应的问题是，审判在这里体现为什么呢？是这个秩序制度全然被毁灭，还是被纠正？

作者接着指出，“在人堕落之先，世界所有的只不过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而已，那时候的世界还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撒但就趁机进入，照着它的计划，将地和地上的事，编组成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简言之，“堕落之先只有地，堕落之后才有世界。”³

在这位仆人看来，“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等，正是构成这世界的事。”⁴换言之，这些都属于世界系统秩序中的部分，也都是在人堕落之后才出现，有撒但作为其源头。下面作者具体指出了它们的出处。

“等到堕落之后，该隐的子孙中有打造铜铁利器的。”在这位仆人的眼中，这是造成人类战争或杀戳的主要原因。“弹琴和吹箫也是起源于该隐的家庭”，而这类的艺术是人类制造各种偶像的起源。从《以西结书》28章，作者也相应推理出：“撒但是商业的起源”⁵，因为商业中充满了欺诈。同样，科学与教育都是“从善恶知识树长出来的”。科学的问题是：在科学的领域中，人真有能力分清“有益和有害的分界线吗”？“怎样才能够在追求知识的事上不陷身于撒但的网罗？”⁶而就教育来说，它是推行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最有力的武器，没有哪个基督徒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被灌输。在这位仆人看来，智慧与人的教育没有关系。“说得更认真些，像约瑟、摩西和但以理等人，他们的智慧曾蒙神分别重用于当代，而他们的智慧与悟性乃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并未假手于世俗的教育。而使徒保罗明明地把学问列在他所看为有损的万事之中。”⁷

总之，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因在撒但的控制之下，其倾向是离神越来越远的。直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起来在这个世上建立它的国度。“‘这世上的事’自然的趋势是向



着撒但而去的，它是越来越远离神。”⁸

如果“得救”就是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与这个世界的合适的关系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具体来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已经颁布了命令，要关闭这世界。”⁹因此，拿我们所处的行业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如同你所在的学校将要被关闭，虽然你还可以在其中工作一段时间，但你已经不再把自己的前途与这个学校联系起来。“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为世界失去一切兴趣，因此也使世界在我们身上失势，不能再辖制我们，那就是当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看见了这世界已经注定要灭亡。一旦看见这件事，我们会自动地和整个撒但的制度分离。”¹⁰当然，在这种较强的末世论的背景下，这里暗示出职业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只是维持生计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团体）与世界（社会）的关系，如果这个团体试图建立起来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的话，那么，“基督教的文化乃是试图调和世界和基督之间关系，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是无益的，而且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这世界与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干，彼此为敌的”¹¹。断裂的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信徒只有在教会中才是安全的（即不可能被这个世界同化）。他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

对付社会问题。”¹²

对于这位神的仆人来说，他确实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的消极层面，让信徒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看到被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这特别容易陷入到世事之中的一代所需要领会的。不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一种就个人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态度，推及到教会群体当退出社会领域，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方面。

四、另一种释经

“世界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回到约翰作品，《约翰一书》2章15节中所说的“世界上的事”（things in the world），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所建立的事业、组织、制度及文化？其实单从约翰作品（特别是这一节经文）中是很难推出这个意思来的。就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第17节加强了“世界”和“其中的事”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种并列与15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形成对应。世界过去，其上的情欲也要过去。因此，单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things”没有理由一定要解释为一种“系统”或者“体制”，好像这才是非人事的“事物”。其实，这里最直接的意思是指与人紧密相关的“情欲”（lust）或“骄傲”。

加尔文在《〈约翰一书〉》注释》中对相应章节的解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这里的世界指与现世生活相关的每样事情，……所有人的败坏及罪恶都汇集在这里，既有世间的乐趣，也有各种诱惑，它们将人辖制，让人远离神。”¹³英文编者在这一段的脚注中这

样解释,这里涉及“世界”及“世界上的事”。所谓“世界”与“世界上的事”的不同在于,世界是指不信的、败坏有罪的人,就如耶稣说“世界会恨你”(约 15:19),其实是就当时不信的犹太人而言。如此的话,下面 17 节的并列就十分有意义:“这个世界中不敬虔的人会过去,他们的情欲和骄傲也会伴随着他们一并过去,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永远常存的。”这样理解的话,“世界上的事”就主要是指与不信者、败坏的人相关的事情,即所提到的他们的欲望与骄傲。

对于《约翰一书》5 章 19 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加尔文解释说:使徒这里所用世界一词的意思,无疑是指整个人类。除了那唯一的无罪者,整个人类都在撒但的奴役之下。对于《约翰福音》12 章 31 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加尔文在这里将“审判”解释为更新(reformation),而不是咒诅(condemnation)。“在两个意思中我更接受前者,即这句的意思是说,世界一定要被恢复更新到某种更好的秩序。因为这个被译为审判的希伯来词字面意思就是良好的秩序。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基督,世界就会混乱。不过,尽管基督已经开始建立神的国度,他的死只不过是世界得到充分恢复进入良好秩序的开始。”¹⁴ 这里加尔文有一个预设,神在这个世界中本有一个秩序,只是由于人的堕落与犯罪,撒但介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秩序被扭曲并变混乱了。所以撒但借着人的罪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新的秩序,而是对原有秩序的扭曲与混乱;正是在这种扭曲与混乱中,世人落入到撒但的控制之下。撒但不是世界秩序的源头,而是对已有来自于神的秩序的扭曲与混乱。因此,败坏它的权势,不是取消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是要恢复神所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对《约翰福音》16 章 11 节,“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加尔文对审判的理解与上面相同。我们注意到,在《约翰福音》中尽管三次出现“世界的王”这个用法,但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积极的意义上用的,而不是在强调撒但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意义上用的。这在释经中体现为:在理解这三处经文中是以强调撒但现在就受到了“审判”为主,还是以强调撒但是“世界的王”为主。

对于《约翰福音》14 章 30 节,“这世界的王将到”,加尔文也特别指出,虽然撒但被称为“世界的王”,但还有比它更高的权能:“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度(就如摩尼信徒想像的那样),而是因为神的许可下,他得以在这个世界上施展他的辖制。因此,每当听到用这个名称去称呼魔鬼时,我们应当为我们悲惨的状况感到羞愧。无论人多么骄傲,他们还是撒但的奴隶,除非他们被圣灵所重生。因为这里世界这个词是指整个人类。”¹⁵ 就是说,作为世界的王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人由于自己的罪而将自己置于它的权势之下。所以王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罪人都是它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就是指“有罪的世人”。

《约翰福音》15 章 19 节,“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加尔文解释说:“再一次,基督在这一段中用世界一词来指所有没有被神的圣灵重生的人;因为他在这里将教会与世界并列。”¹⁶ 把教会与世界并列,其实就是把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并列。

总之,在加尔文对约翰作品的解释中,“世界”基本上被理解为有罪的世人或者未重生之人;并且他总是把“世界上的事”与“世界(人)”联系起来解释,基本上是将其看作使未得救之人受到辖制的诱惑或欲望。在加尔文的注释中没有看到他“把世界(上的事)”解释为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或文化。

当然,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

也讨论了“地上的事”，但却是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到的。他区别了两类的事，即地上的事（earthly things）与天上的事（heavenly things）。“我所谓天上的事，指对神纯洁的认识、真正的义的途径及天国的奥秘。”而所谓地上的事，“我指所有与神及他的国、与真正的义及永世的福无关的事，只与今世有关，并限于今世的范围内。”如果把这些地上的事罗列出来的话，它们包括“政治、经济、机械技术、人文研究”等。¹⁷

而就这些地上的事来说，在其源头中可以看到神的护理，或者其普遍恩典的介入，而非人堕落后，由于人的罪性（或撒但计谋）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人的心里存在着某种社会公平和秩序的观念。因此，每个人都明白，所有人间的组织都必须用法律来管理，并理解在这些法律的背后必有原则。因此，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一致赞同法律的必要性，因为法律的种子无须教师或立法官就已经深植于所有人的心里。”¹⁸显然，这种自然而有的普遍的原则源自于神的工作。联系到保罗在《罗马书》2章所讲的人的良知，加尔文这里所涉及到自然法的概念与人的社会良知有着深刻的关系。就一般的人来说，如果神没有在他们的良知中放置一些原则的话，神末后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不公平的了。所以现实中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神播撒在人心中的良知（公平与秩序观念）要求，是神护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虽然在现实中常被扭曲，但并非属于所谓撒但的“国度”。

这个基本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建制或者文化的其他领域，例如科学。加尔文对于科学的观点可以分出如下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加尔文认为，我们应当尊重科学，将其看作是某种真理。“当我们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才能时，我们要让神在他们

身上所彰显出的可畏的真理之光教导我们：尽管人心已经堕落和完全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神卓越的赏赐。”¹⁹对于科学的尊重，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尊重，而是对神造世界之规律与秩序的尊重，同时更是对在这些“伟人”身上显现出来让人可畏的“真理之光”的尊重。对科学家们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对秩序和规律所作出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否认这些事实吗？当哲学家们对大自然作出细致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说他们是全然盲目的吗？……那些研究药物之人，致力于我们的益处，难道我们要说他们癫狂了吗？对于一切数学上的知识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要称它为癫狂之人的杰作吗？绝不是，当我们读到前人关于这一切的著作时，我们不禁对它们崇敬不已。”²⁰当然这种崇敬的源头在于对神真理之光的崇敬。在加尔文看来，在科学中包含着某种真理，虽然这种真理只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暂时而非永恒的，不同于让人灵魂得救的更高的属灵真理，但其依然是真理。这其中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中包含着对上帝所造、所设立秩序的认识，而不只是人自身败坏智慧的汇集。

第二，既然科学是“真理之光”光照的结果，科学在其终极之处是来自于神或者神的恩典。“若我们视圣灵为真理唯一的源头，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或在任何彰显他之处藐视他，因为如此就等于羞辱圣灵。轻看圣灵的赏赐就是羞辱圣灵。”²¹加尔文把科学看作是神对人类的一种恩赐，为的是帮助这些因为犯罪而陷入到悲惨处境中的人们。人们不应当拒绝神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帮助。“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辩证法、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给人的才能，就理当因这种忽略受到惩罚。”²²不过，加尔

文也看到了科学的负面作用，即第三点，科学中的真理及其对人的祝福，如果没有更高的真理作为其根基，就很容易变成虚无，甚至被用来危害人类。因此加尔文在说到上述两个方面后，立刻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立刻接着说，这理解力和知识在神眼中若没有真理作根基，就只是暂时和虚无的。”²³ 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的是更高的属灵层面的真理。没有这种真理，神所赐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被人败坏的本性所支配。

加尔文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角度，讲到神对人类的护理时，特别提出了普遍恩典这个概念。他的思路是，人类在堕落后，没有直线下落迅速被自己的罪恶所毁灭，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与禽兽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神普遍的恩典。“这并不会抹去神普遍的恩典，反而提醒我们，使我们为仍保有的才能感谢神的慈爱，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慈爱，人的堕落早将人自己的本性毁灭殆尽了。”²⁴ 凯波尔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加尔文的这句话，“这是水中的一条船，激流可以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使它遭到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会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上帝，才能从恶中产生出善来。”²⁵ 凯波尔这里所说载向对岸不是指救赎而言，而是就人想达到的某种程度的善而言。就是说，虽然有些世上的事情是出于人的败坏，但神护理的介入，却使本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结果转变为对人类社会的祝福。

当然，神虽然以他的普遍恩典介入到个人的生活，介入到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到自然的运行，但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按照凯波尔，普遍恩典的作用只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按照他对加尔文这一思想的解释，如果罪不受控制地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败坏、

社会的完全崩溃，就如大洪水前的情况一样。但是神与人立下明确的约，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对罪进行抑制，使他亲手所造的不至于很快地完全毁灭。

五、讨论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其“不要爱世界”这个方面的要求来说，无疑是十分明确的。但其在理论上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基督带来的神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讨论清楚的。限于篇幅，笔者仅提出如下几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笔者个人的第一点领会是，新旧世界的断裂性质在于：只有那些从这个世界中被完全救赎（分别）出来的人（分别出来是神的工作），才能够领会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所进入的新国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以一个新国度的使者身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他无法在某个理论的平面上把这两者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断裂性是指一种理论认识上的断裂，只是表明这是神自己救赎的工作使然；而对于重生得救并因此仍同时生存于两个国度的信徒来说，其中不存在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断裂性。就如一个寄居他乡的人，虽然知道这里不是他的久居之地，但仍然能够充分享受在寄居地神所赐的多样美好。相对于中国教会传统所强调的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我们确实可以反省的是，你真的完全从这个世界中出来了吗？就是说，你真的领会到你已经进入到了怎样的一个爱子的国度中了吗？那种宇宙性的新国度、上面的新耶路撒冷圣城，你真的游于其间、惊讶于其辉煌了吗？

第二个领会是基于加尔文的看法，尽管神并不满足于对这个世界的修修补补，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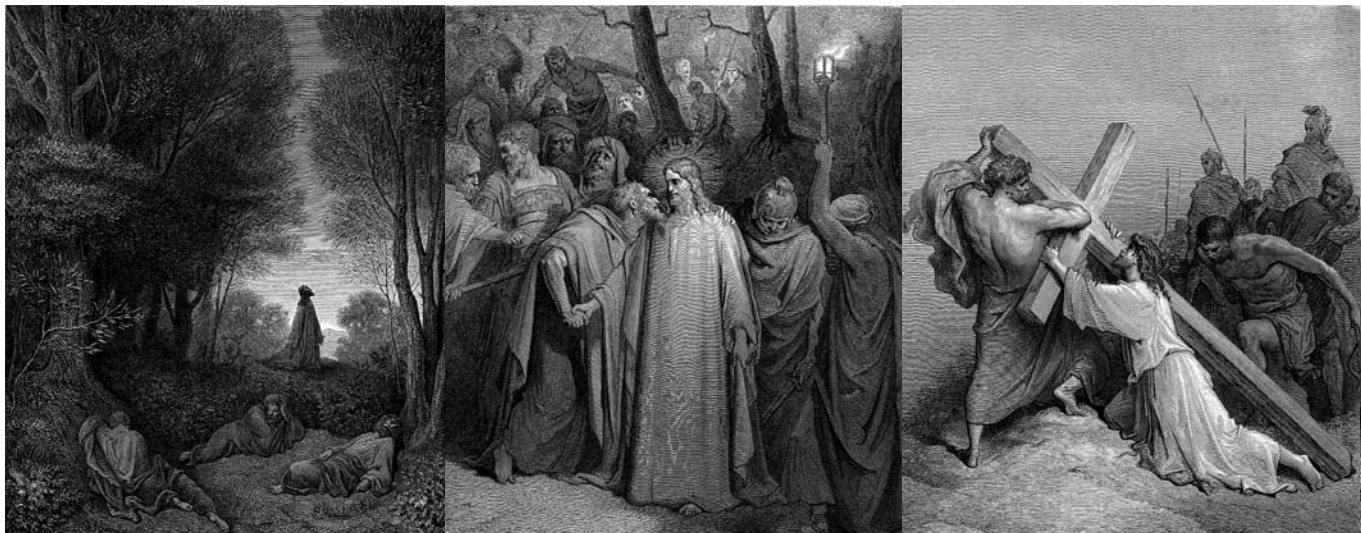
意通过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带来天上的国度，并在将来让他所有的儿女进入到他所预备好的新天新地，但出于对地上人堕落后悲惨处境的怜悯，他还是会用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护理来维护着人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制度其实并不是出于撒但，而是出于神的，神通过这个秩序制度以限制人的恶的方式来帮助人。虽然在败坏的人使用的时候，常常会将其扭曲，从而成为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但并不能够因此说撒但是其创始者。就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建立学校、医院、印刷所、孤儿院等机构，显然有神对中国社会美好的旨意；虽然后来这些机构都被世俗化了，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祝福是不能抹去的。就是那些完全出于人的意思所设立的建制，神也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中，虽然是出于人的意思，以色列人想要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上帝并不只是被动地允许，而是使用这个制度来与大卫家立约，使大卫之约成为神救赎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第三，这里我们注意到问题的焦点是，对约翰作品中“世界”的解释是否可以衍生出第四层含义，即将其解释为社会中的组织、体制和文化。其实这很容易把这个社会中具体的机构组织、体制制度本身加以灵意化，即看作是撒但的某个部分。如果以此解释《约翰福音》中那三处“世界的王”的经文含义，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如下的逻辑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其看作是撒但所组建的体系而具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又认为基督对于“世界之王”的审判不触及到这个社会的制度。确实，撒但其实只是对具体体制有其控制的势力而已，这些具体体制并非属他的“国度”。审判所打击的，正是他控制社会体制的权势。就如人的身体，在人败坏且尚未得救时，确实被罪

的势力所控制，成为撒但的工具。但在人得着救赎之后，人的身体也会得赎，甚至在这个世上就被看作是圣灵的殿。

第四点领会是，我们从信徒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与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所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从个人角度看其信仰，信仰的体现之一就是其“生命”，而生命似乎被理解为其灵里（内里/心灵深处）的光景，具有个人的私有性与隐密性。同时信仰体现之二就是见证，似乎与个人的生活处境及道德选择相关。但从群体角度看信仰，信仰就是一种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对于群体而言，很难将其进行二分（既内里光景与外在见证）。群体生命的光景就体现在这个群体在其生活方式中所彰显出来的爱的方面，因为人们会因此认出这个群体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团体，所以其与社会公共生活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 1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500页。
- 2 同上，401页。
- 3 同上，402页。
- 4 同上。
- 5 同上，403页。
- 6 同上，404页。
- 7 同上，411页。
- 8 同上，414页。
- 9 同上，430页。
- 10 同上。
- 11 同上，438页。
- 12 同上，497页。
- 13 Calvin, Comm. I John 2:15.
- 14 Calvin, Comm. John 12:31.
- 15 Calvin, Comm. John 14:30.
- 16 Calvin, Comm. John 15:19.
- 1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3.
- 18 同上。
- 1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5.
- 20 同上。
- 21 同上。
- 2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6.
- 23 同上。
- 2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7.
- 25 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转引自葛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311页。



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¹

文 / 栾非力

今天有许多神的孩子们，张口十字架，闭口十字架，十字架在所谓属灵人的口中成了一个属灵时髦的名词。十字架虽然不离口，但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因为光讲出来而没有活出来的十字架，是未曾见过血的十字架。

一、十架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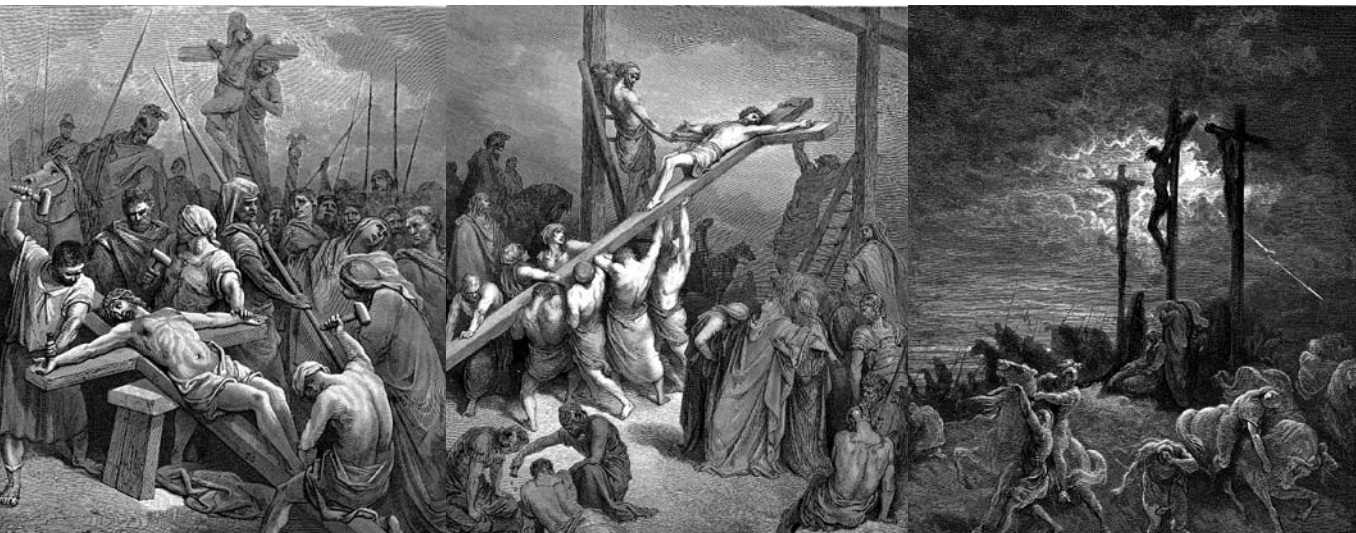
请注意：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事实；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知识，乃是主观的经历；十字架不是什么属灵的道理，乃是神的旨意；十字架不是什么教训，乃是个体验的生活。今天神的教会中所缺少的不是讲十字架教训的人，乃是有十字架生活和经历的人。惟有肯背十字架的人，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不是他讲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活出来的十字架；不是他口中描述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生命与能力流露出来的十字架。主耶稣不是以十字架来教训人，乃是在他心里已经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所以说他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十字架。他在世三十余年无日不在十字架阴影之下，所

以他能够亲身上到十字架去成就神的旨意。这个十字架是有血的十字架，是赐生命与能力的十字架。惟有有血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生命；惟有复活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能力。

主耶稣不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也有复活的能力，所以他才能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他虽在诸般痛苦之中，还能纪念他的仇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才会不纪念他自己；他只要神所要的，他只愿神旨意的成就；他只要神的荣耀显得完全，因此他才能得着神的大能的护庇，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证实他所背负的十字架是赐生命和能力的十字架。这个生命和能力的起点是在客西马尼园中已经开始了。

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不能使人得生命的救主和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只知向人讲十字架的道理，而忘记了自己所该背的十字架；这种讲出来的十字架是没有血的十字架，是头脑中的十字架；这只不过叫人听见死的知识，而不能叫人得着活的生命。

没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就不能叫人认



识十字架的真意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他虽不讲十字架，却能吸引万人归向十字架。基督徒什么时候离开了十字架的生活，而光讲十字架的知识，他的工作立时就要成了机械式的，不过是外观的，没有爱的热火。这就是因为只会讲十字架的道理，而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二、接受这杯

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也就不会有十字架上的成功。主耶稣是先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和得胜者祷告的经历，而后才有各各他山上十字架的事实和成功。我们今天如果想有十字架的事实和印记在我们身上，也必须先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什么叫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呢？就是当苦杯临到你时，你心里真是深深地感受到痛苦，你肉体中也实在忍受不住，这时，你还能够从内心的最深处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时候你肉体虽然感觉非常痛苦，眼眶含泪，心里伤痛而带血痕，但你的灵里能有满足的快乐，因为神的旨意能借着你得成就。弟兄姊妹们，当神的旨意借着有所成就的时候，这

是何等荣幸快乐的事啊！但愿我们“爱主也爱主的十字架”！但愿我们不单是有十字架的知识，也有十字架的生活，像主耶稣那样忠心于神的旨意。忠心于神的十字架的使者都不能脱离客西马尼园的苦杯，因为这苦杯是每一个得胜者所必须接受的环境。当那凄凉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若从心里说出“我愿意”，你的人生立时就要改变。你自己的一切自然就完全放下了，只有从神而来的一切。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是从心里愿意从神手中接受这杯，这杯虽然是苦杯，也必要变为甘甜；这杯虽然是羞辱，也必成为荣耀；这杯虽然是黑暗，也必得见光明；这杯虽然是痛苦，也必得着安慰；这杯像是被丢弃，却是蒙悦纳；这杯虽是死亡，也必定复活。接这杯到我们手中，我们能够一面流着泪，一面口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

假如我们不肯从神手中接受这杯，不愿意神所愿意的，即或我们有快乐，也要变作悲哀。就如彼得一样，他虽然有变象山上的快乐经历，却不能止住他因否认主而有的痛哭。这都是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不能与主一同警醒祷告，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尚不配谈十字架，因为

他们还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那没有经过客西马尼园的人，就永远不会到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上去。想要到各各他山背负十字架的人，就必须先接受客西马尼园的杯，经历主所经历的。因为先有客西马尼园，然后才有各各他的十字架。这就是神所定规的路程，也是他所喜悦的儿子（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愿意作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一个神所爱的得胜者，我们必须先要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跟随主走这条从客西马尼园到各各他的道路。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客西马尼园，就如在家中作主妇的人有公婆、丈夫、叔、姑、子女，这个家庭就是她的客西马尼园；又如在团体机关里作事的人，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这杯摆在你面前；在弟兄姊妹中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在朋友、同工、同学、同伴中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就是在夫妻之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的杯。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杯今天临到你面前，你能否像主耶稣那样对父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三、从心里愿意

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如果你是一个不离开十字架而生活的人，天天就要有你所想不到的难处，你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你所不愿受的羞辱，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当这时候，你如果能从心里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这样一“愿”，虽有难处，痛苦和羞辱不肯放松你，但你的灵里却会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你为着神的旨意喝了这杯；为着主的缘故负起了这十字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 5:12）所以虽是在黑暗痛苦之中，你能够为那些苦待你的人发出代祷的呼声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 23:34）你如果这样行，那

在你旁边犯罪作恶的强盗也要信你所信的主，也要盼望去你所要去的乐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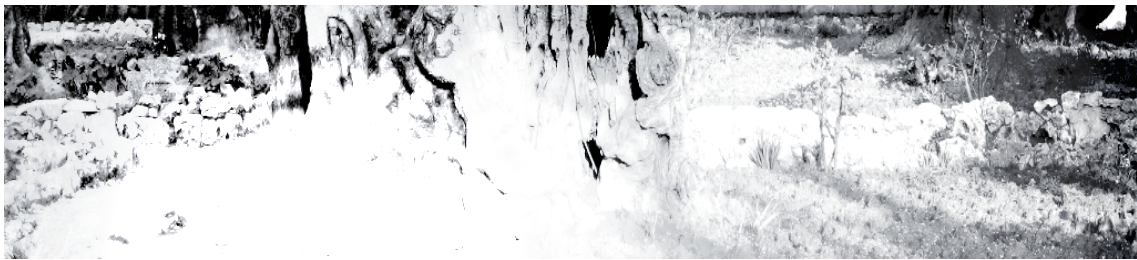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个人的环境里，时时刻刻都有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苦杯等待着我们，如果我们真能从心里愿意神所愿意的，我们所遭遇的艰难和痛苦，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安慰了。在人面前虽然像是被弃绝，但在父神的台前却是蒙悦纳；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久却要看见东方发白，明亮的晨星、荣耀的早晨都要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客西马尼园在那不顺服的人是痛苦，但在那顺服神旨意的人却是祝福。

感谢主，给我们客西马尼园的环境。更感谢主，把主的苦杯摆在我们面前。今日给我们一个接受这杯的机会，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好机会，使我们愿意他所愿意的；成就他所喜悦的旨意。我们本是不配的人，神今天竟然叫我们和他的爱子一同进到客西马尼园里，经历他儿子所经历的，忍受他儿子所忍受的，接受他儿子所接受的，这真是何等荣幸的事！如果我们能经历主所经历的，忍受主所忍受的，接受主所接受的，将来也必得着主所得着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 8:17）

这样，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时，我们能够从心里说：“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时，我们的肉体虽然感觉痛苦，我们的心里却能得着安慰。因为我们能愿意天上父神所愿意的，能够与神同心，与神同工，与神同行，成全神所预定的旨意，这是何等快乐可称颂的一件事！人的批评、鬼的讥笑、环境的压迫、人的辱骂，那又算得什么呢？（徒 5:11；罗 8:17—18）

客西马尼园的环境虽然是凄凉孤单，无人同情，但是慈爱的父神必差遣使者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1 本文选自神的仆人梁非力弟兄1938年所著《得胜者的祷告》一书第四章“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



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

文 / 何其微

我的大舅许牧世，写过一篇题为《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的文章，刊登在《生命季刊》（总第13期）上。此外，还有许序钟牧师、张圣才先生、蔡景星医生、陈淑虔女士等，均曾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自己的角度，或书写，或言谈，讨论过许春草爱主爱人的事迹。他们说的都对，也都好。我作为许春草的外孙，想补充一点他们所遗漏的，并从祷告的角度，提及他异于常人亲近神的一生。把他长期用双膝亲近主的经历记录下来，供主内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作借鉴。

外祖父出身赤贫，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有一天，他的父亲忽然不见了。慌乱之余，母亲从箱底里发现了大串铜钱。数一数，正好是当年传说华人被卖“猪仔”的价目。那年，他六岁，他唯一的妹妹才三岁。自此，他恨死了洋人，巴不得有朝一日，能把洋人斩尽杀绝，以解心头之恨。父亲找不到了，人还得吃饭。母亲长得很美，前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母亲胜不过生活上的压力和媒婆的



抗日救国会时的许春草

“甜嘴”，就想再嫁。小春草知道后，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表示自己要出去打工，养活母亲和小妹，只求母亲不嫁。母亲无奈，含泪答允。于是，小春草做起了童工。九岁时，又开始挑沙拌泥，当起泥水小匠来。

我小时候，他曾指着建筑脚手架告诉我，他干活常常困得吃不消，躺在脚手架上就睡着了。不少人从脚手架上掉

下来，摔死了。而他却蒙神大恩，活得很好。长大后，奇妙的神用奇妙的方法，引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详见张圣才著《许春草传》）。自此以后，直到离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读经和祷告生活。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首任厦门市委书记罗扬才，立即相中了许春草：他出身贫苦，无地无业，为人公允正直，很受底层百姓拥戴。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为推翻满清帝制而出生入死。他也是厦门建筑公会会长（后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其更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与广州建筑总工会同级）。

罗扬才先生亲自找许春草长谈，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专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的组织。还让他阅读了党内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他的话，很是打动了许春草的心。他觉得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很“接近”圣经真理。于是，他答应罗扬才先生，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给予正式答复。

那时，许春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已经懂得在一切事上，应先求问神，然后才作决定。于是，他每日天未亮，就提起蒲团，上笔架山去，迫切祷告。直到限期的最后一日，神才在梦中向他显明自己的心意。他虽仍不十分明白为何如此，却还是顺服下来。他为此诚恳地向罗扬才先生表示了歉意，谢绝了他盛情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从此以后，他接受了极深的教训，对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诗篇 131:1），不敢擅自去行。祷告加倍恳切，往往在笔架山上，彻夜祷告，直到天明。有时下雨，他甚至会在家里，每小时祷告一次，一日 24 小时，祷告 24 次，直到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祷告，一般是这样的：每当时钟敲响，立时起身，洗脸、整衣、脱帽、取下蒲团、下跪、祷告。不分寒暑，都是一样。所以，他很少“禁食”。他自己说：祷告是灵界极其严重的争战，常常汗流浹背；再禁食，怕身体支持不住。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灵性经验，不完全符合圣经真理，仅供参考，不是榜样。

过了多年后的某一夜，他的内弟张圣才，也得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梦，也曾开玩笑地请许春草解梦。许春草先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极其严肃慎重地告诉张圣才：这梦是个严重警告，预示着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可掉以轻心。可惜张圣才总以许春草观念陈旧，跟不上社会潮流的发展，一笑置之。导致日

后系狱六次，失去自由达数十年，这是后话。

许春草的“海沧逐鬼记”，名闻遐迩，尽人皆知，我就不再复述了。我要说的是，为了逐出这一恶鬼，他是怎样明白神的心意。海沧那鬼，借用了二十多年前已逝传道人林斯泰的名字，行了数不清，且令人无法否认的“神迹”、“奇事”。为了这一“鬼案”，许春草先后祷告了好几个月（远在他奉派处理此事之前）。首先，他求主指明所谓“林斯泰”，究竟是鬼还是天使？其次，若是鬼，能不能赶逐出去？最后，他问主，是主差他去赶逐“林斯泰”的吗？

神用无误的语言回答了他。第一，神让他梦见了一个人的脸孔；这人名叫黄世金，厦门人称他“鬼仔榜”。哦！“林斯泰”是鬼无疑。第二，神让他梦见了很大的一团面酵（面酵在圣经中通常代表罪恶），他伸手轻轻地按了一下，面酵立时瘪了下去，只剩下一丁点儿；就是说，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林斯泰”并不可怕。第三，神有没有派许春草去赶逐“林斯泰”？当日教会奉派处理海沧“鬼声”案的人，有三位：杨怀德牧师，力戈登牧师，许春草长老。杨怀德牧师当场站了起来说：“我年纪大，身体差，也不会到海沧，请准我辞。”虽然大会不准，他也没去。力戈登牧师（美国人，新神学派），暗中抢先去海沧听“声”；“声”见力戈登来到，就在空中发声说：“力戈登，你是有智慧的人。”力戈登听后，颇觉愉快，就对许春草说：“我已到海沧听声了，不用再去，请你全权处理就是了。”（详见许序钟著《海沧逐鬼记》附录）这样，许春草成了唯一的处理者了。

海沧逐鬼的事，过去近八十年了，当事人也均逝去。约在这事前后，厦门一带出现一种瘟疫，叫做“肺鼠疫”。这种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蔓延之快，死人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许多人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不

在人世间了；那时代缺医少药，遇到这种病症，只有等死。大发作时，连医生也不敢出门；不少医生，不知就里，被人请去看病，碰见患者，才知道自己也染病了，避之已不及了。那时死人很多，甚至有传闻说厦门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因没有现代的统计方法，我们得不到准确数据。

许春草看到不少人家，一人得病，全家死亡，恐怖之极。一边请求教会众人迫切祷告，一边组织起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个“七人小组”，昼夜进行抢救。先把病人隔离开来，然后将死人抬出埋葬（那时买棺材都很困难）。

许春草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常是深夜，还要为瘟疫的止息，不断祈求，累得筋疲力竭。感谢神，“七人小组”虽然天天与病人、死人接触，且基本上没有防护措施，却没有一人死亡，没有一人染病。这是神的大能。现在漳州还有一位家庭教会负责人，他的父亲郑石头先生，就是那时“七人小组”的成员，也平安地渡过了死亡的阴影。正如《诗篇》91章5—6节所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他们既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神就赐给他们“意外的平安”。

许春草妻子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多年，连续流产多次，终于生下一个女婴。正欢喜间，孩子忽然发烧、咳嗽不止，脸色变黑而死亡。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被孩子的母亲知晓，刺激太大，支持不住。正讨论如何托人往内地，买下一个相似女婴，来顶替她。许春草知情后，抱起小尸体，向笔架山顶奔去，跪伏在观彩石下，恳切祷告，求神看在外甥女爱主、爱人的份上，和多年流产的可怜，恩待这孩子。祷告后，虽未见效，许春草仍抱着女婴下山。半路上，遇见孩子的爸爸去工部局（鼓浪屿的各国共管政府）注销户口，并买好一口婴儿棺材归来。这时

小女婴眼睛渐开，脸色渐红，活了过来。从此，小女婴就起名黄观彩。听说她如今还活在菲律宾。

办“婢女救拔团”是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欢迎的人，大都是穷苦人家；有钱的人，多数是反对的。当年牧师传道的家，也常有蓄婢现象。鼓浪屿福音堂的陈秋卿牧师，就曾多次公开在讲道中，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有的人讲爱心，却把人家拆得七零八落，搞得吃不成饭；房屋没人打扫；衣被无人洗晒；这算什么爱心？这样冷嘲热讽不停。许春草做完礼拜，回家常吃不下饭。

社会上有压力，经济上也有困惑，百号人要吃饭，是个大问题。有一天，许春草回家，二女儿碧霞笑着讽刺说：“阿爸，咱家开银行，刚才收容院（婢女救拔团的另一名称）来领钱了。”许春草一听，已端起的饭碗，又放了下去，拿起蒲团走了。

他到哪里去呢？他到笔架山去祷告。半小时后，他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中拿着两封银圆（每封一百枚银圆）。原来，祷告完下山时，一位工部局的收税官，正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加志”银圆，迎面走来（注：“加志”是一种草袋），喊着说：“草兄，要钱吗？快拿些去。”就这样，他轻松地借回二百圆，解决了收容院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困难。

许春草从事的是建筑业。由于他极讲信用，不似常人，先定半价，建到上了梁，才说不够，追加又追加，结果反比原价贵很多。他说一不二，算错了，自己贴上，他曾告诉过我，一座大房子，到验收，一般只剩两斤铁钉，几片木板。

他工地的工人，礼拜天一定放假，让他们去敬拜主。有不信的，想多干，可到别处去干，因这一天的工资他已付了。到后期，许多礼拜堂，都请他设计施工，请他承包，这就大大苦了他。建房造屋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许春草与夫人

建礼拜堂，怎敢赚神的钱？不赚钱，一家十一口人吃什么？九个孩子读书靠什么？后来孩子去外地读书，拿不到钱，就不肯出门，免得在外挨饿。他们都知道，爸爸不会欠别人的钱，却会欠儿女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寻思无计，苦苦哀求神的怜悯。有一天，他心灰意冷，恳求主免了他这份苦差。想着想着，忽然听得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笔架山上一块有产权纠纷，已打好尚未敲开的大石料，猛然炸成无数碎片，向山前、山后、内厝沃等方向飞去，伤了很多行人与住户。几分钟前，他的九个孩子，正在这片山上嬉戏游玩，若不是神的特别怜悯，他还会剩下什么呢？他若赚得很多钱，谁能来享用呢？想到这里，他赶紧跪下，重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的悖逆与不忠的大罪。

这时期，也是我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在全国各地游行布道的时期。许春草专职负责搭盖竹棚，摆设座椅、讲台等工作，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能为神的事工，作最微小的工为乐，所以每逢宋尚节到厦门前的两个月，他就收到宋的电报，要求他作好各项后勤工作。宋尚节讲道很特别，常蹦来跳去，用劲跺脚。如有时背着一袋大小石块，象征罪的

重压，当罪得赦免时，石块一起落下，轰然一大声……这种讲台，虽属临时，常需比正式讲台还要牢固。

有一次，是三一堂初建，宋尚节定在这里讲道。许春草负责铺设地砖，但地面夯实十分困难，尤其是遇上雨季。许春草为此切切祷告，求神赐下整整一百天无雨。他动员中小学生和婢女救拔团院生，每天数次在大堂和空地上跑步，终于将地夯得比用机器夯得更加完美。一百日后，大雨滂沱，全然无碍。

我的外祖母，最爱听宋尚节讲道，每遇听道，总是早早就去占位，中午也不肯回家吃饭，就在会场上吃自带冷饭，直到最后一天。宋尚节讲道的最后一天，都是医病。他说：每看见病人瘸腿断手、七倒八歪，就会心寒，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每次治病，都是垂下布幕，仅把双手从幕中伸出，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医治。我的外祖父就专作扶病人或抬病人的工作。而我的外祖母就在一次宋尚节奉耶稣基督的名治病时，治好了她极严重的遗传哮喘痼疾。直到79岁临终，才有点小气喘。

抗日战争期间，外祖父从厦门避难到了漳州。因他妻子的表妹嫁给漳州郊区的一位农民，名叫钟克明的，所以，他常抽空去探望钟。某日闲谈中，钟对他说：蒲南这地方，年年涨大水，每发一次大水，地加一层厚泥浆，岁岁丰收。如甘蔗，三年一次轮种，蒲南土地肥沃，往往可四、五年才轮种一次，仍能长得既肥又长，可惜缺少资金。你不是有许多华侨朋友吗？若得他们的投资，必能大有作为。

许春草听了这话，又听说他家是信主的，就没有如往常一样，先寻求主的引领，就写信给海外友人。不多时，汇款到了，钟克明办起了农场，成了地主。许春草为他记账，做了他的会计。他看见许春草记账，一是一，二是二，就说：收入谷子100担，随便记个

30 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许不肯，说：这是别人的钱，怎可糊涂？

于是，钟克明生气了，三天两头叫人恫吓许春草，要许离开蒲南。后来，钟克明富得很快，就开始玩女人，娶小老婆。遭许春草谴责，更加愤怒。最后，竟叫人拿出枪来，令许春草立即离开蒲南；再不走，就要开枪了。许春草只好仓皇逃离蒲南。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当年她抱着我，坐在滑竿上，一边走，一边向旷野喊：“阿爸，阿爸，你在哪里？”那时，我才两岁，曾一再问她：“四面无人，你在跟谁说话？”

抗战胜利回厦门，建筑工会的人知道后，大伙哄了起来，一定要许春草说出钟的名字、地址，他们决意把钟抓起来沉入海底。许春草坚决拒绝，再一次拿出“有公愤，无私仇”的会训来，并告诫大家，神是公义的，必不放过任何恶人，但也只有神，才有权处理人的性命。

共产党执政掌权后，钟克明被作为恶霸地主抓了起来，很快就枪毙了。消息传来，许春草并不觉得快乐，因为当年他若能像往常那样，经过迫切祷告，何致发生这种事情。钟克明虽罪有应得，但他无辜的妻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尽人间侮辱，苦不堪言；而他被枪毙时留下的众多孩子，最年长的才12岁，是何等的可怜啊！这件事，对许春草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1949年，全国基本统一了。那年鼓浪屿的三一堂庆祝圣诞。大会主持人请许春草作结束祷告，谁也未曾料到，许春草竟高声为毛主席祷告。大意是：求天父感动毛主席的心，让毛主席认识天地的大主宰，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中国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太平。这成了一件大新闻，会后，人们议论纷纷，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汇报。有人说，这是反革命的信号弹，有的说，这是国民党反共倒

算的开始。也有人说，许春草一生正直，是他的一番好意，不能往他头上乱扣帽子。基督徒爱谁，才会为谁祷告。最后不了了之。

嗣后，各类“运动”接踵而来。各界都订出自己的批斗对象，建筑工会也集中千人进行学习讨论，矛头对准许春草。想不到斗争会场，出奇地平静，很少有人发言；即使有发言者，谈的也都轻描淡写，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会议主持人很生气，拍着桌子，喊着说：“许春草骑在你们头上几十年，你们竟不愤怒？这是什么工人阶级？”一位老工人慢悠悠地回答道：“被他骑在头上‘爽爽’（闽南语：指正舒服），我们请他办事，递上一杯牛奶，他必在杯下放二角钱，被这样的人统治，我们很快活。”批斗会没有开成，就此散场。本来是“新仇”、“旧恨”要一起算的，结果连学习班也停止了。“文革”过后，政府竟在报上称他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将领”加以褒扬。

既然批斗不成许春草，就选他为政协特邀代表，以继续收集他的材料。一次次的会议，他连一句话都没有，既无赞扬，也不批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終了，都是打瞌睡。许多人来劝他，哪怕批评也好嘛！那时，“政治清明”，形势很好，一片颂扬，他却不发一言。相知的人问他，他才比手势说：主禁止他说话。更后来，每逢接到开会通知，他就叫女儿写请假条，无论什么会，一律不出席。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位从被“选”为代表的第一天起，到离开这一职务时止，未曾发过一次言的奇特代表。

1955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正急急忙忙地烧毁大批文字资料。内有“婢女救拔团”的结婚证书留底，有建筑工会的记录，有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纸，有累积数十年的各种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

父神给他的默示、答复和印证，共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他的个人笔记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内容是：他梦见一只乌鸦，百思不得其解。他问主：这是什么意思？主让他明白：乌鸦有“反哺之义”。后来，这事果然应验了。

有一日，张圣才劝许春草，国家这么兴旺发达，社会这么美好；你赶快叫在海外的孩子们立即回来建设祖国。许答：不行，必须留几尾鱼放生。张圣才说：你不去叫我去叫，他们都是我的外甥，他们会听我的话。过后，许春草立即研墨，写信给在香港的女儿碧霞，通知她并转告在美国的儿子牧世、女儿碧端和菲律宾的其田等人，意思是说：非我的亲笔字，任何人叫你们回国，都是无效的，你们都不可听从。

几年后，国内的儿子扬三、女儿碧珍、女婿澄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儿子五权被逮捕入狱，到了“文革”，连参加革命多年的四复也进了“牛棚”。至此，他在国内的女儿，无一人幸免于难（扬三还被加判七年徒刑）。而主张叫国外子女快快回来“建设祖国”的内弟张圣才则最先入了监牢，且是最后一位出狱。若不是神的特别预备，许春草老两口，早已成为饿殍。若不是许春草事事尊主为大，这一劫也极难逃过。

厦门有位传道人，名叫王灯明。他很爱主，但受某弟兄“排他”影响很深，总认为自己的聚会处，才是教会；礼拜堂就是“公会”，是不爱主的人组成的世俗团体。许春草建盖集美礼拜堂时，首先看中的传道人就是王灯明，就请王灯明担任集美礼拜堂的首任传道。尽管很多人反对，认为王灯明和他们

不是一条心，但许春草坚持邀他。许春草说：王灯明与我们是不是一条心，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与主一条心，只要我们能与主一条心，就与王弟兄是一条心了。

王弟兄作了集美传道人后，也常劝许春草离开礼拜堂，到聚会处掰饼、喝杯；许春草也常告诉王弟兄，礼拜堂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坏，那么黑暗。爱主、忠心事主的人，也并不比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少。他们两人的看法，虽然不同，友谊却不曾改变过。解放后，王灯明坚持真道，在自家大门上，贴着“信耶稣者上天堂，不信耶稣者下地狱”的对联。触犯了当权者，派出所叫些二流子，把对联撕了下来。王弟兄就用油漆把这些字重写上去，让派出所的人下不了台。

后来王弟兄因信仰被逮捕，有人去劳改队探视，听见田头地脚有许多人唱着闽南圣诗五十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及烦恼……”一问才知是王灯明弟兄向他们传的福音，教的歌曲，这使许春草受的安慰不小。

再后，传道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基督徒之间的宗派隔阂却越来越少了，许春草每月能收到三百元侨汇和外汇券，对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如韩进修弟兄等，时有接济。许春草被主接去后，他的女儿则继续接济其他人。

许春草年纪老迈，我外祖母问他：你老了，还有用处吗？他说：我还能祷告。能为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教会不变质；能为国家祷告，求主使国家终能尊主为大；能为儿女祷告，使他们最后都归于耶稣基督名下。我母亲也问他：你怎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答，我有一条电线，直通天上，是你们看不见的。

“反右派斗争”之后，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人们又记起了许春草的“劣迹”，但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不断抄家，抄了一次又一次，既无物证，亦无人证。那时，国家还

算比较尊重事实证据，所以一拖再拖，总找不到处理许春草的借口。终于有一天，由市长、副市长、统战部长、侨联主任四人来家，找许春草谈话：许先生，你常生病，已不适合继续担任政协委员。你同意解除职务吗？许春草听到这句话，马上答：“好！”就这样，终于卸掉挂了多年的空“代表”职务。许春草顿觉一身轻松，政府官员们也笑逐颜开。因为许春草垂垂老矣，一旦作古，是褒是贬，如何开追悼会，要说何种赞语，是件十分头痛、烦心的事情，他既卸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许春草确实老了，鼓浪屿三一堂的老牧师芦铸英，听说他病重，为了能见他一面，叫自己的儿子用椅子把他抬到笔架山上（鼓浪屿缺少交通工具）。见面时，芦牧师颤声对他说：“草兄，我们应当一齐去朝见主，请等我一会儿好吗？”

许春草被主接去后，芦牧师坐在三一堂门口，等着送他，直到天黑，方知礼拜堂接获严令通知，禁止基督徒去给许春草送葬，送葬队伍只好绕礼拜堂而过。由于政府严禁基督徒送别许春草，大殓时，竟无人敢来主持，我母亲因而大哭。周清泽牧师的叔父在旁安慰她说：主耶稣死的时候，谁来主持过大殓礼拜呢？是啊！我们还能大过主吗？过后，安息聚会也是我母亲自己主持的。

送葬时，来了几十位“婢女救拔团”的院生，她们不仅要送，还要穿着麻衣麻裤送。她们说：我们为自己的阿爸送葬，谁敢说不行？渡过厦门海峡，来的人更多了，成了一百多人的大队伍。白茶花、白玫瑰，都是那时期所少有的，非常显眼，政府终于也不再阻止了。

2001年，我有事去杨元璋弟兄家，经介绍后，先到的那位弟兄说：你是许春草的外孙吗？我说：“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郑主恩，是许春草起的。于是，他告诉我：“你

外公创办‘婢女救拔团’时，邀我父亲郑吹球帮助他，我父亲不肯。你外公说：我为你祷告。祷告、祷告，很快，我大哥死了；又祷告、祷告，我二哥也死了。我父亲这时对你外公说：我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我愿意帮助你了。许春草说：我再替你祷告，求主明年这时，赐你一个儿子。次年，我父亲果然得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许春草为我起名，叫郑主恩。又次年，我母亲生了我妹妹。至今我们都活得很好。”

综观许春草与张圣才这对姐夫和内弟，一个是没有读过书的凡夫俗子，一个是学富五车，连大学校长也侧目的学者；一位是傻乎乎遇事唯主命是从的人，一位是绝顶聪明，玩蒋介石、日本特务、美国军方于股掌之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岂不发人深省。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 11:25—26）

许春草看到 1949 年后，许多人都变了。数不清的传道人、“爱主的人”都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他们互相残害、相吞相咬，成了仇敌。真正爱主的人，也逐渐显露出来。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要为我祝福。我赶快跪在他面前，他按手在我头上祝福了，并对我说：要亲近好的、爱主的传道人。我问他：什么传道人算好，什么传道人算不好？他答：有的人，裤子从膝盖先破；有的人，裤子从屁股先破。你要亲近裤子从膝盖先破的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后教训。可惜，这时我早已远离了主，成了耶稣基督的死敌（我的悔改，将另文详述）。

许春草的墓碑上，刻着很简单的几个字：“他是耶稣基督最忠心的见证人”。这是他儿女的心声，也是他朋友们的心声，我深信，这也是主耶稣对他一生事奉的认可。■



灵工团在途中（照片由《生命季刊》提供）

蒙难流泪谷¹

文 / 李道生

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

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

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石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翻上，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

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

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

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

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

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

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下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



张谷泉牧师（左五）和灵工团成员（照片由《生命季刊》提供）

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联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派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

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徒 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沒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工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

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搥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绑，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银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

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棒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

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

记忆中的守望

文 / 光宇

1995年我在家乡信主，同年秋天来到北京读书，并开始参加天明牧师在清华西门带领的聚会。守望教会正式定名，是在2007年，经教会同工投票确定的，在我心目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已是我所了解的守望教会的最早前身。也曾听牧师和师母说起过，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即奉献传道，不久就在他们自己租住的家中开始了聚会。如同圣经所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眼见所结出的子粒已然超过数十倍。不过，包括牧师、师母在内那整整一代中国传道人的传奇故事，应有更合适的人来讲。我在此想回味的，则是我心目中的守望，从清华西门开始，直至汇集在华杰大厦前，留在我生命中若干温馨甜美的记忆。

一、清华西门：圣灵充满的地方

我第一次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是在1995年的9月，但那之前，聚会应该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具体的时间我一直没有跟牧师核实过。那时，天明牧师还被称为“带领人”，弟兄姊妹跟他说话的时候，大都直呼其名，我也这么跟着叫了好多年，以致现在常常改不过口来。后来，一些政法大学的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发现他们的叫法又好听又具时尚感，于是有时也跟着他们一起叫“天明兄”（以下均称“牧师”，不论是否在按立后）。

对清华西门聚会的描述，可以用得上小时候老师教写叙事文的手法：骑自行车从人大东门一路往北骑，骑到现在的北大东门附近的路口后往东拐，再向北拐上那条通往清华西门的小斜马路，一直骑过清华西门，西门斜对面，大致在圆明园的东面，是一片平房。清华西门的聚会，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小院子里。我说的这些地方，那时相当朴素清静，现在则已繁华得面目全非了。

记忆中那个院子不大，主要是一间大屋，用来聚会。屋子是北方人所熟知的“正房”，

门窗都朝南，屋里墙上贴着些圣经经文，此外就好像没有什么装饰了；进门后，只见一排排的凳子，坐东朝西放着，对着最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带领人讲道时，就站在桌子后面。

跟现在许多刚来守望聚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那时的我也是刚到北京读书，刚刚信主，还不满二十三岁，属灵的状况可以说是“神知道我，我不知道神”。但在大学同学的妹妹的引介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聚会了。

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聚会的竟然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因为人多，聚会分上下午两堂，一堂是学生，一堂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每一堂都应该有四五十人。我上下午都曾去过，记得当时就非常诧异，原来有这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信主，而且其中许多是刚从外地来京的我所无限景仰的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毕业生。

清华西门聚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那里的敬拜气氛。

我一般参加下午的聚会，两点正式开始。记得当时我常常不到一点半就到达，却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两点之前的时间，就是唱诗。是不是有人教，记不得了；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乐器伴奏，也记不得了。但我忘不了的，是伴随敬拜和赞美的那种纯粹而强大的力量，整个房间都被这种力量所充满和激荡。敬拜过程中，在开声祷告的那部分，我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旁若无人地大声祷告，感觉房顶都会被掀起来。刚刚信主的我，心灵被这种莫名的力量所温暖和紧紧地抓住了。那时，我还没有掌握多少信仰“术语”，后来回顾起来，才明白那种力量，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恰是所谓“圣灵的同在、充满和能力”所释放的力量。那时我去聚会，可以说就是为了去唱诗和体味那种感觉。像一块海绵一样，我要把那种奇妙、美好而又陌生的感觉，从我的每个毛孔，吸到我的生命里去。当时，我的信仰还很不稳定，甚至还不懂主日就是应该用来敬拜神的。但每次一旦去聚会，总是被深深地吸引，无一例外。

记得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曾说过一句话：“我××岁信主，那之前的日子，都算是白活了！”当时，听到的人都笑了。这或许不是严谨的神学，但里面那朴素的道理、真挚的情感，又有哪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能心领神会？可以说，上帝正是借着清华西门的敬拜，打开了我的心，牵引着我的手进入了他的家。

清华西门聚会的人数和规模，虽然与现在的守望无法相比，聚会的地方也偏僻简陋。但聚会中却一样有神的同在和恩膏，神也一样眷顾那里上百个如我一样饥渴的生命和灵魂。在90年代周遭贫瘠的信仰沙漠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如同一片盎然的绿洲。神的恩典充沛地降下并覆庇在那里，圣灵强烈的同在激励着神的儿女更深地渴慕和追求。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怀。

二、分散与动荡

好像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照老时间去聚会，到了那里，却发现屋里只有带领人和一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我被告知，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得知是安全原因），那里暂时不聚会了。清华西门的聚会，自此告一段落，以后，“清华西门团契”的名字，也再没有被重新启用过。

此后不久，在清华西门认识的一位姊妹带我去一个弟兄家里聚会。如果说清华西门的聚会从聚会地点而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聚会的话，此后开始的两年时间，守望就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家庭聚会”时期了。原来团契中的信徒，分散到几个家庭中，我去的这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约有十几个人一起崇拜。

第一次去聚会，就听到当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北京家庭教会中的灵恩派的教导。讲道结束后，一位姊妹过来问我，刚才的讲道听懂没有，有没有问题。我老实回答“没听懂”，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要坚信，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无论得了什么病，一定要凭着信心，命令这个疾

病退去，宣告神已经医治了我的病，还引用了不少经文，比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我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半信半疑，并且有种害怕的感觉，不敢再去，就改为去海淀堂聚会，同时仍然参加在清华西门时去的查经小组。直到上帝借一位姊妹带我去去了她所在的家庭聚会。

三、灵恩派的冲击

这个聚会点，位于一所大学家属院里一个小小的一居室中。此后一两年间，这里成为我属灵的家。从信主后一直漂泊动荡的我，在这里，很快被接纳，找到归属感，并开始一天天长大成熟。

那时的家庭教会，从各方面都很难与十几年后今天的基督教会同日而语。但神的保守、同在和祝福也一路伴随着我们。

在那里，我终于清楚了与神的关系，并决定受洗。在那里，我每周最盼望和绝对不会错过的，除了主日的聚会，还有聚会后在主人家的爱宴，以及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最要好的属灵同伴，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一起祷告，一起玩儿，一起挣扎，一起流泪，也一起成长。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几位上一辈的老牧师、传道人，知晓了他们为主坐牢、受苦而坚守信仰的经历。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差别，开始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近现代历史。在那里，我见到现已归回天家的赵天恩牧师，但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是华语基督教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那里，我参加一个海外学生事工的活动，也被他们“挑战”做全时间的服侍，好在我当时一方面还很爱世界和放不下自己，一方面也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没有同意。

神非常眷顾我们，虽然一直有问题，但也没有耽误我们的灵命成长，正是应了圣经上的那句话：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各种问题中，最为严峻的挑战，也许要数灵恩教导给教会所带来的冲击，我所在的教会也未能例外。

有一天，我们那里来了一对外国牧师。他们用英文讲道，安排我作翻译。开始前，其中一位牧师为我按手祷告。那次的翻译，惊人地流畅，不打磕巴儿，节奏跟那位牧师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常常能开口就想到圣经中一些合适的词。后来连着几次翻译，都是如此。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突然想，会不会是这位牧师按手，就“激发”了我里面这方面的恩赐呢？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不是信主，我的英文会比现在的差不少。自己在这方面的长进，无疑有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否也与这位牧师的按手有关呢？这一点我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这两位牧师所讲的主题，就是方言和医治。其中一位牧师告诉我们，他原来高度近视，后来听了医治的教导，他有信心神会治好他的近视眼，于是立刻把眼镜摘了，后来眼睛就不近视了，再也没有戴过眼镜。听了他的见证，我和另一位高度近视的姊妹，也决定把我们的眼镜摘了，宣告神会医治我们的近视眼。那段时间，别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才发现，是我们的眼镜没了！大家问我们怎么不戴眼镜了，我俩也神秘地笑笑，什么都不说。结果，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的近视还没有被治好。于是，我俩又灰溜溜地悄悄把眼镜戴上了，直到今日！

他们也为聚会中一位生病的姊妹祷告。后来又有一位国外的姊妹来我们那里讲道和祷告。她分享说她曾经得过多重癌症，上帝都一一医治了她，并说她也有医治的恩赐。聚会中，她为这位姊妹的身体祷告，许多弟兄姊妹也都站在屋子里一起祷告，我照例作翻译。开始祷告后不久，她突然停下来：“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会医治，就请你离开这间屋子，否则会影响圣灵的工作。”一阵沉默后，开始有弟兄姊妹陆续离

开。挣扎了一会儿，我也开口对那位姊妹说：“我想你得找一个别的人来为你翻译，我也需要离开，因为我信不了。”说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位姊妹很吃惊，连忙安慰我，说：“不，你不用离开，我相信你，你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开始为姊妹祷告。

但过了几个月，这位姊妹还是被主接走了。这位外国姊妹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买了机票，飞到北京，直接去了医院，把姊妹从太平间的冰柜中拉出来，为她按手祷告，求主叫她从死里复活。但主已经把这位在世上受病痛折磨的姊妹接到那好得无比的地方了，而没有让她在这人世上复活。

那时，我还不会从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但与此类似的经历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就是信心不是“嘴硬”，人也不能够操纵或是要挟神，“神的主权”高过一切。

从清华西门聚会分散后，天明牧师一直在几个分散在各处的地方聚会和讲道，同时也带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查经，但还没有建立他直接牧养的教会。那时灵恩派教导已经在我们聚会中引起相当不同的反应和争议。为此，带领人一连三个主日，请天明牧师来分享有关属灵的恩赐的问题！但这样做也没能挽回局面，最终，接受灵恩派教导的弟兄姊妹，还是决定另找地方聚会，把原来的地方留给不认同灵恩的人。但教会的原带领人也即将回国，于是力邀天明牧师承担起余剩人员的牧养责任。

写到这里，守望的发展脉络重新清晰起来。此前的一段时间内，“守望”虽然没有一个明晰和有形的存在，但神却在各处牧养和预备着他的儿女，也预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

信主的时间长了，不仅看到周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学业、家庭都在神的祝福下蒸蒸日上，也看到一些让我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例如，前面我提到跟我一起摘掉眼镜的姊妹，我们一直非常要好，但她最后却陷入到一个邪教中。后来，我也看到奉献给主全职服侍

的肢体，因为精神疾患而无法继续服侍的情形。再往后，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试管婴儿与基督教伦理的问题，父母在家教育子女的问题，都陆续成为一些弟兄姊妹思考甚至挣扎于其中的问题。这些事，似乎都没有现成和简单的答案。

奇妙的是，虽然难题不少，但却也不令人感到灰心和绝望，反而越来越觉得踏实和平安。因为我看到，虽然经历这么多的难处，神的教会却在不断地成长、兴起、壮大。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问我们：只有一种人不会得病，你们说是什么人？我们答不上来，结果牧师说：是死人！教会是神的教会，问题和难处都不能压垮它，因为神的手亲自扶持，我们就必站立得住。有了神的保守，神的教会还怕什么呢？不论是外面来的搅扰，还是自身的软弱和问题，都不能把属神的从神的手上夺去。现在，再听到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似乎也越来越“老练”了，不再轻易大惊小怪，相信神照样会保守和带领我们平安度过的，如同一首赞美诗中所唱的：“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四、黄庄地下室：温暖的团契时代

我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时，一位个子不高的姊妹主动来跟我说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小组，我答应了。从此，她成为我的组长。1996年清华西门的聚会解散后，我仍然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后来得知，聚会虽然分散了，但这种小组查经和牧养却一直没有断。1997年的一天，组长告诉我，天明牧师要开一个查经班，她推荐了我。本来要求的条件是信仰比较成熟、可以服侍的人，但经过组长的力荐，我才被勉强收录。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被牧师从路边捡来的。

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1997年3月28日的晚上。组长通知我在黄庄的麦当劳门口集合。当时，跟天明牧师几乎不认识，也没怎



2000年元旦黄庄地下室聚会时期教会的退休会

么说过话，只听别人问他：“恩平怎么样了？”牧师回答说：“昨天刚生了雅歌，现在还在海淀医院住院呢。”如果不是神的工作，哪会有一位丈夫，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就带一帮年轻人，去到一个昏暗的地下室查考圣经呢？

等十几个人都聚齐了，我们就来到黄庄附近的一群塔楼中的一间半地下室。说是半地下，其实在白天也几乎是采不到光的，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但就是在那里，我切实地开始了自己追求真理和认识神的旅程。

又过了几个月，如前所述，我所在的教会因为在灵恩派教导上的分歧而一分为二，原来的带领人也要离开，因此提请天明牧师来带领我们这批不认同灵恩倾向的信徒。我记得当时牧师也很犹豫，他说，他的原则一向是“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但我们这批信徒中，有很多人，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受到他的关怀和实际上的牧养，所以硬是不管也不行。几经考虑，他终于同意把我们收编了！黄庄地下室用来小组查经的那间狭长昏暗、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成为我们主日聚会的场所。

对团契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肢体间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时，我们常常去牧师家，

牧师似乎也不用提前跟师母打招呼，就会在主日聚会结束后招呼大家说：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们也总是乐于响应号召，去给师母作不速之客。正是在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关系是怎样的，亲眼目睹了牧师夫妇如何对待和养育两个孩子，学到了建立家庭方面的宝贵功课。那时，团契里最多也就是三十来人，不仅跟牧师的关系近，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也很熟稔。加上我们这些“活跃分子”大都是单身，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泡在一起，建立了亲如手足的生命连接。

也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在1997年那个酷热的暑假，我们十几个学生信徒，吹着风扇，参加了从早到晚为期大约三周的圣经学习。在那里，每个主日都挤着二三十人敬拜神。后来，实在坐不下，就租了同一层一个大一点儿的房间，正对着阴暗潮湿的厕所，味道可想而知，但神还是把人不断带到那里来。在那里，我的大学同学决志信主，并且很快与我最好的属灵伙伴组建了家庭。在那里，我的同屋也认识了神，并在这里长大成熟，如今也在教会服侍。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自己人生的伴侣，也组建了在主里的家庭。后来分成几个团契后，在某个家庭里搞聚会也是很经常的事，到



2002年在居民楼聚会的青一团契的姊妹们

如今，当年的很多弟兄姊妹对此都无限怀念。那几年中，我们的心灵被小团契中的爱与接纳所温暖和包围，也预备我们的心，承受更大的祝福与挑战。

除了牧师以外，现今守望教会的几个长老、团契带领人等，在黄庄地下室时也已经开始了聚会和服侍。在黄庄地下室，“守望教会”已初现雏形。

2000年前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黄庄地下室已经盛不下了。同时，神也很明显地兴起和预备了能够服侍教会的得力的工人。从那时起，黄庄地下室的聚会开始分为几个团契，分开在不同的居民楼里聚会，我所去过的就有紫金庄园的几处地方、保福寺、西三环、民族大学附近、万柳等几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最多的时候，团契的数量达到十二个。

五、结语

从团契时代到教会转型的原委，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熟悉了，简言之，就是在神的带领和推动下，我们逐步离开居民楼，往写字楼里集中，直到几堂聚会都汇合在华杰为止。教会的转型，对于我们这些年来已习惯于团契

模式的信徒来说，无疑有过一段困难的适应时期。但当我们越来越看到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时，我们相信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与教会一同成长。我也希望团契时期形成的守望教会好的属灵传统在转型后的教会中继续地光大，让新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与我们一同蒙神的祝福，在教会中一同成长。

转眼到了2009年，守望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当然就是建堂。从清华西门到分散到不同的聚会点，从家庭聚会到黄庄地下室，从居民楼到即将有自己的会堂，上帝的手一直在搀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行走在他永恒的旨意和宏伟的计划中。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间，神一直以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养着我们，建立着基督的身体，推动和扩展着神在地上的国度。《诗篇》33篇早已宣告：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历史，就是神儿子的故事，也掌管在神的手中。也只有加入到神的手所推动的洪流中，人才不会虚度自己的一生。守望教会，只是神在地上众多有形的教会中的一份子，普天之下，神的儿女都在各处建立着教会——基督的身体，靠着他的名，行走在他面光之中。■

忘恩·蒙恩·感恩

——奔走窄路六十年的生命见证

口述：韩姊妹

一、信主

我在一个佛教背景的家庭里长大，我们家祖辈都是信佛的，我继母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从小就吃斋念佛，从出生到死去七十多年，没有吃过肉，没有吃过葱、韭、蒜等。从家里人那里，我就知道世上有（假）神，而且从小我就拜（假）神，一天五次烧香念佛。我结婚后，随丈夫从河南去到甘肃天水投奔师傅做照相的生意，我丈夫的师傅全家是信主的，一下子进入到基督教的家庭，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以前所敬拜的是假神，是虚妄的，才开始认识真神，就愿意向神祷告。

我是1948年4月信主，6月受洗，受洗的时候有牧师带我们聚了七天会，上午给我们讲悔改、洗礼的道，下午我们就认罪，就这样一个礼拜，我们知道了洗礼的意义：旧人死了，埋葬了，从水里上来就是新人了。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就是那么简单。当时我的眼睛有神经炎，五步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别人都说我的眼睛要瞎了。我受洗的时候心里就对主说：“主啊，我的眼睛就是旧的，你叫它死掉，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是活人，我的眼睛就能明亮了。”

我受洗从水里出来以后，特别喜乐，竟然把我的祷告忘掉了。这一忘啊，就忘了20年。

受洗以后，我的眼睛渐渐能看见了，别人也说：“你原来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现在身体好了，眼睛也看得见了。”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眼睛开始能看见的。1968年，因为眼睛经常流泪，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视力正常，左眼还是老样子。可是我的右眼一直流泪，我很担心，就说：主啊，右眼流泪，要是瞎了怎么办？我要看圣经，你总要给我留一只眼睛看圣经。在祷告时突然想到20年前受洗时的祷告，哦，主啊，我忘恩负义，我的眼睛本是瞎的，是你听了我的祷告把右眼治好，治好了一只眼睛就够了。我真是忘恩负义，这是我在神面前大大的亏欠。

我受洗后一个月，丈夫就出去流动照相，在离天水一百多公里的定西县，丈夫在当地的买卖很好，但是有一天中午他在歌响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人敲打他的脑袋。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局势很混乱，那个人叫他起来赶快走，丈夫睁开眼发现周围没有人，以为是谁在和他开玩笑，他就把门关上，继续回屋睡觉，但是刚刚躺下，那个人又来打他，

下手更重，说：“王某某，起来快走！”他突然明白，这是神叫他起来，他就赶快收拾行李回天水。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他原以为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所以神用这种方式叫他回去，结果回去一看家里面没有事情。他还惦记着定西县的生意，有些买卖还没做完，于是他就带了四弟一起回到了定西，下了车就直奔原来住宿的旅店，服务员是我们河南老乡，他非常惊讶：“老王，你怎么回来了？”我丈夫问发生什么事情，服务员说，他前些日子刚离开定西，当局警备处就派人来抓他，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丈夫吓得不敢说话，赶紧溜回搭乘的货车上，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货车的目的地是哪里，最后发现自己被车拉到了新疆，所以我们来新疆就是这么来的。

他是1948年来的新疆，我是1949年来的。我们一来新疆，就得到西北灵工团的栽培，我们一直在灵工团下面受教，听他们讲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如何彰显出来，他们一批一批地从山东来到新疆，最后一批是年老的和儿童一起来，还有小脚的妇女，他们步行从山东一直走到天水，神就是用他的大能把这些人领出来，特别是在1948年的时候，局势很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但是神就是这样顺顺利利把他们带到新疆，他们每一步都听神的，神叫他们走就走，叫他们站就站，我们听了他们的见证，都是特别受感动，也受激励，我们的灵命是从这里成长的。

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把西北灵工团划为反革命组织，我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就不让我去灵工团聚会了，我当时觉得心里特别委屈，却不知道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保守我什么呢？就是不让我去聚会，这个奥秘一直等到80年代的时候才听一个老牧师跟我讲明，那个时候所谓的聚会几乎就是批斗会，批斗牧师，揭发教会，神就这样保守我，没有让我沾一句污秽的言语，没有掺和到他们里面，

这全是神的恩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我划在西北灵工团里面，也定罪为反革命，但是神保守我，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给我贴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批斗我，甚至连意见也没有提。这全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的软弱，若是我被揪出来批斗，肯定是第一个投降背叛主，甚至比彼得更能否认主，我实在是恐惧战兢，但是神怜悯我，他平平安安地保守我一直到文革结束。

二、顺服的功课

从信主开始我就开始学习顺服丈夫，三十多年来，我却并没有学会，为什么没有学会？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顺服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外面顺服，里面却没有顺服；外面的顺服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里面的不顺服，是因为里面全是怨言，满了不愿意去做的心，可是在外面还是照样去做了。所以这三十多年是在苦中度过的。直到最后他病得厉害，他还吩咐我按照他的要求做饭，甚至如何切菜、烧菜等也要悉数听从他的，不仅如此，他还管着我和儿子吃什么饭、炒什么菜。即便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了，最后他还是说我，你就是犟得很，不听话。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咋样才能算是顺服呢？”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样求问过主，主真正怜悯了我，看我受了三十年之苦，他才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根本没有顺服，完全是外面的假象。”我明白了，虽然我表面顺服丈夫，但是里面却完全是悖逆，他叫我往东，我的心却完全是往西，没有把我的心放下跟随丈夫往东走，所以我的顺服在神看来完全是假的。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得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一次丈夫竟然一顿饭让我重做了三次，我完全顺服，甘心乐意去做，没有一点怨言，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你先接我走，不要先接他走，你要先接走他，我家的孩子多，我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呢？不是生活上过不下去，而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我不能胜任。主啊，你先接我走吧，你叫他好了，治理这个家吧。”我为丈夫祷告的时候，坚决不要让他先走，非要神医治他不可。我相信若是我这样祷告，他就不会走。结果神给了我一个异梦，我是从来不做梦的人，那次梦到一个黑板，上面写了很多的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它们，但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是神让我回答问题，我就写啊写啊，写了一个字，睁开眼看了看那个字，是个“不”字。我就明白了，原来神在提醒我，他给我安排的我不愿意去顺服。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迹，我也不愿意传神迹，但这的确是神迹，后来我看到启导本的圣经，那上面有希伯来字，我才知道我梦中黑板上的字是希伯来字。神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我还是悖逆：“我就是要先走，我就是要叫他活着。”神看我这样可怜的光景，就深深地感动我：“你不是愿意爱人吗？你不是愿意舍己吗？你看他可怜不可怜，他比你多活一天，要受多大的罪！”我这才放下己意：“主啊，我顺服你的旨意。”

在同工身上我照样学习顺服的功课。对同工的意见，有时候我心里很不同意，但是不同意的时候我从不发言，也从来没有表达过“我不同意”。面对我不发言的时候同工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就说：“我没有说不同意。”他们说：“你不说话就是不同意。”后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说行，我心里祷告：“主啊，我交给你，他们说同意，我就同意，但是成全却完全在你的手里。”每当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拦阻他们不该行的，我就知道，主真是太爱我了，他所做的在我身上都是爱。

唐弟兄是我们地区教会的负责人，他们的

礼拜堂和我们的礼拜堂相距12公里，由于我们教会是农村教会，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信徒，而且家庭妇女很多，有文化的很少，没有教歌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组织唱诗班。有一年正值圣诞节前夕，唐弟兄来对我们说：“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我们礼拜天过圣诞节，我们的唱诗班礼拜六去你们那里给你们献唱，礼拜天再回来给我们唱，这样两个礼拜堂都可以有唱诗班了。”我听了以后就特别地高兴，回到教会我们五个同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兴奋地和他们分享唐弟兄的建议，大家都赞同，就有一个同工没发言，我也没在意，根据他们的提议，我就在那个主日向大家宣布了下个周六过圣诞节。没想到等到礼拜三的时候，接到唐弟兄的电话，他在电话那端指责我：“我说我安排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为什么你不和同工商量自己就宣布呢？”我一听非常震惊，我说：“商量了，谁说没有商量？”唐弟兄说：“他们都在我这里坐着，他们说你没有商量，他们不同意礼拜六过。”我心里说，主啊，怎么办呢？几百个弟兄姊妹都已经通知了，手里拿着电话，我的心里有种感动，要我深深地顺服，我就说：“那好吧，那就按他们的意思礼拜天过吧！”只听电话那边唐弟兄的声音特别高兴，可是我心想，你们心里高兴了，我心里可不高兴了，我如何向弟兄姊妹交代呢？这些人不都住在附近，有些人骑着车子从几十公里外赶来，圣诞节正是冬天，在这里天气非常寒冷，难道等弟兄姊妹来了，我再宣布让他们回去，第二天再来参加聚会？我特别难受，我怎么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话不算话？我就一直祷告，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要脸了，我这老脸皮算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不过了，因为我通知错了，明天再过吧。”于是我就睡下了。第二天，早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太亏欠弟兄姊妹了，他们这么冷的天从那么

远的地方赶来，却被通知还要等到明天才过，白白让他们耽误一天，我太亏欠他们了。”于是就继续祷告，神给我智慧让我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来了，我给他们做一顿饭吃，如果没有人讲道，就让信徒自己唱诗、做见证，欢欢喜喜过一天，第二天再让他们过来也行。于是我就和儿子商量，赶紧买一只羊去，把星期六的饭都准备好，让弟兄姊妹来好好吃一顿。没有想到我顺服下来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周四）我们的四个同工来到我们这里，说：“我们考虑好了，咱们圣诞节过两天吧，周六周日都过。”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主就这样让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同工当中学习顺服。感谢神，我才知道顺服才是“福”，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要学习顺服。

三、不论断人

神还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学习不论断人。从前在学习不论断人的时候，我没有靠主，而是靠自己。在家里为自己论断人而认罪悔改，可是一到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所以同事就找我说话，别人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要回应搭话，我一开口就落在论断人的罪中，只好等晚上回家就认罪。那个时候我太无知了，不知道靠主，专知道自己，不知痛苦了多少年，就这样自己在家刚认完罪，出去却再次犯罪，我真是苦啊，我祷告说：“主啊，我若再论断人，你就惩罚我，不要叫我再论断人了。”可是到了那种场合我还是论断，似乎就是不能摆脱这论断的罪，真是太苦太苦了。等我从单位退休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终于从这个论断人的环境里解脱出来。

1989年，我们教会分裂，弟兄姊妹彼此互相论断，这个来找我这样说这样的话，那个来

说那样的话，我就和他们说：“不要论断人。”只要有人来我家说某某人，我就说，不要论断人。有一个姊妹对别人说：“我们再也不跟韩姊妹说话了，我们一开口，她就说，‘不要论断人’，把我们堵得心里难受。”我一听这话，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高高在上，洋洋得意，我就是好，你们都论断人吧，我就不论断人，自以为义，看看周围谁都不如我。有一个时期，忽然想到神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 1:8, 10）主啊，我有罪了，主啊，你要叫我知道自己的罪，我要天天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我，叫我知道什么是罪，我的罪在哪里。祷告后，神就叫我看到自己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人，蒙神光照后，却缩得像针一样小。我才知道，主啊，我骄傲了，我犯了极大的罪。我没有论断人吗？从上到下，我的口里没有论断，我的心里却在论断，上下左右没有一个人我没有论断，神就这样叫我认识到自己是活在论断之中，从此，我才寻求该怎样做才能不论断人，神让我知道爱人如己才能不论断人。当别人问耶稣基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说了一句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神就这样光照我，要我知道爱才能不论断。我就在神面前切切地求，求神给我爱人的心，就是爱人如己的心。可我不知道该怎样爱，不知道该如何赦免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我细想这句话的时候就问神，为什么要赦免他们，他们本是最不该被赦免的人。法利赛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夺去了他们的荣誉；撒都该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主耶稣夺了他们进钱的门路；群众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是害怕这些宗教领袖。就算这些人都能找到被赦免的理由，唯有兵丁并无可赦免之处，

彼拉多命令兵丁打耶稣四十皮鞭，这是彼拉多吩咐他们的，但是彼拉多并没有命令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冠冕，也没有让他们给他穿紫袍子、戏弄他，也没有让他们拈阉分主的衣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唯有这些兵丁不得赦免！可是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提醒了我，照亮了我，任何人所做的，都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才这样做，若是他们晓得，若是他们认识我们的主，他们绝不会这样做。话又说回来，我若不认识主，我若处在他们那个地步，有可能比他们还要恶。所以我不给人定罪了，不论断别人，而是要爱人如己。

现在如果有人告别人的状，我就站在那个犯罪人的立场为他解释，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去爱世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不应该批评、论断和指责，有爱才有权柄指责。有一个年轻人做主工，我就告诉他：“你若想做主工，你就要爱人，每一个人都要去爱，你付出百分之百的爱心，才有一分责备的权柄，没有爱心，你绝没有权柄指责人。”这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不是我自己的作为，主所说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渐渐地生活中，我努力遵行神的旨意去爱每一个人，愿意和我交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出去一段时间回来，有一个姊妹给我提意见，说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了，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我在心里琢磨了这一句话好长时间，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就求主让我明白怎样才能不把人带到我的面前，后来我想到盖恩夫人所说的那句话“原来我所行的善，现在看来都是恶”，我才明白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荣耀都归给了自己，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从那以后，我带领信徒，

教他们在神面前认罪、学祷告，教他们学爱神。

曾经有一个人，他反对我，老是给我出难题，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厌烦，看到他就装作没有看见，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说阿门。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我是有罪的，我真是有罪的，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我实在是没有爱他的心，只求主给我爱他的心。”我这样祷告了很长的时间，神真的拿去了我厌烦他的心，无论他怎样反对我，无论他怎样给我出难题，我都一味地顺服，而且我看到他的长处，他虽然对我这样，但是他有一颗爱主、舍己的心，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爱他，无论他现在怎样反对我，我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这样，我才知道，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从此以后，我想到哪个人，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赶快祷告，天天为那个人祷告，主啊，你给我爱他的心，无论是孩子、同事，还是同工、亲戚朋友，哪一个我若是不喜欢，我就要祷告，求主给我爱他们的心，神都一一拿去我厌恶的心。特别是同工，还有一些传道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都是可爱的，都是被主所用的，神就这样让我知道如何去爱别人。

四、边读圣经边认字

我在娘家的时候上过三年学，不到六岁上学，到九岁的时候就不上了，随后又补上了几个月，但是所学的在后来的日子中都丢掉了，我不太认识字。从1948年信主到1968年，这20年里，我祷告没有间断，但是却并没有好好读经，聚会的时候拿着圣经，很多地方找不着。什么时候读呢？患难来了，痛苦来了，就翻圣经，翻到哪里算哪里，看神给我说啥话，神也特别恩待我，不亏待我，几乎每次翻看得到的都是他安慰我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荒漠甘泉》，只有从圣经上来寻求神话



韩姊妹（左三）和她的女儿（左二）在北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

语得安慰。1968年我家被抄，在抄家的时候我祷告：“主啊，你保守我的圣经！”果然，他们什么都抄走了，但是圣经没有拿走。后来，我出去办事，等我从外面回来，发现我的丈夫把圣经扔到炉子里烧掉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因为他蹲过牛棚，受过苦，现在已特别软弱，我们不敢在他面前提起信仰问题，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是和主讲，为什么圣经保存下来你又给我烧掉了呢？我没有赖我的丈夫，只有赖主。有一天家里没有人，我就跪下来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本圣经，你不给我圣经我就活不成了，你是大能的主，你从天上给我掉下来一本圣经，因为你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今天就要叫你从天上给我掉一本圣经。”我就这样祷告，神大约看我太可怜了，给我了一句话——“明天给你”，我就不祷告了，也不说阿门，径直坐下，心里琢磨：明天神真的能给我一本圣经？从天上掉下来一本圣经？我就这样苦想，突然神让我明白，原来山东人天亮了不说天亮了，而是说“明了天”，我明白神要在“天亮”后给我，我虽然心里还在纳闷，但是还是跪下来祷告，感谢主，让主从天上给我们降下圣经，

从河里给我们流出圣经，让新华书店卖圣经，我等着我们中国天亮的时候。

这之后不久，有一个姊妹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路过我们这里，我就悄悄地给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说她刚好有一本新约圣经，下次路过的时候给我带来，后来她果然把这本新约圣经带给我。这本圣经很小，能装在口袋里，但是我不敢放到口袋里，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这本圣经，就把它藏了起来。我那时非常渴望读圣经，因为我意识到我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神把圣经给我收起来了，我觉得很亏欠。现在既然有了圣经，我就要好好读。怎么样读？什么时候读呢？利用吃饭的一点时间来读，每天我把饭做好，端上桌子，自己跑到厨房偷偷祷告谢饭，祷告完我就出来到饭桌上吃饭，我吃饭特别快，丈夫的牙不好，吃饭极慢，我几口吃下去，就跑到厨房，拿出圣经来读，不管读多少，只要听到外面他吃完饭放下碗筷的声音，我就赶快藏起圣经。就这样，我一天读圣经三次。还有就是休息的时间，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不在礼拜天休息，而是在礼拜一休息。礼拜一孩子们上学了，我们两个人休息，丈

夫每逢此时都要出去采购下一个礼拜要用的东西，我丈夫出门的时候吩咐我，干这个干那个，吩咐完了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赶紧把门关上，先祷告后读圣经，等我读完圣经，就开始干活。

圣经上很多字我不认识，我就按照半边去读。好多年之后，有一天唐弟兄在讲台上讲旧约圣经里的经文，提到亚摩利王“噩”，我在读经的时候都把它念成 jiang，因为它很像“疆”的右半边，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读 e，原来圣经上的很多字我都念错了！后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女儿，女儿又不常在身边，她就教我学会了查字典，我后来借助字典来识字，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然后在纸上写下它的同音字，提醒我这个字读什么，但是下次读经读到这里，我忘记了，还需要查字典，这样非常麻烦，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同音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当页的圣经里，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忘记了，但是一查看小纸条就知道读什么，不需要再查字典，到现在我的圣经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纸条。除了把不认识的字写下同音字，有时候我不懂这个字的意思，就把字典里的解释也抄上，就这样我学会了读圣经，也认识了字。

神真是恩待我，1968年丈夫烧了圣经，1970年神给我了一本新约圣经，我一直读到1980年，这十年里我光读新约，当时把读经当成一个任务，很多地方虽然都不明白，但是我必须读，很多字不认识，很多意思也不懂，我只能明白多少，就遵行多少，就拿“不论断人”来说，我是从圣经看了，然后才学习遵行神的话。1980年我做手术（子宫全切）住院，唐弟兄来看望我，问我需要什么，我什么都不求，只求他借给我一本旧约圣经，我这么多年没有读过旧约圣经，请他帮我借一本。他说刚好有一个老姊妹回老家探亲去了，把

圣经放在他那里，他把这本圣经借给我，我就抓住这本圣经天天看，不管懂不懂，就一直看下去，一只手上打着吊瓶，另外一只手拿着圣经读，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是看圣经。我住院加上休息总共约有两个半月，这段时间我囫圇吞枣把圣经旧约读了一遍。从此，神也就给了我新旧约圣经，我开始一年读一遍旧约，两遍新约，有时候是两年读三遍新约。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已有不少读经小组，每个礼拜按照计划读经，那时没有解经书，只能自己祷告、自己领会其中的意思，再去跟别人讲解。我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些话全都是神给我的，读经是我的责任，讲道是神的责任。我每次带领读经前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当说的话，你不给我当说的话，我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心里想，哦，这次讲得不错，下一次我肯定还能讲好。等到下一次我往那里一站，什么话都没有，我一下就害怕了：“主啊，你要与我同在，你不与我同在，我什么话都没有了。”这么一祷告，神仍然给我当说的话，神真是太爱我了。有一次我讲《启示录》，我心里想，我哪有水平讲《启示录》呢？全靠祷告，讲了这一句啊，就祷告下一句话，整个过程还挺顺的，我头脑里刚想到“顺”这个字，马上下一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头上就开始冒汗，祷告主：“主啊，你若不给我话说，我马上就要晾场了，因为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个时候神仍然怜悯我，继续给我当说的话，都是神给我的。就是认字，也是神给我的恩赐和能力，不是我自己有什么。

五、家庭见证

2000年我的女儿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不下饭，她本来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得病以后瘦到39公斤。她躺着睡觉的时候，眼睛塌下去，鬓角也塌陷下去，活像一个骷髅人，

我看着她那可怕的模样对主说：“主啊，看哪，她成了一个骷髅人了，一个骷髅人还能好吗？”神当时就给了我一句话：“枯干的骨头我要让它长肉。”有了这一句话，我一下子就有信心了，我就不断感谢主，相信主必能医治她，这是我的信心，因为神给了我这句话。后来她的病情恶化，几度到了生命危急的关头，但是我相信神肯定能医治她，就很平安。

2006年女儿去北京看病，因为她不能吃饭，北京的大夫给想了一个方法，把一根细管子穿过鼻子、食道、胃，最后通到小肠，输入营养液，输液一段时间后，她果真长肉了，体重增加了，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女儿的情绪很低落，自己没有信心，成天垂头丧气，丧气到不想活下去，她万念俱灰，什么都不管，全是我自己前前后后照顾她。照顾她输液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我祷告什么呢？我没有祷告求医治，我只是祷告让主给她平安，因为我知道神要医治就医治了，神说让她长肉，她的身体不见好居然就能长肉，你说奇妙不奇妙？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只是求主给她平安。从此，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开始起来拼命读圣经，阅读解经书，查考圣经，写了好多读经笔记，情绪越来越好，从痛苦忧伤中走了出来，满了平安和喜乐。她完全接受了终身带营养管维持生命并且每天要用9个小时滴营养液的这个现实，相信神的安排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从2006年到现在，整整三年，她没有吃一口饭，全部靠营养液维持，体重已经长到50公斤了。她的生命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由原来的灰心绝望到现在的活泼有力。有些人看到她这种情况，就直言不讳地说：“你活着不是别人的累赘吗？”的确有人这样说她。我问她：“你是怎样想的？”她说，自己有时候也很消极，觉得活着似乎就是给家人添麻烦。但我告诉她说：“不，很多人看见你得力量、

得安慰，外邦人看见你都觉得稀奇，三年不吃饭，躺在床上病得不像样子，但出去把口罩一戴，谁看你像个病人呢？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你还能这么喜乐，这么有力，信主的人看见你信心得到坚固，你活着就是荣耀神，就足足够我们享用了。”这是我在女儿身上所学的功课。

我的小儿子四岁时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这个孩子活不过八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觉得惊慌，我就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他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他父亲脾气不好，常常发脾气，我也不得安宁，但是这个孩子却给我带来了喜乐和平安，他从小就不怎么哭，别人家的小孩子睡醒了就哭，他呢，睡醒了就笑，让我那颗不安宁的心得到舒畅，主啊，你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借这个小孩子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我感谢你，你什么时候接他走，我也感恩，因为这孩子是你给我的福分，我已经享用了，你给我的恩典已经足够多了！

从4岁到40岁，儿子从来没有犯过心脏病，40岁那年，因为工作上极大的压力，他就觉得心里闷得慌，不舒服。别人就劝他去乌鲁木齐做手术，因为他的一个同学和他患一样的病，人家一做手术就好了。我们就动身去了乌鲁木齐，没有想到大夫说这个手术不需要开胸，只要通过动脉血管用三根钢丝输送一个支架到心脏里就可以了，全部时间只需要三个小时，我们就欢欢喜喜答应了。

手术室在楼下，我在楼上，我等了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中，我一直在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停顿一会儿，再继续祷告，如此反复，三个小时后，他却并没有从手术室里出来，我下楼询问，被告知说很快就能出来了，我就上楼。过了好长时间，再下楼问问。一直等了8个小时，儿子才被推出手术室，却没

有做手术。陪同的朋友和同学都发怨言，我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要“不发怨言”，我真是太感恩了，我的儿子自己在手术台上8个小时，没有如期进行手术，并且还大出血，身体已经极其虚弱，还能够不发怨言，我就感恩得不得了。后来大夫解释了为什么8个小时内没有进行手术，原来他所需的支架型号是7号，他们医院有6号和8号支架，就是没有7号支架，乌鲁木齐的其他医院都问了，都没有这个型号的支架。大夫临时决定从北京空运支架过来，需要3个小时，就让他手术台上等着，结果一直等了4个小时，支架还是没有运来。后来才得知因为天气特殊飞机在北京机场不能起飞，所以延误了这次手术。大夫觉得对不住我们，就托人给我们说好话，让下个礼拜来做手术，答应用国外的进口支架，还要请专家来做。我就祷告：“主啊，究竟能不能再做手术？第一次你拦阻了，这次还能不能做呢？”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担心儿子这条命能不能救回来。神给了我一句话，“他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本是当年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的时候，神安慰说约瑟必定给他送终，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神把这句话给了我，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说：“妈妈，我不做手术了！”我说：“太好了，不做就太好了！”我们就退掉乌鲁木齐医院的手术，一个礼拜后又联系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到了上海的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儿子心血管缺损的地方很小，如果支架进去，就会立刻被血流冲走，顺着血流进入大脑，结果会很惨——要不变成植物人，要不就死了。我们就感恩，神为他儿女的原因让飞机都没有起飞，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这家医院还是想给我们换另外一种手术方案，我依然拿不准究竟做还是不做，只有祷告，祷告之后神就给我感动，“亚伯拉罕愿意把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你有那么多的儿

子，难道连这一个都不愿意放手？”我知道自己信心有亏欠，那一刻，我就放手真正把儿子交给了神。儿子后来还是不同意做手术，我们就回到老家。从2003年到现在，六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觉得心闷、心慌，特别健康，你说这是神多大的恩典啊！

再说一个见证，我儿子在老家开了一个榨油厂，我们的隔壁是海绵厂。有一天，海绵厂突然失火，我就赶快祷告：“主啊，是你的旨意，就赶快让这火熄灭！”到外面一看，火苗被风刮到我们的院子里，我们的屋顶上搁置了好多干柴火，我们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堵墙，如果火苗刮过来，点着了柴火，下面可就是油库呀！我又回去祷告说：“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要叫火着，也是你的旨意，我感谢你。”我又出来看的时候，发现火苗一下子窜到比房子高一倍的地方，“主啊，感谢你，你愿意叫它着，就着到这边吧！”院子里有儿子和别人合伙买来的一辆依维柯汽车，那天还是第一次开回家，我赶紧告诉儿子，你的车在里面，院子里都是棉籽，他就赶快进去挪车，那时他刚学会开车，还不熟练，面对如此险情，紧张得发动不起来，好不容易发动，车一开出院子，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风完全倒向了那边，不往我们这边刮了。隔壁海绵厂烧得特别惨，他们搭房子的椽子搭到了我们这边，椽子燃烧，把墙都熏黑了，我们的椽子在他们那边，一点都没烤糊。因为这件事情，隔壁那家的父母就信主了，到现在都还很爱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见证太多了，我不愿意多讲神迹，但这实实在在是神的成就，是神的恩典，我自己也常常不太相信神迹，但是神迹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你们说的这些仅是我经历的少数，我生命中无论大事、小事，处处都显出神的作为，愿荣耀都归给神！

人生需要交账

——读《五十年来》

文 / 察世俗



1988年，在华访问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在中国的故居，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中国基督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而来，王先生夫妇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去。原因很简单，他访问中国，是由“三自会”（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同）邀请的。这样一来，他在王明道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终，葛培理还是来到上海武康路王明道的家中，见到这位88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引《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那是十分可贵的。”

这句话也许是王明道一生努力“明证真道”的最佳注脚。王明道原名叫“王永盛”，20岁时自己更名。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改名时的想法：“……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

如果不了解王明道跌宕起伏、不断熬炼的

一生，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注脚。如果不了解中国教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王明道为何婉拒与葛培理相见，也难以明白中国教会今天的现状。

只有足够漫长的一生，才能述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择“窄门”的神仆，才总被置于艰难时世的风口浪尖，成为教会历史舞台上，为上帝、魔鬼、天使并众人所睹的角色。

奇妙的是，王明道91岁的一生，恰好成为这段教会历史中不可轻忽绕过的见证。更奇妙的是，这位中国传道人漫长一生中的传奇经历，由《五十年来》与《又四十年》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像两本人生的账簿。前者是王明道50岁时凭借数十年的日记撰写成书的自传，后者是由王熟识的门生王长新整理成文，主要材料是王明道90岁时的口述。

两本书一脉相承。《五十年来》中，我们看到王明道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不畏牺牲，坚持信仰的自由与教会的独立。《又四十年》中，王明道演奏出更为跌宕的强音。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中，更加艰难的遭遇里，曾在《五十年来》中发出的激越壮阔的生命旋律，竟一时低回徘徊，甚至一度变成痛苦哀叹：王明

道因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而被捕，为得释放，他曾一度跌倒，与常人一样软弱，甚至说谎，并痛苦难当。

然而，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终于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无惧地面对无期徒刑。此时，激越壮阔的旋律重新响起，更加震撼的声音再次从这个愈老弥强的生命中发出。

看完《五十年来》足让笔者拍案叫绝；读罢《又四十年》更感意味深长。由于两书所述都是真人真事，其扣人心弦之处，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动人感情之语，不是诗歌更胜诗歌。

《又四十年》中展现的绚烂的生命之光，我们只有回到《五十年来》，才能觅见其所从来。

我们不是从某部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看到基督信仰与世俗力量的争战，而是从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王明道与他身边的基督徒）身上，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洞见这种信仰的争战如何在血肉之躯中承载并演绎，更因为这种演绎近在咫尺（发生在中国），我们能更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信仰生命的真实，体味出基督馨香的可贵。

小小的身躯竟能承载远远超乎其可承载的历史重负，正如小蚂蚁能举起超过其自身几倍的物品，这里我们并非感叹血肉之能耐、蚁力之强大，而是惊叹造物主之奇妙，恩典之宝贵，应许之信实，受造之可畏。

王明道出生时，正值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其父王子厚在义和团围困京城东交民巷时，自缢而亡。母亲一人艰苦地将王明道姐弟抚养长大。从小在北京大杂院中长大的王明道，耳濡目染的本是社会底层的污秽、阴暗和败坏。然而，神以其奇妙的方式，将“凡事不愿附和”的他从这样的环境中分别出来，如同“从

火中抽出一根柴”。

他写道：“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

14岁那年，一位年长的同学带领王明道认识神。王说：“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也许，正因这早年的亲身经历和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王一生注重通过基督徒良好的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

当年复活节，王明道受洗，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一个真实的生命中，坚定、成功总是与迷茫、失败相伴；一个真实的信仰生命，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渐进的、争战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感人。一个基督徒越多地认识神，便能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并在自传中更真实地呈现自己。惟真实的呈现，才是最感人的文字。事实上，这类自传体的文字，在基督徒的手中，确实散发出独特魅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是先例。

王明道显然明白“真实呈现”的意义。他在《五十年来》的序言中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就《五十年来》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到如



王明道夫妇

今仍充满活力，给青年基督徒带来影响，这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命以及力求“真实呈现”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受洗后王明道并未立即放弃做“大政治家”的梦想，更继之以“到国外读神学，做大布道家”的梦想，直到神一步一步破碎他、炼净他，他才逐渐醒悟。

本来应该就读燕京大学，他却偏偏被安排去保定当小学教员；本来有望被保送到英国读神学，他却因自己按信仰原则要求再次受浸水礼，而被校方开除。

当时教会推荐优秀青年人到国外，并不鲜见。与王明道同时代的基督徒中，著名作家老舍 1921 年起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服侍，1922 年接受洗礼，后经缸瓦市教会主持等人推荐赴英任教。

王明道在信仰上坚持原则，勇于牺牲，一丝不苟，决不妥协。在一些人眼中，“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已到了“偏执”的地步，但神正用了他性格中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种“偏执”使得他的讲道、文章都带着鲜明的风格，锋芒毕露。以至于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己非人”。

对于这些评论，王明道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到哪里，他都激烈地批评教会中的问题，并视之为自己的受命。

“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我）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这些话，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教会而言，仍震聋发聩。他痛斥：“教会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的工人为薪金传道”，教会“正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才得不着人”。

有些言论之大胆、严厉，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说：“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生命的人绝对没有一半。”又称：“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坚决地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正因如此，王明道希望自己做模范的基督徒，自己带领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成为模范之教会。

被人们认为“偏执”的做法，在他的教

会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不用牧师的称呼（避免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不在聚会时用口袋收钱（设奉献箱，随意奉捐）、没有唱诗班（被认为会在敬拜神时转移信徒的注意力），甚至没有十字架（被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标志），只在房角石上刻下四行字：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他从死人里复活了，
他已经被举到天上，
他还要再来接我们。”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道对受洗的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

17年的时间（自1933年起），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受洗的人总共才五百七十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当时有的教会在一年中受洗的人数。

即便如此，从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发展到买地建堂，有七八百人聚会的大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日益兴旺，甚至在1949年建国之后，聚会的人数仍不断加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王明道夫妇被捕。

字里行间，读者常常所感的，是王明道在书中所表露的真诚。“（1920年）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

那人对他说道：“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

王深深地被刺痛，并开始悔改。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祷文，求神赦罪，并把自己看到的罪一一列出：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此时，王明道已受洗6年，且在旁人看来，他过着一丝不苟的信仰生活，并领导青年聚会，广受嘉誉。这些罪，若非被圣灵光照，实所难见。

1950年，王明道时年5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夏七月，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此二十五载中，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不堪回首。爱心不足，心思不洁，言行不谨，事神不忠，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晨八时三十分）。”

50岁之前的王明道，值得一提的，除拒绝参加日军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创办《灵食》季刊；一是娶刘景文姊妹。

王明道自己创办的《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有自己200元的资本。但正是这本小小的刊物，20多年中历经风雨却生存下来。王明道也通过这本杂志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不少书。

或许因是信仰类刊物,《灵食》季刊未在目前中国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一笔。但在笔者看来,王明道刊发的部分文章及其影响力,与同时代邹韬奋在《生活》发表的文章相比,并不逊色。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王明道的《灵食》季刊,恐怕缺下的只是“力谋社会改造”这一角。

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明道将基督信仰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没有延伸至社会层面等,正是当时他个人的局限,中国教会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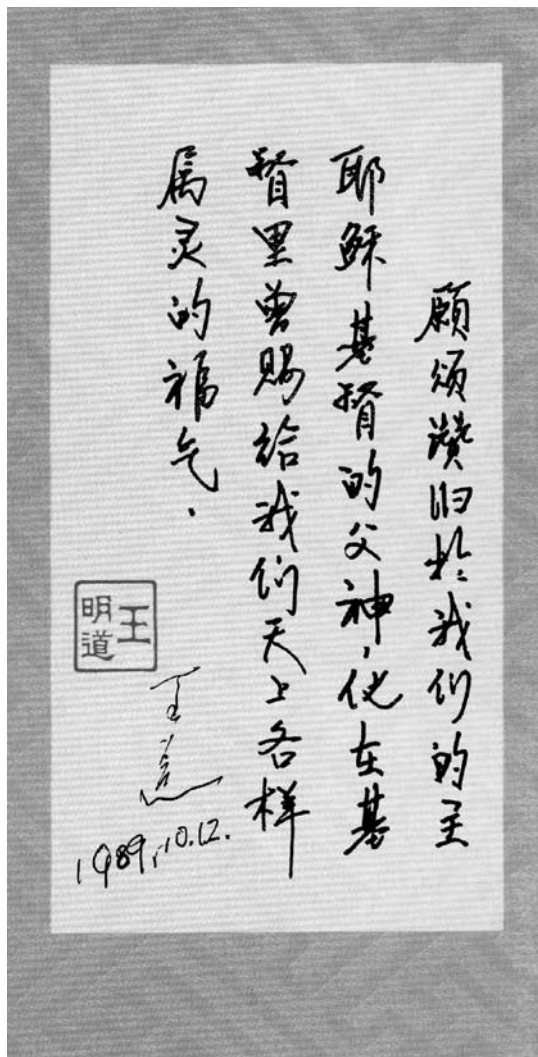
王明道的婚姻值得一提。王明道因到各地讲道,几次拜访家在杭州的刘德森牧师,从而结识其女刘景文姊妹,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王写道:“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为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道首先关注的不是刘景文本人,而是刘景文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对于处事一丝不苟的王明道来说,婚姻可谓大事中的大事。他不愿轻率地决定,生怕毕生大事“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他在192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王明道耐心并安静地了解刘景文,他写道:“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



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

同时,提醒自己:“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

王明道在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

在求婚一事上，刘景文的回复是：“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王明道并未看错，他未来妻子良好的灵性生命，甚至常常让王明道羡慕。

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却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

王明道此后经历各种磨难，性情与自己相异的妻子，成为其最好的提醒者、最亲密的配搭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拒绝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正是妻子提醒他不必与日本人相见。

在拒绝加入“三自会”后，出于对无期徒刑的恐惧，他曾一度软弱，在狱中撒谎。为此，他的心中痛苦万分，世人中恐怕只有妻子才能理解。妻子的提醒和陪伴，成为他重新站起来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神的安排。

晚年出狱后，王明道固执地不断写材料申冤，要求政府承认当初的错误。妻子对他说：“你撒过谎，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

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咱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王明道曾用“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来描述这场相守长达63年的婚姻（其间包括近二十年的监狱生活）。

半新半旧的，不仅仅是王明道的婚姻。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赢得了罗马人甚至贵族的尊敬，不少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看作斯多葛派最好的实践者，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斯多葛派所倡导的德行。与此类似王明道未尝不会被看作传统儒家道德生活的实践者。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背景下，王明道身上无疑带着“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印记。他自己的言行间，也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子。

1975年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王明道尚在狱中，有监狱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及出狱前，他写下：“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晚年出狱后的王明道，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50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50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即“威武不能屈”。

一生所做，王明道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账簿上，既是摆在人前，更是呈献于神，视为交账。如今，中国基督教会日渐兴盛，世所瞩目。重读王明道，更值得思考他账簿背后，留下的厚厚遗产与种种遗憾。■

作时代的光与盐¹

——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文 / 阿信

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但对于历史上中国基督徒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光与盐，限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往知之甚少，也就无法传扬他们的见证，鼓励今日的信徒。感谢神！中国基督徒见证集《光与盐》得以在中国正式出版。第一卷介绍了1850—195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位基督徒的见证。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读过该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写信说：“《光与盐》一书写得不错，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这些信仰先辈在社会公益事工中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开办的某学校的张姊妹感慨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5·12之后，一位参加灾区志愿工作的来自深圳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来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深感自己的事工还处在起步和业余的阶段。但这次在灾区，和国内没有做过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的工作能力相比，他的事工已经显得很专业了。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基

督徒投身于社会公益事工的心志，他们领受神的呼召，立志要在这一领域拓展神国度的影响。《光与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20世纪初十位信仰先辈开展社会事工的荣耀见证。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社会事工，曾以其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订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引入农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得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传讲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

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就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作盐作光而言，晏阳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带上老婆孩子，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



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人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和傲慢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生命中也有软弱，甚至错谬。然而，若非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哪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

以那个时代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之称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批评他的观点有过分迎合之嫌，且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从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坚定持守基督信仰。

2008年5·12四川的地震，促使中国基督徒走出教会的围墙，看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作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这方面服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一项新的事工起步时，往往如此。当许许多多基督徒开始了解和考察他们所景

仰的南丁格尔、史怀哲、柏格理的属灵事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不懈努力，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在谦卑地读过《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使我们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的拓展上仰望神大能的作为。《光与盐》中属灵前辈全身奉献的心志和大有果效的事工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让我们摒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在谦卑中学习我们先辈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的拓展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乃是发掘脚下的黄金，踩着属灵先辈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在这个世代作光作盐，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荣耀归于上帝。■

1 本文引用部分摘自《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知识分子告密事件”争议面面观

文 / 沈颖

今年三四月间文化名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卧底》，写到知名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冯亦代1958年始以朋友身份进出章诒和家，受章父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其时已被划为“右派”）热情款待，冯亦代晚年出版的《悔余目录》关于此间回忆的真相让她发现儿时亲切的“冯伯伯”其真面目竟是“上头”发展的线民，即“卧底”。章诒和反应激烈，“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

章诒和对冯的痛批，惹来了部分文化界人士“鞭尸”的批评，因冯已在2005年过世。

在中国“反右”、“文革”那几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中，“卧底”虽是特例，但“告密”似乎并不稀奇。章诒和另一篇关于“告密”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则引起更多回响、招致更严厉的批评，指她在“脱老文化人的裤子”。

聂绀弩是一个现代诗人、散文名家，1986年过世，当代仍受推崇。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后，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从1962年开始。也就

是说，聂绀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章诒和根据刚退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所写的纪实长文《聂绀弩刑事档案》指出，在文革期间把聂送进监狱者，就是围绕在聂身边的一大帮文化界人士，包括被动告密的戏剧家吴祖光，及1962至1967年间长期主动告密争功的美术大师黄苗子等。

章文说：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

到了1966年春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

由于吴祖光、黄苗子两人在文化界颇受推崇，尤其96岁的黄苗子仍在世，章诒和此文公开发表后，触动了众多文化界人士敏感的神经。章的支持者众，质疑和反对声也不绝于耳。

王容芬女士反应强烈，以《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和《黄苗子告密辨析》称“章诒和信口开河”，痛加辩驳称“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

96岁的黄苗子重病住在医院里，不知道被外面章诒和揪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告密小人。网络世界一片骂声，“九六老贼，墓木拱矣！”

章诒和说，告密的问题非常复杂，她本人备受攻击。对于章诒和“告密”一文，前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托人传话说，他过去几度受难，对于那些揭发、批判过他的人，即使事后面对，他从来都是只字不提，“否则，怎么一起工作呢？”他说：“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章诒和透过香港媒体回应了一篇题为《我没错》的文章，但相关争议并未因此结束，除了部分涉及人身攻击的非理性批评之外，外界对章诒和主要的批评，在于她并不掌握黄苗子“告密”的直接证据，含有主观臆测成分。

章诒和文称：“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王容芬文反驳其“没有证据，没有姓名，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卖了个关子。这个关子抹黑了整整一代文化人，他们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整，到了今天还要背上告密者的罪名”。

田继贤《再谈章诒和女士鞭尸式的批判》甚至提出这可能是章诒和对黄苗子的诬陷，提出“章诒和与当事人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章诒和对这些质疑和批评回应说：“现在讨论的档案公开问题，我举双手赞成。建议把聂绀弩数以万计的文字、卷宗，把足有一人高的章伯钧、罗隆基档案，办个展览，全国巡回。叫中国人民，特别是让今天的青年人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很好！我看只要事实公开，在真相面前，一切争论自然就解决了。”

有人撰文提出，不要用现在的思维看过去。那时候妻子揭发丈夫是大义灭亲，革命风格。“黄在那个关头的表现，带有极大的代表性。文革当中，夫妻、亲子、更不用说朋友间互相揭发，有的是由于走火入魔的阶级（路

线）觉悟，有的却是出于自保，出于被迫无奈，都须作为个案来具体分析。”

持此种观点者将告密现象归因于特殊的时代土壤。“人们在阴影下生活的时间长，自己就会变成阴影，你可以说变成阴影的人不够高尚，不够可贵，但若因此就指责他丑陋，则有失偏颇。真正的问题在于年代，在于土壤。什么样的土壤，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

反对时代肇因者坚持拷问人心。他们援引《卡廷惨案》中曾经助纣为虐的波兰军官因负罪感强烈以致举枪自杀说，这和黄苗子的告密形成了鲜明对比。“黄苗子没有自己来忏悔，因中国文革后极缺乏忏悔的社会气氛。”“软骨头的大陆文人，浩劫过后将罪恶归于制度，归于当时人人如此，不知忏悔，不向自己的良心问责。这是千年专制制度造就了劣根的国民性，还是文人的劣根性铸成了这种制度？”

旅美学者林达则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历史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14年。档案材料提到是大学生米兰·昆德拉揭发的，却没有留下他的笔迹。而米兰·昆德拉本人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此案至今还是个谜。

如何处理旧档案？这屡屡成为转型后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林达观察到世界各国不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阿克曼曾语出惊人——全部烧掉(Burn them!)。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采纳阿克曼教授的建议。统一后的德国更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对东德斯塔西海量档案的复原工作，设立专门机构——俗称高克委员会，立法向公众个人开放本人档案；并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允许历史学家与记者依法调阅。波兰等东欧国家也纷纷加

以仿效，设立国家历史纪念馆，允许个人查阅本人档案，但对涉及他人的部分作技术性处理。

让人叹息的是，一个个新悲剧随之出现。父子夫妻在旧体制下不得不争相揭发，前东德的某位妻子发现自己档案上赫然在目的“反动言论”记录，只能出自最信任的丈夫，最后只能选择离婚收场。私人空间被无情挤压后，个人之间的信任终将变质异化。一幕幕得到了真相，失去了家庭与信任的人间惨剧，使得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开放档案的后果难料，其成败得失，如何评价，也颇为棘手。

林达认为，今天回顾历史，应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善意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法治社会的建立，对犯罪的明确界定，铲除告密者生长的土壤；同时，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理当不简化看待历史，不草率对待他人。否则，在我们批判着那个时代的同时，却还是不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和那个时代划清界限。

有人认为相比章诒和的苦苦追讨真相，聂绀弩本人对告密行为更有同情的怜悯之心。“聂是应该知道谁揭发了他的，只不过不一定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在他被捕前或后。他说的做诗如犯案，解诗如破案，其意甚明。我们应该学习老聂，他有悲悯之心，他自己本已够苦，却仍能设身处地体恤别人尤其是老友，他懂得人性的弱点，不能要求人人做烈士，更不能要求别人为我而做烈士。”

有人进一步提出，章诒和女士本人在压力之下也曾有过告密行为，且后果严重。她诚恳忏悔，自认有罪。一向“嫉恶如仇”的聂绀弩却原谅了她，“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本人也曾受胡风事件之牵连，但在舒芜与胡风反目的旧事上，他也持同样观点，且事后与舒芜仍有往来。这就是聂绀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对于如何处理此类告密事件，中国政法大学一老师撰文说：“极权主义的历史，更像一部残酷无情的绞肉机，人们为求自保，互相伤害，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可能暧昧不清，告密者本人又何尝不是体制的受害者？有多少人能够面对历史，问心无愧，全身而退？南非大主教图图苦口婆心劝告世人：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处理此类告密者问题，宜就事论事，在法言法，将心比心，以史为鉴，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套之道。日后依法开放相关档案，在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合理平衡与满足本人知情权；避免媒体大肆爆料，造成无端纷扰；由历史学家加以理性梳理探讨，为共同未来寻求历史真相与教训，才是应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即使对告密者甚至加害者，也要有同情的理解，不能把他们简单打入另册，加以妖魔化。要做的是，秉持当下我们都是历史幸存者的定位，超越加害者受害者告密者旁观者的简单四分法，寻求最低限度共识，重建个人伦理与社会道德。不要再区分我们与他们，大家理当戮力同心，成为未来开放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共同创建者。法治国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尊重个人隐私与基本权利，与旧体制相比，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2009年4月29日，北京部分文化、传媒和法律学者聚会，座谈章诒和女士此前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两文。参加讨论的有徐晓、罗原、刘自立、崔卫平、章立凡、徐友渔、卢跃刚、田晓青、梁晓燕、徐星、蒲志强等，章诒和女士亦到场。

章立凡发言说：“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他们心里明白：章诒和爆出的这堆烂事，当年咱们也干过呀！有朋友访德归来谈道，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的人，特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在威权时代的中国，这不仅是集团犯罪，而且是群体犯罪，很多人在各自岗位上，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中国人处于一个互相伤害的体制和群体中。章诒和此举招致这么多人制止或反对，是你爆的料太厉害了！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有可能干过这种下三滥的事，所以要合力请你闭嘴。”

卢跃刚说：“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告密者，寻求保护，稀释责任，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深处，你的良心怎么看，跟别人怎么看无关。”

“忏悔是个人的，不是大而化之地说反什么体制，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说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没做过什么。做的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这样具体的追究才能追到人心来，而不是把个人责任稀释掉。这是我的意见。”

梁晓燕说：“告密这种行为，这个文化一直传到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线人’仍然到处都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是领受某种‘任务’的，当他们领受任务的时候，他们有过犹豫和选择吗？如果想抵御和摆脱这种任务，动力来自哪里？良知？这个良知怎么来，是天生的吗？这个良知从人的什么地方产生出来？通过什么过程产生出来？我很在意观察和思考这一点。”

“有一个朋友，年轻人，他和我谈，他在大学里面接受过‘任务’——秘密监视他的同学们。当时接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是小孩，现在他想起这事，觉得自己好像不该做，但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不该做。他不确切知道伤害了谁，但肯定会有后果，他心里产生了不安。该不该做？他问自己问不清楚。有一次我们不知道聊什么话题的时候聊起了这些，他用一种很迟疑的口吻问我。我觉得，他有了迟疑，有了困惑，有了不安，这些就是良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理性的锤炼，他一定会有不同的选择。”

“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很大程度是在遏

制这种东西，更是抛弃这些东西；是让你滋生那些道德虚无感，更加激发那种功利性、目的性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展开这样的讨论，不只在揭示一个大的方面，比如说制度的问题、政治的黑暗等，更多的在于，揭示每一个处在这种恶劣状态中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那种道德困顿、那种心理煎熬——如果他们有的话，那种煎熬本身是打动人心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展现。这种揭示传递给年轻人，他们会反问自己：我有这种精神历程吗？”

“我很希望看到在关于‘告密’的讨论中，无论是揭发的还是辩护的，都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在相同的历史处境下的选择和行为、那时的心理过程、经历的煎熬或困顿，都坦诚地拿出来见见阳光。就是说，站在道德审判者的角度，未必是一个好的角度。站在共同的道德反省的角度，或者说一个道德探索者的角度，可能比那种审判者的角度，对下一代的作用会更好。”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每每读及那段历史，常常让人泪流满面，心痛不已。为那些受害的，也为那些害人的。耶稣说：你们哪一个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讨论及此，对于告密事件的深层次剖析仍需从宗教角度寻求反思应对之方。还历史真相，但当动乱时“告密”成一阵风，平反时“揭发”成另一阵风，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由有限的人作出的真相还原能多大程度逼近真相？而即使最大程度逼近了真相，谁又能真正安慰人心的创伤？对于朋友告密，似乎很难用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或者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或者自私可鄙的出卖、肮脏的交易来揣度，也许本来人性之正邪善恶就赋予了人行善为恶的无限可能？面对忏悔，我们是否宽恕？真正的忏悔是面向谁的？面向人还是神？受害者和加害者如何自处和共处？而整个社会，又如何接受反省和忏悔，形成社会或个人的和解进入崭新的世界？■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

文 / 余杰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口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

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2000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有圣灵的工作。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专制时期的一部分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

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2000年1月28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東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紧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150条，375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有着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

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只是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

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着颈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变“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na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

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正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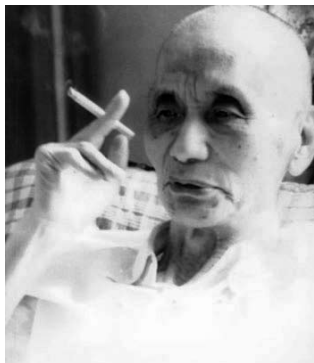
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氛围，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吐唾

沫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沫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



晚年聂绀弩

在原罪的意义，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107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

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

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我们不仅可以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2009年8月3日初稿，6日定稿

文革期间文人告密 “荒唐之恶”的反思

文 / 可君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

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

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

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

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

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诗篇 68:10）

世界——交织着形形色色生机和杀伐的原野。

一次讨论中，一位“愤青”朋友听过我的“原野”描述后批评我说：“以你的经历、处境，你这个‘观’太乐观，这是一个‘悲惨世界’，不应该叫它‘生杀原野’，而应该叫做‘杀戳原野’。

这意思，出自他钟爱的叔本华等一脉欧洲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眼里的世界，一派杀戳、残酷、绝望，别无它况。“依赖恐惧胜于信赖信仰”，这是叔本华的座右铭。这一类更明确的概括出自法国大作家塞利纳在其小说《漫漫长夜行》前的题诗：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黑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
亮光的天空。”

我们当然不屑那些滴着香露蜜汁的作品，但也不信任那些拿在手里寒彻骨髓的创作。那些内心深处漆黑刚硬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领教得太多了。

况且，生活——生命的原野上，原非如此，即使对我这样命中注定常常像一头驼鹿一样满身泥尘、长途奔命、“狼狈不堪”的人，也非如此。

在白桦树林后面……

我在森林密布的小兴安岭生活过一年多。密林里、山谷中，住着狩猎为生的几户鄂伦春族人。夏季，是他们捕猎驼鹿的季节。驼鹿跑得不快，可是有韧性，可以没完没了地远程奔跑，人很难追上。于是，鄂伦春人会扮成鹿的样子，头上戴着鹿头，身上反披着鹿皮袍子，甚至在屁股后面系上鹿尾，然后

悄悄接近鹿群……其实，鄂伦春人自己的性格就像驼鹿：温和、坚毅。而我们要在生命的原野上尤其在中国的原野上做些有意义的事，实在不得需要像驼鹿一样有“没完没了”的韧劲……

这年夏天，我因着教会工作走进内蒙古高原，当地朋友拿出一张通缉令给我看——原来，这一段时间，这一带交通线上一直有个连环杀人犯在流窜行动，他伪装甚佳，不易让人警觉，而且每每以单身旅客为猎物，心狠手毒。我谢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凭着自己长期“驼鹿”般经历练就的对各种隐秘杀机和猎捕的超常敏感，还是像一匹驼鹿似地迈开蹄步，独自走进高原深处。一路遭遇无数麻烦，我的手脚又迟笨，总也走不快，好在神赐给了我一点驼鹿般的韧劲，从早到晚不停走着、寻访着、请教着，一路从图鲁根河到浑善达克沙地，从锡林郭勒草原到达里诺尔湖的蒙古村，最后，偶然走到了另一片大草原中的一个汉族牧民家，走进了他家后面的一块隐蔽的草原。

草原，我并不陌生。当农民时，我就经常上草原打草、搂草，有时还要搭草棚在草原深处住半个月。回到城里后，从事的环境专业工作又把我多次带到草原。

可这次，我意外闯进的是一片迄今我所见过的最瑰丽最宁静的草原——在这次内蒙之行的最后两天！

……等明白过来自己遇到了什么以后，我先在一汪浅水边用双手捧起一掌心的水喝了个干净，然后扔掉鞋子，像一匹真正的驼鹿那样，在草原地上痛快地打着滚，翻身仰起四肢快活地嗷嗷大叫着。好久，我从狂喜中醒来，拾起鞋子，爬上一边的草坡，在草坡顶上一棵粗壮的白桦树下坐下来，瞭望着这片草原。

这是一片偌大的盘状草原，它的周边微

微隆起一圈草坡，仿佛造物主在大地上别出心裁地轻轻捏了一个浅浅的圆圈，把这块瑰宝般的草原藏匿其中，而对着村落、道路方向的草坡上，长着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大多是白桦树，恰好挡住了陌生人的目光。草在这里长得又密又厚，无数野花在缤纷灿烂盛开着，从白桦树林这儿望下去，仿佛是一块硕大的碧绿草毯，上面缀满了数不清的彩色繁星。

正是农历“三伏天”，高原上却一点儿也不热，白桦林树荫下，更是凉爽。过去在草原的经历，让我的目光透过眼前的盛夏，勾画了这片草原的其他景致：春天，绿草遍野，第一批野花与芳草一起撒遍草原；夏季，不同种类的花潮此起彼伏，草原就像一位时尚姑娘每天为自己更换着奇装艳服；秋天，高高的牧草上下，一批又一批的秋花和各种五彩斑斓的果粒仍然在连绵不断地装点着每一寸草地，直到大雪覆盖。

整个下午，偌大的草原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影，只有鸟儿唱着各自千奇百怪的歌，在草地与树林间穿梭着。

那年，也是在树林里远远看到过驼鹿，正伏在草丛里，久久凝望着远方。那时就想过：它们，在想些什么呢。

现在，我也像一匹驼鹿一般，久久凝望着草原，我一下子与它们息息相通了：我的眼前，也掠过了多少次原野上惊心动魄的被困，无数次撕心裂肺的突围，一身汗臭，一身尘埃，一道道伤口……经历了、了解了太多这类如驼鹿般悲喜交集的故事，我经常痛切陈述说，中华，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苦难最深重、牺牲最漫长、事态最复杂、真相最诡秘的地方。可是，尸首在哪里，鹰也聚集在哪里，哪里的罪恶多，哪里的恩典也显多。杀伐与灭绝在哪里干裂原野，复活与永恒也必如大雨倾盆。所以，

狼狈不堪的“驼鹿”有自己的无比幸福——仅仅活这样的大地、这样的时代，就已然包含了特别的呼召、特殊的祝福。我在话剧《莎士比亚在嘉兴》中为魂游中华的莎士比亚写过这么一段台词：

“如果，人能投胎转世，像古代东方人认为的那样，那么下一次，我要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神圣的爱、信仰和希望在这里如此真实确切，而这些，在我看来是值得活着的唯一依据。我要做一个汉语剧作家，因为这里的历史如此恢宏壮丽，这里的喜剧如此匪夷所思，这里的悲剧如此庄严神秘，这里的语言如此精湛美妙，这里是诗人无与伦比的故乡！”

这，就是哪怕像驼鹿一样艰辛不堪的人，都能拥有的“瑰丽草原”。

在以后的文章中，如果可能，我还会告诉你几个更加不堪的真实故事，例如，我新认识的一位友人——他是“文革”重刑犯的幸存者，我把他经历过的那地方称之为“地狱里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可就在那里，他一次次看到无比壮美的生命落日，这落日余晖永远凝固在了他的心上，为他准备了今天的重生得救。

仍然有一种可能，在这里，漫长的患难也是深深的祝福。

所以，我坚持把这世界——这生命原野称之为“生杀原野”而非“杀戮原野”。

那么，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在你的生命原野里，那本来就在那儿等待着你的白桦树林，瑰丽草原，你找到了吗？

而此刻，落日余晖中，我坐着的草原边、树林后，远远传来了女牧人小韩呼喊我的声音……

原野人家

那片瑰丽草原一侧的草坡前面、白桦树林下，零零落落住着几户人家，彼此的距离很远。

沿着蜿蜒在草原上的车辙路走去，小韩家是第一户人家。远远望去，黝黑低矮的房子稍稍有些歪斜了。房子里里外外完全是用“土坯”（那一带农村常见的建筑材料，用黄泥搅拌干草制成的泥草砖）砌成的，屋顶也是干草抹泥盖成的。房子里只有两间小屋子：进门便是厨房，绕过土坯垒成的锅台，便是里间。里间靠着南面窗户照例垒了一整条土炕，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小炕桌，堆了几条被子，靠着北面的地上堆放着各种黑乎乎的牧具、农具，和一些粮食、蔬菜。除此之外，家里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好像猛地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黑龙江内蒙古交界处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土坯房。

昨天刚到这里，走到门口，这对年青的牧民夫妇着急地说：“姜老师，你从上海来，咱家这泥巴房，你怎么进得去？！我们骑马带你到乡里朋友家里住吧，那好赖是砖瓦房。”

我打量着屋子说：“啊呀，和这一模一样的土坯房里，我住过三年半呢！我还跟着老乡脱过坯，盖过这样的房子呢！”他们顿时笑了，一刹那，什么隔阂也没有了。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后，我留在这偶然经过的地方休息了两天。

两天里，除了一个人去坐在那片瑰丽草原里，其他时间，我跟着他们放羊、下农田，和他们长谈。他们像草原那样坦荡热情地接待着我。可也有糟糕的事情：小韩的丈夫常常醉酒，我临走前的那天下午，他又到远处朋友家喝酒去了。黄昏时，小韩把我从那片草原上叫回来，带我去二里路外她母亲家吃饭。

她五岁的女儿也在那儿由她姥姥带着。天黑了，点上了煤油灯，我和她们老少三口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围着炕桌边吃边聊。娘俩非常高兴，还喝了点白酒。我一向滴酒不沾，就喝茶陪她们。小韩的女儿先是拉着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往西边那家人那儿去，“那家的狗狠着呢，咬人。”直到我再再向她保证不去，她才放下心来，然后，她就像一枚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来转去。我们聊了很久，她也终于累了，躺进她姥姥怀里刚要入睡，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使劲揉眼睛，攒足了入睡前最后一点精力，瞪着我问：“伯伯，你看我妈妈好看不？”我们三个大人全愣了一下，然后一起哄然大笑起来，她姥姥笑得把怀里的她往旁边一推，往后倒了下去。她好像没看到大人们的大笑，定睛直直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赶忙抹去笑出来的眼泪说：“啊好看好看，你妈妈勤快能干又好看。”

她这才满意地一笑，然后一头栽进她姥姥的怀里，顿时就睡熟了。我则回答她外婆的话说：“我那不是客套话。”

“哪能呢。你们城里女的细皮嫩肉的，我们这里一年到头风沙磨日头晒的，好看不了。”

小韩的确被磨得晒得黑黑的，可是我从没长时间脱离大地深处，所以总算没有失去对大自然中没有修饰的生命之美的欣赏能力。

“千万不要学城里人那样做眉毛什么的，”我对小韩说，“现在全中国已经剩几副真眉毛了。”

我们又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从小韩母亲家出来，外面漆黑一片，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小韩打着手电筒领我穿过高高低低的小径回到她家里。她点上油灯，蹲在泥地上一边捡菜一边听我讲圣经里的故事。我们等啊等，一直到半夜，她丈夫还没回来。“姜老师，你明早还要赶路，我们先睡吧。”我有点尴尬，又毫无办法，因为我

知道，在这地方人看来，客人即使是提出睡到外屋地，也是对主人家的侮辱。于是按着塞外风俗，我作为客人，睡在了“炕头”，小韩睡在了“炕梢”，吹灭油灯，做过晚祷后，我躺了下来，听得夜风在窗外的无尽原野穿过，很快睡着了。

凌晨三点，我手机的铃声把我叫醒了。我赶忙爬起身来，听到近旁的小韩也悉悉嗦嗦起来了，划着火柴点油灯。我便转过身去穿外衣，因为我知道，内蒙东北有一带的农村妇女，多习惯赤裸着上身睡觉。“姜老师”，小韩叫着我，我转过身去，油灯下，她边系着衣扣边焦急地说，“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八成又喝醉了，回来的路上又躺在那条沟里了，他常这样。我这一宿没合眼，我得去找他。有一次他满脸是血还睡在沟里。”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成，你人生地不熟的，一点帮不上忙，我自个儿去。我把咱狗带着就能找到他。我行，都这样好多回了。”

“好吧，那我赶车去了。”我拉过背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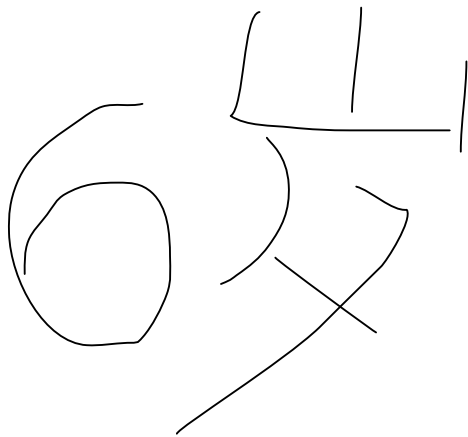
“姜老师，对不住你。他说好该送你的。”她说，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

“没事没事，”我赶忙劝慰她说，“我一个人野地里赶夜路也不知道多少回了。如今又不像从前，草原上没狼了。愿主赐福你们。”

“嗯，要不是这样，我指定不让你走的。”

在房门口，我们挥手告别。她带着狗匆匆向远处赶去。我目送着她远去，合上他们不装门锁的房门，为这瑰丽原野——原野中这美丽的一家感恩代祷，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开始了又一次的原野夜行。

2009年夏修改



文 / 书拉密

一

过完冬天，天天就六岁了。不过天天认为只有等哪天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吃了妈妈给她的两只红皮大鸡蛋，那才真是六岁了呢，现在还不算。所以天天很着急，可是着急也没有用。天天坐在自家门口的长条凳上想：什么时候爸爸才会像妈妈那样给我两只红皮大鸡蛋呢？天天想，可惜妈妈不能给了，她们说妈妈去山上了，其实不是，她们骗我呢，我才不信，妈妈没了，就是死了。邻居的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哇，她就先哭上了，天天哼哧了两声，并没有眼泪，天天想这可真糟，可是又不能朝眼睛那儿抹唾沫。

天天还记得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有好多的人进到屋里来，屋里的灯亮得刺人眼，那些人忙忙碌碌地，把妈妈放到什么上，盖上被，然后就不见了。天天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醒了才发现是在慧姐家，慧姐说：“起来吧，天天，领你看你妈去。”

“哎！”天天很高兴，天天记得有一次慧姐带她去3路公共汽车上看妈妈，妈妈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奶糖给她们。天天特别喜欢妈妈胸前挂的票夹子，尤其是那个亮晶晶的铁皮钮，一关就“嗒”地一响，天天觉得妈妈可神气了，

车厢里的人都得听她的。

可是这次慧姐没带天天去3路汽车站，她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这可骗不了天天。天天问：“慧姐你不带我去找我妈妈啦？”慧姐说：“就是带你去看你妈呀，你妈生病了，住院了，懂不懂？”

当然懂。天天点点头，这样的事，天天可是知道的，天天三岁的时候就生过病，甚至还住过院，打过吊针呢。护士阿姨说：“这孩子可真够胖的，连血管都找不着。”天天说：“使劲找不就行啦。”那些护士阿姨一听都笑了，都夸天天聪明，有股子机灵劲儿。这都是后来妈闲唠嗑时说的，妈还说，天天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学习，学好了上大学，别像妈，一辈子跟车跑，倒是省坐车钱了。妈说完了就咯咯地笑，妈可爱笑了。

慧姐带天天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好多的人挤在一处红砖房前了，有很吓人的哭声震响，天天紧紧抓住慧姐的手，看见有几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地拿什么东西。突然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呀。”天天说：“嗯。”就吭唧了几声，但没哭出来。天天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背对她们站着，手插在衣袋里，天天知道那是大夫，是给人治病的，天天对慧姐说：“他能让我妈回家是吧？”没等慧姐说话，天天就拽着慧姐的手走到白衣服人面前，天天说：“叔叔，你能让我妈回家，是吗？”白衣服的人一愣，看了看远处的红砖房，又看看擦眼泪的慧姐，他吱吱唔唔了两句，转身走了。

天天看着他走进一扇大门里，连头也没回，天天第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于是天天就哭了，很大声地哭起来，不是因为妈妈死了，而是因为那个穿白衣服的大夫不肯帮她把妈妈送回家。这时，过来了很多人，她们说：“这就是那孩子。”然后有好些人陪着她哭，天天擦擦眼泪，想看看那个白衣服的人回没回来，有这么多人帮她一起哭，他还不肯吗？

可他就是没回来。

后来，后来，慧姐给天天扎小辫，天天找

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绫子，都是过年的时候妈妈和慧姐给天天买来扎辫子用的。那条绿的还是爸爸给买的呢，妈当时说：“你爸一点儿也不会买东西，买条绿不叽的，能好看吗？”爸爸说：“给我宝贝姑娘买的，又不是给你戴，咋不好看？”天天让慧姐找一条花的好看的扎上，慧姐说：“天天现在不能扎花头绳子，天天得扎白头绳。”

“为什么？”天天不愿意，白的多难看呀，“我就要扎花的，白的不好看，我妈从来不给我扎白头绳。”

慧姐住了手，叭嗒叭嗒掉眼泪，慧姐说：“天天听话，天天的妈没了，天天就得扎白头绳。”

既然和妈妈没了有关，那么，好吧，天天从来是懂事的，天天点点头勉强同意了。天天说：“那……那些花头绳等我妈又有了，我就能扎了，是吧？”

慧姐过了好半天，才“哎”了一声。一大滴泪冰凉凉地落在天天的小手上，天天吓了一跳，把手在衣服上蹭了好几下，不满意地说：“干嘛呀，你？”

第二天早晨，天天在门口的长条凳旁边玩踢毽子，收垃圾的马车来了。穿着灰衣服、戴头巾的阿姨坐在车上冲她喊：“闺女，喊你家人出来倒垃圾。”

天天答应一声，就冲着屋里脆生生地喊：“妈，收垃圾的来啦！”喊完了，天天忽然想起来，妈妈昨天没了，天天就有点儿不好意思，竟然把这件事忘了，天天赶紧冲收垃圾的阿姨说：“我妈昨天没了。”收垃圾的阿姨重复了一句，说：“没了？”天天想也许自己说得不对，阿姨没听明白，她又急忙说：“就是死了。”收垃圾的阿姨听了，跳下车，问：“啥时候？”“昨天上午。”垃圾阿姨看了天天一眼，“哦”了一声，然后从马车上拽下一把大铁锹，三下两下把天天家门口的垃圾扔上了车。天天一边看垃圾阿姨干活一边说：“我妈是昨天早晨四点生的病，十点就不行了，可快啦，大夫说得是脑晕血。”天天很高兴能有个机会介绍一下妈妈没了的事，可不是哪

个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脑晕血”这个病的呀。可是显然垃圾阿姨对她的聪明并不欣赏，垃圾阿姨干完活，把大铁锹往车上一扔，拍拍天天的头，说：“进屋去吧，早晨凉，多穿点儿。”然后她就赶着马车踢踢蹦蹦地走了。

没得到意想的夸奖，天天觉得挺没意思的，天天低头看看胳膊上的黑纱，上面还别着一枚亮晶晶的小别针，天天想，小梅她们肯定都没有这个，她们要是冲我要，我才不给呢，气气她们。不过，她们要是非常非常想要的话，我就让慧姐给她们一人剪一个戴上吧。妈说要和小朋友讲团结，不要太抢尖儿，好吧，到时一人发一个。天天想着，忘了刚才的没意思。

天天进屋的时候，爸爸正蹲在地上捅炉子做饭。炉火红彤彤的，哗哗叭叭直响，照得爸爸的脸亮堂堂的。天天说：“爸，你的脸真亮啊。”天天伏在爸爸的背上，希望爸爸能像往常那样把她一背，在屋地上猛转几圈，看着天花板直要往下掉，可好玩了。可这次爸爸没动，爸爸伸手拍拍天天，说：“天天，帮爸舀碗水来。”天天觉得很奇怪，好像有好几天没听爸爸说话了，爸爸的嗓子像含了沙子似的。真的，不知怎么弄的，爸爸变得乱蓬蓬的，天天用手摸摸爸爸的胡子说：“爸，该刮胡子了。”谁知爸爸突然搂住天天呜呜地哭了起来，天天吓坏了，在爸爸的怀里一动不敢动，天天想一定是刚才喊错了，爸爸不高兴了，天天说：“爸爸不哭，爸爸不哭，天天听话，天天再也不闹、不磨人啦。”

天天记得那天吃的是煮面片，非常咸。

二

春天的时候，后院的樱桃树开花了，粉嘟嘟的一大片，远看好像一朵大云彩在院子里浮着。天天盼着花快点儿落，那样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摘红樱桃吃了。去年表哥借了一台相机给她和妈妈照了两张像，相片上妈妈抱着天天，天天一手拿只玻璃杯，一手在摘樱桃。天蓝蓝的，

樱桃红红的，天天张着小嘴在咯咯地笑，妈妈也在笑。

但是今年爸爸告诉天天摘不成樱桃了，因为大舅从北山来了，大舅是来和爸爸要房子的。因为天天他们住的房子是姥爷的，大舅说这房子当年就该是他的，因为他是长子，他当时可怜爸爸刚从乡下来没房子结婚，才答应临时借给妹妹夫住的。现在妹妹没了，他的大儿子正急着结婚，“你看……”

爸爸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说：“容我两天空儿，我一人咋都好说，总得给孩子找个落脚处。”

大舅说：“那是那是，你也别太急着搬，慢慢找慢慢找，我就是说这个事儿……”

爸爸说：“我懂我懂，先容我两天，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马上搬，决不会耽误力子结婚。”力子是大舅的儿子，十九岁了。

爸爸找了好几处房子，都不合适，房主一听是个刚丧妻的单身汉带个孩子，都不愿租。

有一天，爸爸对天天说：“天天，爸爸带你去厂子里住好不好？”

天天当然高兴，蹦着说：“好哇好哇。”天天去过爸爸的班上，那里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能装得下那么多那么高的大汽车，屋地上还有好些槽槽，有的叔叔就仰面躺在那里修汽车。那里的叔叔对天天可好啦，他们还给她烤过玉米棒子吃呢。

爸爸说：“那儿的床有点潮，夜里会冷，你怕不怕？”

天天说：“爸爸不怕我就不怕。”

“好姑娘。”爸爸拍拍天天的头说，“那咱们今天就搬过去。”

值班室的床果然很潮，夜里也冷，不过看爸爸没说什么，天天也就没说什么。夜里枕着爸爸的胳膊睡得仍然很香。

有天傍晚，天天觉得浑身赤痒痒的，就对爸爸说：“爸，我想洗澡。”她本来还想接着说，以前妈妈隔几天就给她洗个澡，话到了嘴边，

天天没说。自从那天喊错了一次之后，天天再也不说“妈妈”这个词了，尤其不当着爸爸的面说。

爸爸听了天天的要求，挠挠头皮，说：“天天今天先忍一天吧，明天我给你烧一大锅热水再洗好不好？”

天天说：“好吧，再忍一天，爸爸说话算话。”

第二天中午，爸爸问同事小孙叔叔：“小田晚上有没有空儿，能不能麻烦她来一趟，天天想洗个澡。”

小孙叔叔说：“没问题。我一个电话过去，她准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田阿姨果然来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田阿姨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涌在值班室里，你推我搡地，和小孙叔叔开玩笑。

天天也很高兴，小田阿姨的眼睛又大又亮，特别像挂历上的电影美人。

爸爸对天天说：“这是田阿姨，问阿姨好。”

天天很乖地说：“阿姨好！”然后紧接着问爸爸，“甜阿姨就是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吗？”

大家听了都笑了，有位大脑门叔叔说：“这可得问小孙，只有他尝过，别人没尝过可不敢说。”大家听了，笑得更厉害了。天天不明白怎么回事，见大家都笑，她也跟着笑。田阿姨脸红得像只大红苹果，小孙叔叔狠狠地插了那个大脑门叔叔一拳，大家笑得更欢了。煤油炉上的水壶哧哧地往外吐白气。

小田阿姨的手很软，小田阿姨说：“天天的腿好长啊，身材这么好，以后可以做模特啦。”天天听了，很快乐。

过了几天，小田阿姨给天天做了一条花裙子，穿起来神气极了，像一只大蝴蝶，飘来飘去的。天天穿了它在厂子里到处乱走，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夸奖。叔叔们见了天天总问她，谁给你做的花裙子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自豪地仰起头来说：“是小田阿姨。”他们又问：“小田阿姨是谁呀？”天天就说：“是

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呗。”

要是有人问：“这是谁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说：“当然是小田阿姨的模特了。”

要是还有人问：“模特是干啥的呀？”天天就没词了。所以为了防止别人问她这句话，天天总是在答完前三个问题之后转身就跑。有一天，一个叔叔看出她的小狡猾来了，见了她在厂房外面走，劈头就问：“天天，模特是干啥的呀？”

天天一下子懵了，脱口而出——“是比糖还甜的阿姨。”“哈哈”，叔叔们都大笑起来，把天天弄得可不好意思了。

不过，天天还是觉得和爸爸住在厂子里很好玩。只是，天天觉得有点儿想妈妈。爸爸烙的葱花饼怎么也赶不上妈妈的好吃，总是硬梆梆的，不是盐多了，就是盐少了。总也没正好的时候，真是的。可是一看爸爸很抱歉的样子，天天就不说什么了，天天说：“爸，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烙饼，又软又香，像……像……李奶奶烙的那样。”

其实天天并没吃过门卫值班李奶奶烙的饼，可是一下子又找不着别的熟人了。爸爸听了，埋着头使劲往下咽，嘴里呜噜呜噜地说：“好，好。”

白天，爸爸到厂房里去干活，天天就和李奶奶在值班室里。李奶奶可喜欢天天了，总给天天讲图画书上的故事，“乌鸦喝水”呀，“小猫钓鱼”呀，还有许多鸟的故事，李奶奶还教天天认字，没几天工夫，天天就认识了好多字。李奶奶说天天真是个聪明丫头呀，可惜妈走得早，李奶奶用小手绢擦擦老花镜后面的眼角。

天天说：“奶奶，给我梳梳小辫吧，我爸也不会梳，东扭一下西扭一下就完了。”

李奶奶一边给天天梳小辫一边说：“你爸带着你又当爹又当妈，不易呀，你可得懂事点儿，别惹你爸生气啊。想吃好吃的和奶奶说，别老跟你爸要，他一个男人家，吃喝伸手惯了，乍一个人领孩子过，做不出来伤心，做不好也伤心，

听没听着？”

“哎。”天天总是很乖，愿意听话，虽然天天并不太明白李奶奶说了些什么。

中午的时候，叔叔们都聚到值班室来吃饭，他们时常会给天天带盒饺子、包子什么的。叔叔们对天天说：“天天，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讲得好下次还给你带好吃的，讲得不好，下次可没有了。”

天天听了，不高兴了，傲气地摆摆手说：“我才不为好吃的讲故事呢。”

叔叔们就说：“哟嗬，天天还挺清高的呢，那你为啥讲故事呀？”

天天说：“为了……为了……”她抬头看看爸爸，爸爸说：“为了让大家高兴。”天天就学着说：“为了让叔叔们高兴。”

“那就来一个吧。”叔叔们鼓掌欢迎。天天站在屋子中央，行个礼，开始讲乌鸦找水喝的故事。“从前，有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找呀找呀，找到了半瓶水，瓶子的口很小，乌鸦的嘴伸不进去，乌鸦喝不着水，咋办呢？它就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喝到了水。是啥主意呀？你猜你猜！”天天跑到大脑门叔叔跟前，起劲地用自己的脑袋撞他的大脑门，“咚，咚，猜猜是啥是啥？”

大脑门叔叔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脑门，说：“那还用猜，乌鸦抱起瓶子，往嘴里一搁，不就喝着了吗？”

“不是不是，你猜错啦猜错啦，”天天拍着手，兴高采烈地说，“乌鸦找了很多石头子儿扔到瓶子里，水升高了，乌鸦就喝到水了。这是一只聪明的乌鸦。下面再讲一只笨乌鸦的故事。从前，一个冬天，有一只乌鸦，找到了一块肉，站在树上正想吃呢，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很饿，看见乌鸦叼着一块肉，就说：‘一只多么漂亮的鸟啊’……”

春天慢慢地就快过完了。快过完的时候，厂房里飞进来两只小燕子，啾啾啾地叫，在房顶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天。天天

听说了，整天缠着爸爸带她去看小燕子。看见天天来了，叔叔们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干嘛来了？”

天天说：“我来看看小燕子。”大脑门叔叔就问她：“你来得正好，我考考你，小燕子为啥在这儿转悠悠好几天呀？猜对了有奖。”

天天仰着头看小燕子在顶棚的铁管子旁一上一下地飞，翅膀黑油油的，有时露出好看的小白肚皮。天天假装没听见大脑门叔叔的问话，只顾一个劲儿地看，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和图画书比，还少点儿什么。少什么呢？天天突然明白了——少一只鸟窝啊！小燕子原来是想在管子上筑一只鸟窝呀！天天高兴地说：“我猜着了，燕子想做个窝，你看你看，那还有一根小草呢。”

果然。叔叔们一看，说：“嘿，可不是，还是天天聪明，我说它们在这儿转悠啥呢，敢情是要筑窝。”

以后，天天每天都和爸爸到厂房里呆一会儿，看小燕子垒窝。可是好几天过去了，燕子的窝也没垒成。铁管子太滑了，小燕子一口一口衔来的黄泥和小草都掉了，燕子啾啾地叫个不停，飞出去又飞回来，天天可为它们着急了。天天对爸爸说：“燕子没窝会死吗？”爸爸说：“不会的，不过燕子总得有个窝才行。”

“那咋办呢？”爸爸想了想，说：“咱们帮它垒个窝吧。”爸爸就和几个叔叔搬来长梯子，找来一些硬纸盒和一把细麻绳，把铁管子包好，用麻绳捆得紧紧地，等燕子来垒窝。等了好几天，两只燕子老在周围绕着弯子飞，就是不肯垒窝。天天有点担心，她总问爸爸，燕子不会不做窝就飞走了吧？

爸爸安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燕子怕生，不愿意别人动它的地方，等过几天就好了。”

天天多少放心了些，又看了几天，看见小燕子开始垒窝了，又过了几天，垒出了一只圆圆的小巢，和图画书画的差不多。天天每天都到厂房来看燕子，叔叔们看见天天跑进来，就说：

“嚯，又来了一只小燕子！”

夏天了，有一天，大家发现燕子窝里露出五只小脑袋，东瞧瞧西望望，有时从窝里跳出来，细声细气地叫。嗨，燕子下小崽啦！叔叔们午休的时候都守在厂房里，一边吃饭一边瞅着小燕子，说着小燕子。天天当然也不例外，她和爸爸捧着午饭也到厂房里，听叔叔们讲燕子的事。天天还学会了写“天天像小燕子”这几个字，天天觉得每天过得可有意思了，甚至晚上睡觉时，她还能听到老燕子和小燕子的叫声呢，啾啾啾，天天认为这个声音是绿色的，是一滴一滴的，可以落到水里去，啾、啾、啾。

有一天，爸爸回来说，以后要早点儿起来去开厂房门才行，老燕子早晨6点多就想出去给小燕子找吃的。天天记着了，每天睡觉之前都告诉自己明天早点儿醒。第二天早早睁开眼，推推还在鼾睡的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有几次，叫得太早了，才四点钟，天天看见天亮了，以为到時候了，其实没到，爸爸看看表说还早呢。可是醒了，爸爸就睡不着了，一整天都打呵欠。爸爸说：“天天，爸爸教你认表吧。”天天说：“好。”天天就学会认表了，时针、分针、秒针，每天睡觉前，天天把爸爸的手表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早晨一睁开眼睛，先摸出手表，看看时针和分针是不是直地成了一条线，成了，天天就赶紧推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

天渐渐地凉了，凉了，爸爸给天天穿上去年妈妈织的大红毛衣，上面用黄线绣着“天天”两个字。爸爸说：“天天穿衣服要好好的呀，别弄坏了。”天天说：“嗯，我知道。”

天天仍然像往常那样，每天6点起床，和爸爸去开厂房门，放燕子飞出去找食，然后再跟着爸爸在厂房里转一转，扫扫地，把燕子粪扫出去扔掉，然后再回去做早饭。

可是那天早晨打开门，老燕子和小燕子都没飞出来，等了好半天，燕子窝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天天沉不住气了，带着哭

腔说：“燕子没了。”天天很害怕，她不愿意燕子也像妈妈一样没了，再也见不到了，那可不行呀。

爸爸说：“燕子飞走了。天凉了，燕子该去南方了，那里暖和，等明年春天，它们还会回来。”

“真的吗？”天天不太相信。

爸爸说：“真的。李奶奶不是给你读过鸟的书吗？上面说啥了？”

“噢。”天天想起来了，李奶奶给她读过那本讲鸟的书，天冷的时候，燕子啊、大雁啊，就带上自己的孩子飞到南方去了，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国度，有许多美丽的鸟儿，它们在那儿快乐地生活，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它们又飞回北方了，像我们一直盼望见面的那些亲人，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带给我们喜悦和快乐。是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天天想，那就不怕了，过了今年，明年它们又会回来了，多好啊。天天想，我可以在这儿等它们回来，明年，我又长了一岁，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认识我。天天想，要是妈妈也能像燕子那样，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好了。

夜里，天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美丽的鸟儿，它们扇着翅膀，唱着好听的歌。天天看见妈妈从一片绿草地那边走过来，天天说：“妈妈，你也像燕子一样，冬天飞走了，春天再飞回来吗？”妈妈说：“当然啊。你不也是一只小燕子吗？”天天想，是呀，叔叔们教她写“天天像小燕子”，就是说天天也是一只小燕子，可以和妈妈爸爸一起飞呀飞，飞走了再飞回来，多好啊，多好啊。

天天枕着爸爸的手很快乐地笑了。

三

又到冬天了，厂房门前的柳树耷拉着硬硬的柳条，几片冰凉的叶子挂在上面，很可怜的样子。

天天不太喜欢冬天，冬天有点冷，没有好看的花，树也不绿，到处灰秃秃的。不过到了冬天就能过年了，过完年天天就又多长了一岁，所以还得过冬天才行。

快过年的时候，慧姐来了，听见爸爸喊，天天像只小燕子似的从屋里跑了出来，慧姐看见天天可高兴了，天天说：“慧姐咋才来呢？”慧姐说：“我刚放寒假呀，没有课了，才敢来看你，平常可忙了，等你上学，就知道了。”天天想了想，说：“哦，是这样。”

慧姐说想带天天回老房子那儿看看，大家都挺想天天的。天天抬头瞅爸爸，爸爸摸摸她的头，说：“慧姐来接你，就去玩一天吧，要听大人的话，别乱跑，别和小朋友打架。”

“哎。”天天长长地答应了一声，跳上木板床，打开床头的柜子取衣裳，“穿哪件呀，慧姐？”慧姐一边笑一边帮她找，慧姐说：“天天这么小就知道爱美啦。”天天说：“我是田阿姨的模特，当然要穿得好看才行。”

慧姐给天天找出一件红色灯芯绒的小大衣，是天天妈妈自己做的，天天穿上，像一团火苗，在屋里滚来滚去。天天从柜子里又找出来一只彩葫芦，是去年过端五节妈妈用五彩线给天天缠的，本来是挂在屋檐底下的，天天非让妈妈做一个挂到胸前不可，妈妈就用五彩线给天天搓了一根细带子把彩葫芦挂起来，吊在胸前，里面还有一股细细的香味呢。

天天让慧姐帮她戴上，慧姐说这是过端五节用的，现在不用戴。天天说：“挺好看的嘛，快过年了，兴戴。”

“好吧。”慧姐拗不过她，就给她挂到脖子上，一走一动，彩葫芦在胸前跳来跳去的。慧姐说：“天天，别弄丢了呀，这可是你妈扎的。”天天使劲点点头，慧姐就牵着天天的手走了。

到了慧姐家，好多老邻居听说天天来了，都来看她，问她和爸爸过得好吗。天天一张小嘴说个不停，说小田阿姨，说大脑门叔叔，说李奶奶，说厂子里的人，说乌鸦，说小燕子，

说厂子门前的柳树……天天知道的事可多了，还认得字，会背诗，还会查字典呢，大家都夸天天聪明，以后准错不了。天天小胸脯挺得可高了，头一次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呀。

要吃午饭的时候，大舅拉着园园来了。大舅家已经从北山搬到这儿来了，北山的房子给力子了。大舅说：“天天，大舅老忙，也没得空儿去看看你和你爸。今天上家里去吃顿饭吧，你舅妈做的水煎包，挺好吃的，吃完了和你园园姐一起玩，啊，走吧。”

天天长到六岁，好像只见过大舅两次，这是第三次。天天挺喜欢水煎包的，妈妈会做，爸爸不会，天天好久没吃过水煎包了。可是天天不太喜欢大舅，大舅不笑的时候脸铁青铁青的，可吓人了，大舅一笑，就露出两颗又长又黄的大门牙。大舅每次来家里，总赶上妈妈休班，妈妈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大舅，可大舅每次都吵吵嚷嚷地，说房子咋啦咋啦，然后脸铁青铁青地走了。妈妈每次都一个人坐炕上哭。

天天不喜欢大舅。虽然有好吃的水煎包，天天还是摇了摇头，靠在慧姐的怀里，不肯走。

大舅刚要再说什么，慧姐的妈妈二婶对天天说：“天天听话，大舅来找你去吃饭就该去，亲戚老不见面，都怪想念的。去吧，和园园一块儿玩，等晚上，二婶再给你做红烧大鲤鱼，好好吃一顿，啊？乖，去吧。”

天天抬头又看看慧姐，慧姐推推她，说：“那就去吧，等吃晚饭的时候，我去找你。和园园好好玩。”

天天点点头，大舅让园园领着她到斜对过的家里。天天看见小板凳已经不在那儿，大门也换了，又高又直，都快看不见里头的房子了。天天想这不是我家了，天天心里面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和知道燕子飞走了的时候差不多，天天想这样可真不好，不好。

舅妈看见天天，可热情了，说：“哎哟，天天都长这么大啦。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记不记得？”

天天瞅瞅舅妈，使劲想了想，没想起来，天天不好意思地低头摆弄手指头，小声说：“忘了。”

舅妈叹口气说：“唉，多好的一个孩子，你妈咋就去了呢？”

水煎包已经弄好了，舅妈安排天天和园园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水煎包真好吃，天天吃得眉开眼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了，天天一边吃，一边回答大舅、舅妈的问话，天天说自己都认识什么字、会背什么诗，大舅就训园园，说园园比天天大了一岁多呢，还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吃，“馋虫一个！”园园不愿意了，瞅着天天不停地吃包子，园园撇撇嘴，说：“她才馋呢，见了好吃的就吃个没完。馋虫，馋虫，耶！”园园冲她做了个鬼脸。

天天听了，很委屈，放下筷子，不吃了。天天想，是你们让我来吃包子的呀，天天决心以后再也不到园园家来吃饭了。

舅妈看天天放下筷子，急忙说：“天天，小姐姐和你说着玩的，别生气，啊，来，再吃一个。”舅妈挟了一个包子放到天天的小碟子里。

天天低着头，说：“我饱了，不吃了。”

舅妈和大舅互相看了看，大舅说：“那就不吃了吧，园园领天天玩去吧。”

园园哼了一声，跳下椅子，自顾自地向外走，也不理睬天天。天天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天天跟着走了出去。

大街上已经有好几个小朋友在玩踢毽子了，她们看见天天来了，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玩毽子呀。”天天高高兴兴地加入进去，却没人理睬园园。园园是新搬来的，园园原来在她们那条街上是小朋友中的头儿，园园搬到这儿来了还想抢尖，园园太厉害，嗓门太大，还好哭，小朋友都不愿和她玩。园园看没人睬她，大家都找天天玩，园园很生气，可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

天天一踢毽子，胸前的彩葫芦就随着上下

跳动，小朋友们觉得挺好玩的，一个小朋友说：“天天把葫芦给我看看呀。”天天很大方地把彩葫芦从脖子上摘下来给大家看，还告诉她们这是妈妈给扎的，让她们别弄坏了。大家看完了，刚还给天天，园园在旁边说：“天天给我看看葫芦。”

天天把葫芦套到脖子上，说：“那你就这么看吧。”

园园不干，园园说：“你刚才给她们那么看，为啥不能给我那么看？”

天天一时不知答什么好，园园马上又说：“你刚才还吃我家包子了呢，吃了那么多。”

天天急了，说：“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

园园瞪着眼睛说：“就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给不给我看，你给不给我看？”

天天坚决地说：“不给，就不给！”

园园逼近了一步，说：“那你把我家的包子吐出来！”

天天毫不让步，说：“不，就不！”

园园一把抓住彩葫芦，狠着声说：“看你给不给，看你给不给！”天天看她拽葫芦，自己也攥住系葫芦的线往后拉，“嘭”的一声，线断了，葫芦掉在了地上，葫芦被园园一拽，已经不成样子了，天天看见葫芦被弄坏了，疯了一样扑向园园，喊道：“你还我葫芦还我葫芦，那是我妈给我做的，还我葫芦！”园园也喊着：“活该活该！”两个孩子撕打到一起。

舅妈和慧姐听说两个孩子打架了，都跑了出来，拉开她们。园园抱着妈妈的大腿放声大哭，说天天挠了她的脸，果然，脸上有两道印，红红的，舅妈看了一眼涨红了脸气喘吁吁的天天，拥着园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用训斥的口气说园园：“没妈的孩子没教养，谁让你惹她了啦？”慧姐急忙拉过天天，问她出了什么事，天天一声不吭，待她找到那只被踩得扁扁的、嵌在土里的葫芦后，才开始哭起来，别的孩子就告诉慧姐是怎么回事。慧姐搂住天天，安慰她说：“天

天，别哭，慧姐再给你扎一个，慧姐扎的和妈妈的一样好。别哭了，看脸该疖了。”慧姐给天天擦干净脸，把天天领回家。二婶听慧姐说了经过，愤愤地要找舅妈评理。

天天也不说话，捧着扁葫芦一个劲地哭。慧姐抚着她的头一再保证自己会扎葫芦，天天想要几个就做几个，绝不给园园。可天天还是很难过，“我要妈妈做的。”她靠在被垛上，抽抽搭搭嘟嘟囔囔地说：“葫芦坏了，葫芦坏了，呃，葫芦没有了，呃，我要妈妈做的。”

后来天天就睡着了，睡得很热，嗓子也疼，天天舞着小手说：“妈，嗓子疼。”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身边坐着呢，爸爸的大手正放在天天的额头上，冰凉凉的，很舒服。天天渐渐地想起来了，她今天穿上漂亮衣服和慧姐到老房子来了，园园把她的彩葫芦弄坏了，现在嗓子很疼。于是天天又开始哭了。爸爸一边给天天擦眼泪一边安慰她，爸爸给天天买了一只红通通的灯笼，等天天病好了，就可以在大年夜拎着灯笼玩了。

天天在慧姐家住了好几天，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看她，看她拥着大棉被坐在火炕上吃水果罐头，大家都很羡慕她生病哩。

大年三十的早晨，爸爸要接天天回去，二婶劝他一起在这儿过年，爸爸不肯，爸爸说明年吧，明年过来，明年天天七岁了，该上学了，到时让慧姐好好辅导辅导。

天天就和爸爸回厂子里的家了。所有的叔叔还有李奶奶都回家过年去了，厂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爸爸和天天。天天问爸爸为啥不在慧姐家过三十呀，那儿多热闹多好玩啊。

爸爸一边往盆里放面一边说：“过年了，厂子里得有人值班，这是工作。再说呢，过年都是自己家人在一起过，不好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是不是？”

天天相信爸爸说的有道理，就点点头不吭声了。然后她就和爸爸忙活着剁肉馅、切菜、擀饺子皮，天天擀得可慢了，爸爸擀了十个她

杏花

还没弄完一个呢。爸爸说着不着急，赶在大年夜之前包上就行。那当然没问题，天天瞧瞧爸爸的手表，才四点多一点儿。

不过外面已经快黑天了，太阳落下去了，天边有一抹很淡的红色，像从前妈妈抽屉里的那盒胭脂，边上还镶着一圈金黄，再往上是灰色，别的，天天就说不清应该算什么颜色了。门前的柳树枝在风里轻轻地摇动。

天天在屋里等爸爸去外面回来，她坐在窗台边用手支着下颌，看着天上变幻的颜色和风里摆动的柳枝，觉得心里有种奇怪的东西在长大，柔软地铺散开，越来越开阔，心里清清凉凉的，又有点儿想哭……说不出的感觉，天天认为那只是天的颜色太好看了弄的。直到有一天，当学会了真正读诗的时候，她才明白，那个六岁的黄昏所感觉到的其实就是“苍茫”。

吃饭前，天天拎着红灯笼跟在爸爸身边，绕着厂房走了一圈，红灯笼在路上留下了许多圆圆的、温暖的影子。

夜里，爸爸带天天出去放烟花和爆竹。外面可真热闹，到处响着爆竹声，到处亮着烟花，烟花的样子真多，每一个都那么绚丽、灿烂，在空中喷放出夺目的光芒，好像明亮的星星。

这是非常快乐的一夜。夜里有许多灿烂的星星在天天的梦中游动，在那些美丽的星星上，天天看见了妈妈、燕子，还有那只长大了好几倍的彩色葫芦，所有失去的好东西，都重新来过，来过。天天想，这可真美呀，长大了我要写出来。

春天来的时候，天天就七岁了。

1996年完一稿，1997年4月录入



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文 / 刘丽萍

一

晚上祷告会的时候，轮到了源源，我总是把她称作是和我一样的姐姐——是张楚音乐里的那个“姐姐”、也是海子诗里的那个“姐姐”、更是黑塞生活里的那个“姐姐”……但最最是的，是安哲罗普洛斯电影里的那个“姐姐”。

在看得见的一切之外，这是联结我们的一个通道。

我喜欢这个通道，也常为此格外爱待源源，祷告会去得早了，就到她的小天地里看她写作业，和她聊天，她也会若有所思地跟我说些心里话，悄悄地往我书包里塞她最喜欢吃的糖。前天晚上偶然听到“Colours of the wind”，禁不住想起她，源源常说她爱画画，我虽然知道，却很少提及，因为总觉得成人世界里的“爱好”，无法形容她的这份热爱，所以可能还是自己并不真的知道。

可是，听“Colours of the wind”时，我确信自己知道了，反反复复地，听了一整天，决定作为借以知道源源的一首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送给她。

而这晚的祷告会，源源也破例地没有了往常的害羞，开口祷告了，很短，就两句话，她说：“主啊，谢谢你把永生给了我，谢谢你爱我。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然后，我们众兄弟姊妹一齐说：“阿们。”

我从没觉得祷告有这么美过，我情愿像孩子般单纯地祈求我的阿爸父，求他使我知道他爱我，求他使我知道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与那十字架上的爱隔绝，而不管我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患难、疼痛，以致觉得他离我很远。

源源跑过来，说：“你把手伸开。”我伸开了，她说，“我打你一下你赶快握住。”我说：“好。”又问她，说：“握住了会怎样呢？”她努力在手腕那

里寻找鼓起的小包，然后指着说：“看，起了个小包。”

我笑了，一个游戏可以这么古老，从一个姐姐传到另一个姐姐，一次爱的触摸可以这样轻盈，从她的右手传到我的左手，我不知道那十字架上的爱将再次以什么样的方式触摸到我，但我期待，所以我继续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二

晚上，雨中的站台，等回家的末班车，外面的冷和车里的暖一对流，车窗上就满了雾气，旁边的一对男女，男的专情，看见乐天玛特就兴奋地指给女的，说，就在这儿呢，405也应该路过这里，说着又指着站牌表给那女的看，我一直透过车窗的玻璃看两个人的对话，那雾气，让人觉得温暖……

雨中的站台，是窗前滴也滴不完的雨，断断续续、淅淅沥沥，却从不犹豫，直到穿越山石，汇入大海。

雨中的站台，是永远停不了的站台，一站接一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路过，却要永远保持在路上，因为知道身后有辽远的力量在催促，前方有辽远的声音在召唤。

六年前看贾樟柯的《站台》，看着他就那么一点一点、一下一下地把那个自己曾经生活了四年的城市给交待出来，就好像把自己爱的宣言交待出来一样，不管不顾地爱上了“忘却与背叛”之间的游荡，我知道必要忘却，我知道必有背叛，我害怕这些，我承受不了，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我写啊写的想要使之不朽，没想到这也不过是站台。

而今，是夜深人静的北京，该忘却的都已忘

却，该背叛的业已背叛，这就是我，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成长：从挣扎着逃亡，到微笑着接受，从一部电影可以改变我，到我可以创作一部电影，因为知道：“我们成了一台戏，供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不过是我，但竟可以在这台戏中深深地知道、深深地热爱、深深地追随……

就这样用一生的时间，也心甘情愿。

我是后来才发现，你说了一次、两次、很多次，我都是迟钝不明白的，但你还是不放弃，在我等车回家的时候，用夜间的月亮、夜间的星空、夜间的雨，开通我的耳朵，把真爱的意志印在这颗心里面，并让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你喜悦这样。

一次、两次、很多次，都是这样，在站台等回家的车，其实是你让我在等你，等你把一个奥秘告诉我，再赐给我天上水瓶的那几颗星星来一起分享这样的奥秘，于是渴望在某个你愿意的夜晚，仰望头顶浩瀚的星空，歌唱奥秘的降临、歌唱盼望的奥秘……

等风吹过，天又发晴，我们还要继续歌唱，歌唱我们竟然可以把穹苍当作镜子，看出我的短暂漂泊、看出你爱的永恒不变……

三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天很低，云好诡谲，雾好沉，心很灼，很灼……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就像坐在窗前等着你来，好安静好太平，好安静好太平，就这样安静太平一个下午，一个下午；

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要来，雨就要下，你就要来；

你知道我软弱无力，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地铁里的漆黑，是我移动的速度，轰隆轰隆地，渴望撞击着痛苦，移向你，在慌张迟疑的每个瞬间，等着你来；

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

在今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在愿意背十字架而行的日子，再次见你的面，也是如此；

这样的事，临到我们，我坐在那里等你，坐在窗前往外看，路上的车轮，都行得很慢很慢，

他们不懂为何耽延，他们猜，他们自言自语，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等着你来，完全是等待，因为要等着你来；

你来，我知道就像是爱我的人出现，如雨后天晴，如日头出现，如光辉烈烈；

不说，我不说那是我无法预知的世界；不说，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谢谢你，让我跨出一种坚定沉重的步伐，去配合你的到来；

谢谢你，让我生出一份无法按捺的情怀，去追随你的脚步；

雨开始下，落在我的发梢，怎么滴，也滴不完，像怅然而落的泪，当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的时候，为自己的罪，为你的恩典，抽搐着，一下，一下，竟都是对你哭了的记忆：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11:32—35

曾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你哭了，当你要在拉撒路坟墓前行复活的神迹时，你竟然哭了，你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一直伏在死亡的权柄下而哭——唯有在你里面，眼泪对我而言，才是一次温柔的怜悯、一场爱的重生：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

这组诗词，是张谷泉弟兄在狱中用针线绣在旧布上，夹在棉衣内传出狱外的。其后张谷泉在狱中离世。此诗辗转传抄中，个别词语略有不同，今选录一首分享共勉。

心炼

张谷泉

(1954年于狱中，乌鲁木齐市)

(一)主啊，我愿随你，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骷髅，不恋斯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亦愿捐输。

(二)主啊，我愿为你，受苦默然不语。
如同将宰羊羔，从容引颈受戮。
嚼环既放我口，舌头全被勒住。
永不为己辩诉，主来隐情显出。

(三)主啊，我愿像你，深爱仇敌如故。
纵或衣分身刺，仍然代祷祝福。
尽人毁谤攻击，不改种子态度。
主爱充满胸怀，自然随时流露。

(四)主啊，我愿效你，受苦忠心至死。
颈项置之度外，倾倒鲜血献祭。
殿幔上下裂开，血水倾流下滴。
大呼一声成了，进入永远安息。

(五)主啊，我愿伴你，行完今世苦路。
因那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作麦种死透，结实累累无数。
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
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
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
話，使得成就。”

（耶1:11-12）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当
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9:23）

